

唐诗

8

鉴赏大典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唐诗鉴赏大典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第八卷

第八卷卷目

崔峒	(1)
苗发	(15)
吉中孚	(21)
夏侯审	(24)
皎然	(27)
卢纶	(30)
冷朝阳	(73)
于鹄	(76)
胡令能	(81)
李约	(85)
顾况	(88)
李贺	(96)
柳宗元	(167)

第八卷目录

崔峒

《酬李补阙雨中寄赠》(十年随马宿)…………… (1)

《登蒋山开善寺》(山殿秋云里)…………… (3)

《书情寄上苏州韦使君兼呈吴县李明府》(数年湖上谢浮名)
…………… (5)

《题崇福禅院》(僧家竟何事)…………… (8)

《客舍书情寄赵中丞》(东楚复西秦)…………… (10)

《江上书怀》(骨肉天涯别)…………… (12)

苗发

《送司空曙之苏州》(盘门吴旧地)…………… (15)

《送孙行谕罢官往黔州》(中岁分符典石城)…………… (17)

吉中孚

《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官称汉独坐)…………… (21)

夏侯审

《咏被中绣鞋》(云里蟾钩落凤窝)…………… (24)

皎然

《寻陆鸿渐不遇》(移花虽带廓)…………… (27)

卢纶

- 《送韩都护还边》(好勇知名早) (30)
- 《送赵真长归夏县旧山依阳徵君读书》(临怀忽泫然) ... (33)
- 《和张仆射塞下曲》四首 (35)
- (鹞翎金仆姑) (35)
- (林暗草惊风) (37)
- (月黑雁飞高) (38)
- (野幕敞琼筵) (40)
- 《长安春望》(东风吹雨过青山) (42)
- 《送从叔程归西川幕》(千山冰雪晴) (44)
- 《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生涯何事多羁束) (47)
- 《落第后归终南别业》(久为名所误) (51)
- 《夜泊金陵》(月圆出高城) (53)
- 《腊日观咸宁郡王部曲娑勒擒虎歌》(山头曈曈日将出) (55)
- 《裴给事宅白牡丹》(长安豪贵惜春残) (60)
- 《送李端》(故关衰草遍) (61)
- 《送宁国夏侯丞》(楚国青芜上) (63)
- 《春日登楼有怀》(花正浓时人正愁) (66)
- 《焦篱店醉题》(洛下渠头百卉新) (68)
- 《晚次鄂州》(云开远见汉阳城) (70)
- 冷朝阳
- 《送红线》(《采菱歌》怨木兰舟) (73)
- 于鹄
- 《巴女谣》(巴女骑牛唱竹枝) (76)
- 《江南曲》(偶向江边采白萍) (79)

胡令能

《咏绣障》(日暮堂前花蕊娇) (81)

《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 (83)

李约

《观祈雨》(桑条无叶土生烟) (85)

顾况

《过山农家》(板桥人渡泉声) (88)

《囷》(囷生闽方) (89)

《宫词》(长乐宫连上苑春) (92)

《宫词》(玉楼天半起歌声) (93)

李贺

《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 (96)

《李凭箜篌引》(天丝蜀桐张高秋) (98)

《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 (101)

《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 (103)

《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 (106)

《浩歌》(南风吹山作平地) (108)

《湘妃》(筠竹千年老不死) (110)

《将进酒》(琉璃钟) (112)

《秋来》(桐风惊心壮士死) (114)

《秦王饮酒歌》(秦王骑虎游八极) (116)

《南园》六首 (118)

(花枝草蔓眼中开) (118)

(三十未有二十余) (119)

(男儿何不带吴钩) (121)

(寻章摘句老雕虫)·····	(122)
(长卿牢落悲空舍)·····	(124)
(小树开朝径)·····	(125)
《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牛郎秋风客)·····	(126)
《马诗》二首·····	(129)
(大漠沙如雪)·····	(129)
(唐剑斩隋公)·····	(131)
《老夫采玉歌》(采玉采玉须水碧)·····	(132)
《贵主征行乐》(奚骑黄铜连锁甲)·····	(134)
《公莫舞歌并序》(方花古础排九楹)·····	(136)
《三月过行宫》(渠水红繁拥御墙)·····	(140)
《酒罢张大彻索诗》(长鬣张郎三十八)·····	(142)
《致酒行》(零落栖迟一杯酒)·····	(144)
《感讽》·····	(146)
(合浦无明珠)·····	(146)
(奇俊无少年)·····	(148)
《开愁歌》(秋风吹地百草干)·····	(150)
《塞下曲》(胡角引北风)·····	(152)
《吕将军歌》(吕将军,骑赤兔)·····	(154)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	(157)
《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	(159)
《相劝酒》(羲和骋六辔)·····	(162)
柳宗元	
《冉溪》(少时陈力希公侯)·····	(167)
《旦携谢山人至愚池》(新木换轻轡)·····	(169)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汲井漱寒齿).....	(170)
《溪居》(久为簪组束).....	(173)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衡岳新摧天柱峰)	(174)
《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	(176)
《道逢春耕者》(南楚春候早).....	(180)
《江雪》(千山鸟飞绝).....	(182)
《早梅》(早梅发高树).....	(184)
《田家》三首.....	(185)
(蓐食徇所务).....	(185)
(篱落隔烟火).....	(187)
(古道饶蒺藜).....	(189)
《行路难》.....	(191)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	(191)
(虞衡斤斧罗千山).....	(193)
《梅雨》(梅实迎时雨).....	(196)
《笼鹰词》(凄风淅沥飞严霜).....	(197)
《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	(200)
《饮酒》(今旦少愉乐).....	(203)
《掩役夫张进骸》(生死悠悠尔).....	(205)
《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	(208)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	(210)
《岭南江行》(瘴江南去入云烟).....	(212)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	(213)

- 《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 (217)
-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临蒸且莫叹炎方)…………… (218)
- 《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 (219)
-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宦情羁思共凄凄)…………… (221)
- 《别舍弟宗一》(零落残红位黯然)…………… (222)
- 《曹侍御象县见寄》(手种黄甘二百株)…………… (224)
-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 (225)
-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芒) ……
…………… (226)

崔 峒

崔峒，博陵人。登进士第，为拾遗、集贤学士，终於州刺史。《艺文传》云终右补阙，大历十才子之一也。诗一卷。

酬李补阙雨中寄赠

十年随马宿，几度受人恩。
白发还乡井，微官有子孙。
竹窗寒雨滴，苦砌夜虫喧。
独愧东垣友，新诗慰旅魂。

李补阙，疑为李纾。补阙，唐代谏官名。掌讽谏，有驳正诏书之权。分左右补阙，左补阙属门下省，右补阙属中书省。李纾，字仲舒，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曾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任左补阙。他文名很盛，为李华所识，与包佶并称“包李”。李补阙写了一首诗给诗人，诗人遂以此诗回赠。

“十年随马宿，几度受人恩。”句意为：我多年羁旅漂泊，与马同宿，几次得到别人的恩遇。起句先回顾了自己的身世遭遇。“随马宿”，可见其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羁旅劳顿。“十年”，此为虚指，言漂泊时间之长。诗人称自己几次得到别人的提携帮助，“几度”二字，含有断断续续之意，同时暗示了自己大多数时候是无人赏识，穷途落魄，且这些“恩遇”早成过眼云烟。开篇寥寥数语，即营造出淡淡的悲凉氛围。

“白发还乡井，微官有子孙。”句意为：我满头白发，才告老还乡；官职卑微，已有儿孙。乡井，即家乡。诗人起句已点明他仕途多有失意，可知他白发还乡是出于无奈，而非衣锦还乡。微官，即小官。诗人多年漂泊求仕，到头来霜华染鬓，仍然只是“微官”在身。此二句比起首句来，又增添了几分悲凉的气氛。古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诗人此时已有儿孙，算是给他多年漂泊的失意带来了一丝慰藉。

“竹窗寒雨滴，苦砌夜虫喧。”句意为：竹窗之下，凄寒的雨水点点滴滴；夜深之时，石阶之上，虫豸喧嚣，让人愁苦。砌，即石阶。此二句点题之“雨中”。此时已是夜深人静，下起了绵绵细雨，诗人独处室中，听到了窗外雨水滴落，虫豸喧鸣。此二句写听觉，“寒”、“苦”二字，正是诗人仕途奔波多年，白发还乡之时仍是“微官”加身的愁苦心理的反映。

“独愧东垣友，新诗慰旅魂。”句意为：我多么愧对于你这个居于门下省的朋友；你新近寄来的诗作抚平了我多年羁旅漂泊的心魂。东垣，唐代指门下省。时李纾任左补阙，属门下省，故称其为“东垣友”。诗人仕途失意，自然觉得愧对友人。一个“独”字，可见诗人是多么愧对友人，也是多么感谢友人。新

诗,指李补阙寄来的诗作。旅魂,指诗人自己,正好与起句“十年随马宿”遥相呼应。“慰”字,既是写“新诗”的“效果”,又是写对友人的深深谢意。

崔峒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称赞他说:“词采炳然,意思方雅”,“披沙沥金,往往见宝”。此诗即可见一斑。诗人漂泊一生,老而还乡,友人寄诗慰问,于是作此诗回答。全诗用字凝炼,承接紧密,情绪悲而不凉,至友深情,溢于言外。

谭 克

登蒋山开善寺

山殿秋云里,香烟出翠微。
客寻朝磬至,僧背夕阳归。
下界千门见,前朝万事非。
看心兼送目,葭菼暮依依。

蒋山,即钟山,又名紫金山。在江苏南京市东北。汉末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事于此,吴孙权为其立庙于钟山。权祖父名钟,因改称蒋山。诗一作李嘉祐诗。诗中描写了一幅清幽闲静的山寺图,表达了诗人的虚无思想和隐逸之思。

“山殿秋云里,香烟出翠微。”句意为:青山古寺,隐藏在秋日云雾之中;山上香烟缭绕,从青绿色的山林中袅袅升起。此

二句写开善寺远景。山指蒋山，殿指开善寺之楼阁，秋乃登山时节。山殿皆在秋云里，可见蒋山之高，云雾缭绕，景色之妙。香烟，乃开善寺香烛之烟。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山色青翠，香烟袅袅，寺院若隐若现，寥寥数语，勾画出了一幅绝妙山寺美景图。

“客寻朝磬至，僧背夕阳归。”句意为：早晨，香客循着寺院磬声而至，傍晚，寺僧依着残阳从山里归来。寻，随着，循着。磬，寺院中召集众僧用的云板形鸣器，也指诵经用的钵形打击乐器。至，一作“食”。香客循着磬声而至，可见磬声在山中回荡，若有若无，又异常吸引人，傍晚僧人归来，和夕阳并无多少联系，着一“背”字，僧人与夕阳融为一体。可谓天人合一之境界。此二句一客一僧，一朝一夕，一至一归，对仗工稳，声色并茂，而又回味无穷。

“下界千门见，前朝万事非。”句意为：从寺中望去，远处千家万户，历历在目；居此清净之地，前朝多少是非事，皆置之脑后。下界，佛教用语，称凡人所居之地。千门，犹千家。见，通“现”。朝，一作“期”。从寺中可见凡人居处千门万户，这既是写山寺之高，又是写山寺之超尘脱俗。置身于如此佛家清净之地，诗人仿佛置身世外，把前朝万事都全然忘却了。此二句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眼观和心感等角度，叙写了山寺的不染俗尘，乃佛家胜地。

“看心兼送目，葭菼暮依依。”句意为：我收起心绪，极目远望，只见芦苇暮霭，轻柔浩渺。送目，远望，远眺。王安石《桂枝香》词：“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葭菼，指芦与荻，均为水生植物名。依依，轻柔貌。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之一：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诗人登临此佛家胜境，早已超然尘世之外，淡然忘却了一切。而其目之所见与心之所感亦融为一体，心之所感亦为目之所见，故为“看心”。其所见之景，轻柔缥缈，若有若无，诗人已与山寺融为一体，天地万物，归于宁静。

这首诗，从远处、近处，寺内、寺外，空间、时间，视觉、听觉，眼见及心感等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登开善寺的所见所闻所感及所想，寓情于景，含蓄蕴藉。诗中将夕阳西下，暮色苍茫，深山古寺等一并淡笔画出，显得幽寂苍凉，韵致清绝。

谭 克

书情寄上苏州韦使君兼呈吴县李明府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性情。
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
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

由诗的尾联可知，此诗作于诗人尚未任职时。韦使君，即韦元甫。《旧唐书·韦元甫传》云：“元甫有器局，所莅有声，累迁苏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等。大历初，宰相杜鸿渐首荐之，征为尚书右丞。”吴县，县名，属苏州。明府，唐以后用以专指县令。李明府，当时吴县县令，生平不详。诗人远涉万

里,献书朝廷,指陈意见,却寡不得志,于是写下此诗给韦、李两位友人寄去,诉说衷肠。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性情。”句意为:多年来浪迹江湖,谢绝虚名;手握竹杖,头戴纱巾,养成了今天这副疏懒的性情。谢,推辞,拒绝。浮名,虚名。竹杖,竹制的手杖。纱巾,纱制的头巾。遂,遂就,成就。李白《留别西河刘少府》诗曾言:“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首句即化用此句。此诗意在向韦、李两位友人诉说诗人的献书之苦,然开篇并未叙及此事,绕了个圈子,先回顾自己的身世遭遇。

“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句意为:我混迹于高山之中,夜宿于荒山古寺;日落之时,我闲静无事,沿江缓缓而行。云外,指高山之上。日西,即傍晚。此二句可说是写次句“性情”二字。诗人有时逢寺宿,无事傍江行,随遇而安,多么的无聊,心有愁绪万千,却又挥之不去,不能自释。这两句,一写山,一写水,状写了诗人疏散、无聊的“性情”。

“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句意为:陶渊明在彭泽县里看着菊花开放;庾亮在武昌楼中对着明月与才子佳人谈笑吟咏。陶潜,即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李明府亦是一县之长。此处诗人以陶渊明借喻李明府。庾亮,晋朝太尉。《晋书·庾亮传》载:“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类此也。”此处借指韦使君。赏花吟月,何其闲逸,让人欣羨。此联点明诗人“书情”寄韦、李的本意,表达对韦、李二人的羡慕,并自伤不遇。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句意为：有谁知道我远涉万里，来到京都献书于皇上，而皇上却深在九重皇城之中不得而见呢？献书，即上书，多指向有地位者陈述意见。杜甫诗《别蔡十四著作》云：“献书谒皇帝，志向清风尘。”九重城，即宫禁。古制，天子之居有门九重，故称。屈原《楚辞·九辩》云：“君之门以九重。”诗人献书京城，“万里”二字，可见路途何其遥远、艰辛。而君王居于九重城中，其门有“九重”，相见何其难也；复着一“深”字，可知相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近于无。而这个中辛苦委屈，又有谁人知晓？对此诗人提出了深深的疑问，满腔激愤之情，似汹涌狂涛，倾泄而出。

此诗意在“书情”，表示对韦、李二人的羡慕，并自伤不遇。前两联写自己漂泊江湖的生活，颈联点明书情寄韦、李本意，尾联抒发心底的感慨。前后呼应，浑然一体，“文彩炳然，意思方雅”（高仲武《中兴问气集》语）。此诗向为人所激赏，金圣叹解前四句曰：“本意欲寄献书一段苦况，却不自意，忽然出手，笔下写作‘数年’二字，于是一顺且说未来献书前，其行径得如此，真为疏放杀人，快活杀人。今日思之，实悔献书也。‘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忽然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想。佛言：一切堆心。于此一字，亦可痛悟矣。”

谭 克

题崇福寺禅院

僧家竟何事，扫地与焚香。
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
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长。
向晚禅堂掩，无人空夕阳。

崇福寺，具体地址不详。崔峒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深受陶渊明、王维影响。这首诗写崇福寺景色，造语雅洁，清迥脱俗，透射出深深的禅意。

“僧家竟何事，扫地与焚香。”句意为：出家人从早到晚有什么事，只是打扫寺院，焚烧香烛而已。僧家，僧人，和尚。竟何，一作“更无”。竟，从头到尾。诗人劈空设问，起句突兀，让人非看下去不可。言僧家终日只有扫地焚香二事，可见僧家之清闲与不染俗尘。

“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句意为：清越的磬声透过濛濛的岚霭传来，悠闲的白云从竹边僧舍上飘过。清，清越。磬，佛寺中用的一种打击乐器，用以召集众僧和诵经用。度，绕过。此二句一诉诸听觉，一诉诸视觉，一写声，一写色。山色青翠，寺院磬声清越，在山中环绕，若有若无，恍如天籁之声。天上漂浮的白云，本无所谓闲与不闲，然诗人心中闲逸，故云也变“闲”了。更妙的是，闲云竟然飘入竹房，亦即禅院中来，可见白

云多么悠闲,禅院多么闲逸,诗人心中多么欣悦。

“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长。”句意为:我的身心远远飘浮在尘世之外,岁月在打坐中淡然逝去。尘外,世外。如孟浩然诗《武陵泛舟》:“坐听闻猿啸,弥清尘外心。”坐,打坐,僧道修行方法的一种,闭目盘腿,手放在一定的位置上,断除妄想。此二句,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阐释了禅院,或者说是僧家的宁静,超然世外,不染纤尘。尘世间何其之大,无所不包,而身心却远在尘世之外,可见身心已忘乎所以,物我两忘。悠长的时间,在打坐中就悄然逝去,浑然不觉,可见内心之宁静,与尘世同样纤毫无染。

“向晚禅房掩,无人空夕阳。”句意为:夜幕之时,禅房门扉掩闭,禅院阒无一人,只剩下天边一抹残阳。向晚,傍晚。如李商隐《乐游原》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掩,一作“闭”。此二句紧承“岁月坐中长”而来。时光流逝,傍晚已至,于是禅房紧闭,空无一人。僧家都干什么去了?自然是打坐修行去了。没有了人影,只有一抹夕阳,万籁俱绝,天地归于一派宁静。这正是佛家追求的无上境界。开篇的突兀之语,至此已归于死寂。

这首诗乃是题于寺院禅房之作,全诗紧扣“禅院”二字行文,体现的是佛家的虚空思想。诗人精于炼字。“清”、“闲”、“远”、“长”、“掩”、“空”等字,很好地营造出了一派虚无缥缈、阒然无声的境界。此诗清空流丽,与盛唐诗之雄健豪爽迥然有别。诗中,“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两句,向来被人称诵,清人马位称赞这种境界是“无点烟火气,非学力能到”(《清诗话·秋窗随笔》)。

客舍书情寄赵中丞

东楚复西秦，浮云类此身。
关山劳策蹇，僮仆惯投人。
孤客来千里，全家托四邻。
生涯难自料，中夜问亲情。

赵中丞，生平不详。中丞，官名。掌管兰台图籍秘书，外督州刺史，内领诸御史，受公卿诸事，举劾案章。因负责察举非法，故又称御史中执法。诗人旅居客舍，夜来有感于身世落魄，于是写下此诗给友人赵中丞寄去。诗中主要写诗人的身世遭遇，语言朴素平淡，意思恳切，把一个寒门子弟奔走求官的潦倒落魄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东楚复西秦，浮云类此身。”句意为：东楚又西秦，我东奔西走，身世飘如浮云。战国时楚国在东，秦国在西，故称“东楚西秦”。此处“东楚”与“西秦”并不是实指地名，而是表明诗人的风尘奔波之远。用一个“复”字相连，可见奔波之重复、单调、乏味，以及诗人心中的烦怨。“浮云类此身”即“此身类浮云”，诗人采用倒装句式，避免行文单调。此二句可以说是诗人一身遭际的概括。

“关山劳策蹇，僮仆惯投人。”句意为：关山难越，而我却乘着跛足驴，旅途艰辛劳苦；我穷途失路，僮仆和我一样，早已习

惯了投奔他人的生活。关山,指关隘山岭。王勃《滕王阁序》言:“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策蹇,“策蹇驴”的省称,指乘跛足驴,喻工具不利,行动迟慢。孟浩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诗:“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此二句紧承上句,衔接自然,“关山”照应“东楚”“西秦”,“惯投人”呼应“类浮云”。诗人在东楚西秦的关山之间,乘着蹇驴,奔波求仕,何其辛苦其结果可想而知。又言“惯投人”,可见其求告之频,而又求告无应,多么潦倒落魄。

“孤客来千里,全家托四邻。”句意为:我孤身一人,客居异乡,来自千里之外;全家妻儿老小,都托付给左邻右舍。此二句,“客”是点题之“客舍”,表明自己是旅居他乡。“千里”,非实指,形容家乡遥远,同时也照应前面“关山劳策蹇”。“孤”字,既是写诗人孤身在外,又显见其孤苦无助。诗人飘泊异乡,那家人怎办?原来托付给了四邻,“托”字正好同“投”字一脉相承。一个“全”字,可见诗人所“托”之重,多么无奈。而托于四邻,非托于得力之人,所托并不能让人放心,实乃无奈之举,迫不得已。一“全”一“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生涯难自料,中夜问亲情。”句意为:我穷途末路,前途殊难逆料;夜深人静,天地茫茫,试问人间是否有真情。中夜,半夜,问,一作“见”。诗人策蹇投人,千里孤客,自是前途渺茫,不知所如,乃于中夜问亲情。点明“中夜”,可知诗人心中的愁苦,夜不能寐,在思索着何为亲情,有无亲情这些问题。此处“情”字乃题中之“情”。诗至末尾,诗人方才点出题意。此处之“问”,既是问诗人自己,也是问友人赵中丞,暗含着希望赵中丞能够提携、帮助自己。

诗人作这首诗送给友人赵中丞,一是向他倾诉自己的悲苦身世,尴尬处境,二是希望友人能提携他,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虽然这种动机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细若蚊蝇,但还是存在的。不管怎样,诗人在叙写自己身世的潦倒落魄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风尘奔波之辛劳,投亲告友之频繁,孤苦清寒之无助,在平淡的叙述中饱含着诗人无限的辛酸和绝望,读之让人动容。

谭 克

江上书怀

骨肉天涯别,江山日落时。
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
胡越书难到,存亡梦岂知。
登高回首罢,形影自相随。

这是一首描写骨肉情亲的送别之作。诗人送别亲人远去,江天浩渺,薄暮冥冥,形孤影单,百感交集,遂写下此篇,书写情怀。全诗笔力深沉,感情真挚,是诗人字字血泪的无声哭泣,令人不禁从心底涌起沉痛的悲悯,为诗人,也为千千万万在战乱中骨肉分离的人。全诗虽多模仿杜甫《遣兴》一诗,却也别有新意。

“骨肉天涯别,江山日落时。”句意为:亲人此番向着天涯

远去,正是在这黄昏日落之时。诗人起句点出“骨肉”,可知所送之人乃诗人之亲人,骨肉本不可分,可现在却偏偏要分开,且要分别到那天涯海角去,怎能不让人悲从中来。值此骨肉分离之时,黄昏日落,天地一片昏暗,更让人悲不自禁,泪水夺眶而出。次句点出“江山”二字,更觉起句“天涯”之辽远。

“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句意为:骨肉离去,我血泪沾湿了衣袖;对镜梳头,镜中满是脱发。诗人泪流沾襟,可见与亲人之情深,更着一“血”字,可知其泪涌如血,其悲苦的情状让人目不忍睹。对镜梳头,脱发满镜,可知诗人愁苦难当,头发掉了又掉,心力非常憔悴。

“胡越书难到,存亡梦岂知。”句意为:亲人所去之地,偏荒辽远,书信难至,音讯渺茫,怎能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胡越,胡地在北,越在南,比喻疏远隔绝。《淮南子·真训》言:“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高诱注:“肝胆喻近,胡越喻远。”此处“胡越”既照应首句之“天涯”,言亲人所去之地极为辽远,且胡越皆为蛮夷偏荒之地,暗寓其偏远,自然是不可通书信了。书信不至,亲人自然生死未卜。“梦岂知”,有两层含义:一是亲人所去过于遥远,无法梦到;二是思念亲人,常常梦他,可见诗人与亲人感情之深厚。而此句用反问语气,更加强了这种情绪。

“登高回首罢,形影自相随。”句意为:我登高望远,不见亲人,黯然而回,只有我的影子与我为伴。诗人梦不见亲人,于是登高远望,仍然没能望见,只好孤身而回,其心境何其落寞。一个“罢”字,可以想见诗人是多么的失落、惆怅。“形影自相随”,乃诗人“回首”所见之景状。骨肉不在,茕茕子立,形影相吊,何

其孤苦零丁,真让人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

全诗紧扣“怀”字行文,缘情写景,以景衬情,凝炼厚重,意境深沉,慷慨悲凉,直入肺腑,读之直让人一掬青泪。诗中“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两句,虽由杜甫《遣兴》诗“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脱化而来,“亦婉切可观而力量顿自悬绝”(胡应麟《诗薮》语)。

谭 克

苗 发

苗发，宰相晋卿之子，终都官员外郎，大历十才子之一也。诗二首。

送司空曙之苏州

盘门吴旧地，蟬尽草秋时。
归国人皆久，移家君独迟。
广陵经水宿，建邺有僧期。
若到西霞寺，应看江总碑。

苗发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其父苗晋卿曾在唐肃宗、代宗二朝任宰相，地位显赫。苗发在长安与佳人才子颇多酬唱，但现存诗只有两首，此诗便是其中的一首。司空曙，诗人好友，大历十才子之一。之，前往。苏州，州名，本春秋吴地，南朝陈时为吴州，隋开皇九年（589）改为苏州，以姑苏山得名。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辖境相当于当今江苏吴县、常熟以东，浙江

桐乡、海盐以东及上海大部。司空曙曾于安史之乱时避难江南,定居苏州。此诗当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之后。

“盘门吴旧地,蝉尽草秋时。”句意为:你所去的苏州乃春秋吴国之地,所到之时,蝉隐草枯,已是深秋。盘门,苏州城西南门名。唐陆广微《吴地记》载:“盘门古作蟠门,尝刻木作蟠门,镇此以压越,又云:水陆相半,沿涧屈曲,故名盘门。”此处盘门代指苏州。诗人开篇即写友人到达的目的地及时节。称“盘门”为“旧地”,既指此乃春秋旧地。又暗含友人曾避难于苏州之事。一个“旧”字,已经渲染出了淡淡的惆怅氛围。而所到之时,蝉尽草秋,多么苍凉萧瑟,正照送别之愁惨心情。

“归国人皆久,移家君独迟。”句意为:战乱平定别人早就搬回故乡居住了。而单单只有你有家不能回,且搬一次家都还拖了又拖。归国,回乡。移家,搬家,迁移住地。白居易《移家》诗:“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赀。”此二句对比鲜明,反差强烈,饱含着诗人对友人的不能归家及移家独迟的遗憾和同情。司空曙是广平(今河北永年县附近)人,故其前往苏州只能说是“移家”,而非“归国”。不能回家已经够伤心的了,更辅以“人皆久”、“君独迟”对比,直让人不忍卒读,一洒清泪。

“广陵经水宿,建业有僧期。”句意为:你途经广陵,宿于舟中;建业城中,将会有高僧与你相约。广陵,唐郡名,郡治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水宿,在舟中过夜。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期,相会,约会。此二句写司空曙所去苏州途中所经之地及旅途景况。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广陵乃烟花之地,繁华之所,而友人却宿于舟中,可见友人之凄惨,也显见了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灾难。“建业有僧

期”，既是实写友人与高僧相会于建业之事，又是暗赞他的雅洁脱俗。

“若到西霞寺，应看江总碑。”句意为：你如果去建业栖霞寺，应该看一下南朝陈尚书令江总所做的碑文。西霞寺，即栖霞寺，在南京东北栖霞山上。江总，即为南朝陈后主时尚书令。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载：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此二句承“有僧期”而来，嘱咐友人在建业应看的古迹，寓含应以历史为鉴之意。上句写司空曙建业有僧期，可见他肯定要去栖霞寺，然诗人此二句却用假设口气，言“若到”，又着一“应”字，语气婉转，蕴含丰富。

此诗作为一首送别好友之作，婉转含蓄，感情真挚，观之可亲。然从总体上来说，全诗情绪是散淡的，喜来尽欢，思不致愁，只是淡淡的惆怅和眷念；结构是散淡的，句子之间联系松散，情景平列展开，没有波折起伏；遣词造句也是散淡的，字句平易，少用典故，节奏平滑；诗之意象疏朗浅白，没有含蕴。整首诗读来就像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也许这就是诗人身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家父显赫腾达，却只能存诗二首的原因吧。

谭克

送孙德谕罢官往黔州

中岁分符典石城，两朝趋陛谒承明。

阙下昨承归老疏，天南今切去乡情。
亲知握手三秋别，几杖扶身万里行。
伯道暮年无嗣子，欲将家事托门生。

孙德谔，生平无考。往，一作“任”。黔州，今贵州省。诗题下自注：“孙父曾牧此州，因寄家也。”这首诗写孙德谔的经历和遭遇。他中年时被委以重任，而且受两代皇帝的恩宠，到晚年被批准辞官还乡，最终了却了思乡之情，可谓功成身退，衣锦还乡。但即使是这样的官员，一旦辞官，也感到孤苦哀愁，后世难继。表现了诗人极其沉重的悲观情绪。

“中岁分符典石城，两朝趋陛谒承明。”句意为：你中年时掌管南京城，得到两代皇帝的恩宠。中岁，中年。分符，犹剖符，谓帝王封官授爵，分与符节一半作为信物。如孟浩然《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诗：“述职抚荆衡，分符袭宠荣。”典，掌管，主持，任职。石城，即“石头城”，今南京市。两朝，指两代王朝。此似指唐肃宗、代宗两朝。陛，皇宫的台阶，此代指皇宫。谒，进见。承，蒙受。友人孙德谔告老还乡，诗人送他远去，先对他的身世经历作了个简要回顾，回忆他壮年时被委以重任，执掌江南重镇南京城，并得到两朝皇帝的恩宠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着诗人对友人的赞誉之情。

“阙下昨承归老疏，天南今切去乡情。”句意为：皇上昨天接受了你辞官养老的奏章，今日你前往天南之地，正可了却思乡之情。阙下，宫阙之下，后来指上书于皇帝而不敢直指，但言阙下。承，接受。归老，辞官养老。如《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疏，奏章。天南，原指岭南，即今广

东、广西一带。此为泛指,当然也包括黔州一带。切,贴近,密合。此二句,上句点题之“罢官”,下句写题之“往黔州”。这里“昨”为虚指,非确指昨天。说皇上昨天才同意他告老还乡,可见他早有辞官之意。由诗题注解可知,黔州并非孙德谕的真正家乡,故诗人用了个“切”字。“昨”、“今”二字,略去多少时日,言皇上昨天才同意孙德谕辞官养老,今天他就启程,行动何其迅速,正好映照出友人归乡心思之急切。

“亲知握手三秋别,几杖扶身万里行。”句意为:时值深秋,亲朋知交,握手作别,不知何年才能重逢相见;你手扶拐杖,踏上了万里行程。亲知,亲友。三秋,深秋。秋,一作“回”。几杖,几案与手杖,以供老年人平时靠身和走路时扶持之用。此处单指手杖。此二句实写送别场景。“三秋别”,既指送别时节是深秋,又指此番送别,不知多少年才能相见。三秋又可作三年解。“几杖扶身”,呼应前边“老”字。“几杖扶身万里行”,年老体衰,路途遥远,此去黔州,多么艰辛。三秋、万里,一言时间、一言空间,从不同的角度叙写了送行景况,使全诗情绪由此陡然由喜转悲。

“伯道暮年无嗣子,欲将家事托门生。”句意为:你好似晋朝的邓伯道,垂暮之年仍无子嗣,只有将自己的余生托付给自己的弟子了。伯道,指晋朝邓攸。《晋书》卷九十《邓攸传》载:邓攸,字伯通。永嘉末,没于石勒。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子及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其后,妻不

复孕,卒以无嗣,时人从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嗣,继承,接续。门生,即弟子。此二句诗人化用典故,以晋朝邓攸之事言友人亦老而无子,只有远去万里之外的异乡投靠门生,晚景多么凄凉。

全诗先扬后抑,由喜而悲,慷慨苍凉,感人肺腑。“亲知握手三秋别,几杖扶身万里行”两句,用字凝炼,对仗工稳,景象壮阔,向为人所欣赏。

谭 克

吉中孚

吉中孚，鄱阳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始为道士，后官校书郎，登宏辞。兴元中，历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诗一卷，今存一首。

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

官称汉独坐，身是鲁诸生。
绝域通王制，穷天向水程。
岛中分万象，日处转双旌。
气积鱼龙窟，涛翻水浪声。
路长经岁去，海尽向山行。
复道殊方礼，人瞻汉使荣。

吉中孚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但他仅留下了这一首诗。归中丞，即归崇敬。《旧唐书·新罗传》载：“大历二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仍遣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

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往吊册之。”《全唐文》卷三八七独孤及有《送归中丞使新罗吊祭册立序》。皇甫冉、皇甫曾、耿南仲、李端等都曾写诗相送。使，出使。新罗，朝鲜古国名。册立，古代帝王封立太子、皇后。此处指封立新罗王。吊祭，祭奠，吊唁。这首诗是一首叙事诗，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唐使归中丞从起程经海路、陆路遥远路途的跋涉，直至到达目的地的全过程。

“官称汉独坐，身是鲁诸生。绝域通王制，穷天向水程。”句意为：你官居那让人羡慕的御史中丞，你学富五车，乃是著名的儒生。如今那远在天边的新罗国也实行大唐制度，在这冬日时节，你从水上起程，出使新罗。独坐，即专席而坐。汉代臣僚朝会，一般是按席而坐。只有最高级的官僚，或皇帝特许的人才能独坐一席。当时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为诸官之长，京师号称三独坐。诗人言“汉独坐”，用以点明归氏御史中丞的身份，并表明其地位尊崇。鲁诸生，即儒生。因儒生都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孔子出生鲁国，故称儒生为鲁诸生。绝域，极远之地。通，实行，施行。王制，王朝的制度，此指唐王朝的制度。穷天，谓冬季时节。如《文选·颜延之〈北使洛〉诗》：“阴风振凉野，飞雪警穷天。”李善注：“穷天，谓季冬之日月穷尽也。”向，去，前往。水程，即水路。诗人开篇即夸赞归中丞官居高位，温文儒雅，并点明其出使新罗的时节，目的及路径。“绝域”二字，可见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送别。

“岛中分万象，日处转双旌。气积鱼龙窟，涛翻水浪声。”句意为：海岛上生出千万种景象；旭日之下，飘动着你出行的旌旗。海中水气氤氲，鱼龙聚集；波涛汹涌，浪声震天。万象，宇

宙间一切事物或景象。双旌,指唐代节度领刺史者出行时的仪仗,后泛指高官仪仗。鱼龙,即鱼和龙,泛指鳞介水族。此四句紧承“向水程”而来,叙写归中丞飘洋过海出使新罗的历程。海中气象万千,水气迷濛,鱼龙潜行,风急浪高,归中丞的使船航行其间,旌旗招展,这些全是诗人想象之景象,在写海景变化万千的同时,也寓含了旅途的艰险辛劳,写得有声有色。

“路长经岁去,海尽向山行。复道殊方礼,人瞻汉使荣。”句意为:路途遥远,你花了整整一年;走完海路,又上陆路,方才到达新罗国。你反复行使着新罗的礼仪,新罗人都以亲眼目睹中国使臣为荣。经岁,一整年。复道,反复说着。殊方礼,指新罗的礼仪。殊方,他乡,异域。瞻,向上和往前看。汉使,即中国使臣。唐诗中常以汉代唐。此四句写归中丞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罗后的所见所闻,及新罗人民对中国使臣的仰慕。要整整一年才能到达新罗,可见路途何其遥远,“路长经岁”,与前“绝域”遥相呼应。“海尽”承前文之“向水程”。而“复道殊方礼”,则是点题之“使新罗册立吊祭”。言“人瞻汉使荣”,又是夸赞归中丞。

诗人在当时才学诗赋颇负盛名,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赞他“神骨清虚,吟咏高雅”,可惜他仅留存下这一首诗。此诗内容较为空疏,语言繁富质实。全诗内容虽是诗人想象出来的,但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唐帝国与周边国家,中国人民与周边国家的人民的友好交往。

谭克

夏侯审

夏侯审，大历十才子之一，官侍御史。诗一首。

咏被中绣鞋

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沈醉也摩挲。
陈王当日风流减，只向波间见袜罗。

夏侯审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在当时诗名甚著，韩翃《送夏侯校书归上都》称他“后辈传佳句，高流爱美名”，李嘉裕《送夏侯审参军游江东》则说他“袖中多丽句，未遣世间”。但今传仅此一首艳情诗。

“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沈醉也摩挲。”句意为：女子的弓鞋，好像那云里弯弯的月牙儿落入了被子里；一位痴情的情郎，已经醉得神志不清了，仍在抚摸着被中这只绣鞋。蟾钩，即如钩之月，喻女子的弓鞋。凤窝，这里指被子。玉郎，对青年男

子的美称,多指女子的丈夫或情人。沈醉,一作“沉醉”,谓酒醉至极。摩挲,抚摸。诗人开篇点题,说被中绣鞋如云中月牙,精美可人。同时,起句还点明,此时已是夜里,皎洁的月光直洒在屋中被子上,多么宁静美妙的夜晚。称这位喝醉了的男子为“玉郎”,可以想见这位女子对这位男子的深深爱意。她或许就在他身边,或许远在天涯,总之,她“看到”了这一场景:醉得不醒人事的心爱之人用手轻轻抚摸着被中绣鞋。这被中之鞋或许是这位女子亲手所绣,或许与她有着什么关联,反正此时此刻,心爱之人正轻轻抚摸着这被中绣鞋,尽管他已醉得忘乎所以。两情心心相通,怎能不让这女子心生无限爱意。

“陈王当日风流减,只向波间见袜罗。”句意为:就是当日三国时魏国的陈王曹植,比起眼前这位“玉郎”来,也要减几分风流;陈王也只不过是只在洛水波涛中,才看见洛神罢了。陈王,指三国魏曹植。韩偓诗云:“经过洛水几多人,惟有陈王见罗袜。”袜罗,指洛神。曹植写有《洛神赋》,中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句。诗人此二句化用典故。《文选·洛神赋》载:三国魏陈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妇,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甄氏遗物玉带金缕枕送给曹植。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氏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因避讳改名《洛神赋》(洛神代指甄氏)。曹植才华卓著,风流俊赏,与甄氏的悲欢离合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然而此处,诗人却说他只是看见洛水才想起甄氏,不如这位“玉郎”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心上之人,不如他们情深意浓。这里用了“当日”二字,更增加了对比效果。

这首诗,描写两情相悦,情真意切,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格调不高,思想与艺术上均无特色,殆属于被元结斥为“指咏时物,含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箠中集序》)的作品之列。诗人身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却只有这一首诗存世,看来是有一定原因的。

谭 克

皎然

皎然，名昼，姓谢氏，长城人，灵运十世孙也。居杼山。文章俊丽，颜真卿、韦应物并重之，与之酬倡。贞元中，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诗七卷。

寻陆鸿渐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此诗是诗人寻访茶圣陆羽不遇的题诗。陆鸿渐，名羽，终生不仕，隐居苕溪（今浙江吴兴），著有《茶经》，以擅长品茶著名，人称“茶圣”。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带，近。郭，泛指城墙。句意

为：你的新居虽在外城旁，原野小径却伸进了桑林麻田里。“虽”字改变了纯客观叙述的性质，为着重强调下句蓄势。“径”前冠“野”，点明这条小路杂草丛生，行人稀少。继以“入桑麻”，更显出移居之地的僻静。此与“带郭”形成鲜明的对比，颇似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地。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句意为：房前屋后的篱边种满了菊树，秋日来临，怎么不见花开？陶渊明爱菊，后世隐士纷起效尤，宅边多种菊花。此联是写实之景，同时也点出了陆羽的隐士身份。

“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句意为：上前扣门，无人应答，也无犬吠，想回却不甘心，便去问陆羽的邻居。诗人扣门，无人应答，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其怅然失望的神情可想而知，也烘托出故友新居之地的宁静偏远。

“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句意为：邻人告知，陆羽进山去了，而且，每次进山总是到傍晚日斜时才能回来。此两句与贾岛《寻隐者不遇》之“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何其神似，皆以答句包含问句，笔墨精简，余味无穷。一个“每”字，点明陆羽常常泡在山中，从侧面烘托出了这位隐士的志趣。

全诗前四句围绕诗题“寻陆鸿渐”而来。随着诗人步步向

茅屋走近,其视野由茅屋、篱笆、菊及其未开的花叶步步缩小,按照随步换形的笔法一路写来,描述了故友新居的僻静和高雅。后四句则围绕诗题“不遇”展开。全诗无一句直写陆羽,但又句句不离陆羽,从其居处的偏僻、环境的优雅及其终日不在、徜徉山水间的行踪中,展示出陆羽的超尘脱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这位友人的志趣中,又可体现出诗人的襟怀。此诗构思之巧妙可见一斑,无怪乎明朝的钟惺、谭元春在《唐诗归》中评价皎然云:“僧诗有僧诗气习,僧而必不作僧诗,便有不作僧诗气习。皎然清淳淹远,当于诗中求之,不当于僧中求之。”

谷雨节

卢纶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大历初，数举进士不第，元载取其文以进，补阆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建中初，为昭应令。浑瑊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贞元中，舅韦渠牟表其才，驿召之，会卒。集十卷，今编诗五卷。

送韩都护还边

好勇知名早，争雄上将间。
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山。
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
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韩都护，名不可考。都护，官名。唐时，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置都护一人，副都护二人。“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觐候奸

饒，征讨携二。”(见《旧唐书·职官志》)此诗描写了一位好勇知兵，久经沙场，至老斗志不衰，为国镇边的一位英雄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

“好勇知名早，争雄上将间。”

句意为：勇猛的将军，你很早的时候就已名扬四海，在那上将之间争雄斗胜。争雄，争胜，争强。上将，主将，统帅。这两句，化用项羽典故。据《史记·项羽本记》载：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巨鹿之战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诗人开篇回忆韩都护少时英勇，扬名于上将之中，并暗用项羽之事，以称颂韩都护的勇威。

“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山。”句意为：寒来暑往，征战疆场，春风几度入塞；寒夜之中，登山围猎是惯常之事。此二句，暗用李广典故。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广曾夜猎，“中石没镞”。塞，指边塞。猎，围猎。军中常以此娱乐，并兼有练军性质。登，一作“烧”。“春入塞”应“战多”，形容年年征战，冬去春又来。登山夜猎，异常危险，着一“惯”字，既照应上句“战多”，又显示韩都护武艺高超。此联是称颂韩都护久经沙场，武功不凡。

“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句意为：打仗布阵，三军像龙

蛇一样首尾照应；指挥行军，行动迅疾而隐秘。龙蛇，指阵势。《魏书·高宗纪》载：和平三年，“帝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雉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孔稚圭《白马篇》：“阵移龙势动。”刘禹锡《观八阵图》诗：“水落龙蛇出。”此联上句似由这两句化出。闲，平静之意。此联以“龙蛇动”与“草木闲”的动静映衬，写韩都护的阵法之奇，军纪之严。

“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句意为：今日将军回归边地，部曲散尽；路过萧关时，秋风吹起他满头白发，那情景多么落寞寂然。部曲，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大将军营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据《册府元龟》卷三五八载：“（郭）子仪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权。及征还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诏，部下唯二十骑。”这段史实可与本诗互参。萧关，古关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为关中通向塞北的要冲。此联是写老将军身经百战，白首还边的落寞心境，点题“送韩都护还边”。韩都护少立功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如今苍颜白发，孤身一人，老而还边，何其凄凉。“白首”二字，既是实写，更饱含了诗人对韩都护的深切同情。

卢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以边塞诗闻名。他曾长期生活在浑瑊军幕，对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味。此诗作为送别之作，诗人先对所送之人称颂一番，叙写其少立功名，争雄上将之中，身经百战，武艺高超，军纪严明。至末联，诗人才点明送别题意。由于诗人自身仕途多舛，在对韩都护老而落寞还边深表同情之时，也包含了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慨叹。此诗“意境不远，而语辄中情，调亦圆劲”（见清乔亿《大历诗略》），诗人不愧大历妙手。

谭克

送赵真长归夏县旧山依阳徵君读书

临杯忽泫然，非是恶离弦。
 尘陌望松雪，我衰君少年。
 幽僧曝山果，寒鹿守冰泉。
 感物如有待，况依回也贤。

赵真长，乃卢纶内侄，中书舍人赵复之子，曾官监察御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阳征君，即阳城。据《新唐书·卓行传》载：“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陕州夏县，世为官族。资好学……贫不能读书，求为吏隶集贤院，窃院书读之，昼夜不出户，六年，无所不通。及进士第。乃去隐中条山……城谦恭简素，遇人长幼如一。远近慕其行，来学者迹接于道。”夏县，县名，唐属陕州。旧山，中条山，一名雷首山。阳城隐居之所。据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所考）此诗写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秋至贞元四年（788）六月前。诗中主要是写诗人劝慰内侄赵真长依隐士阳城读书，赞颂阳城的高洁情操，描绘了其幽静闲雅的隐居环境。

“临杯忽泫然，非是恶离弦。”句意为：面对着酒杯，我忽然心中酸楚，涕泣涟涟；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饯别酒席上演奏的乐声。临，面对。泫然，流泪貌。离弦，离别时所奏乐曲。恶，厌恶，讨厌。此二句写饯别酒席上诗人泪流满面的情状。一个

“忽”字,可以想见出诗人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的情景。“非是”二字,点明了诗人悲伤非乐曲所致,而是因为亲人即将远去,可见诗人与内侄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尘陌望松雪,我衰君少年。”句意为: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与你挥手告别,你消失在那白雪覆盖的松林之中;如今我已年老体衰,你正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陌,田间小道。此二句写送别地点和时节。冬日时节,诗人在一条小路上送别内侄。内侄渐行渐远,消失在松林雪原之中。诗人久久不愿离去,眼前只剩下那茫茫松雪。此情此景,叔侄真情,溢于言表。诗人称自己已衰老,而内侄正年少,其间饱含着对晚辈的无限期望,期望内侄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

“幽僧曝山果,寒鹿守冰泉。”句意为:寺院清幽,僧人们曝晒着从山中采摘来的野果;隆冬时节,白鹿守候在冰冻的泉水旁边。曝,晒。此二句写赵真长所去求学之地的景状。幽僧、山果、寒鹿、冰泉,其景象多么幽静闲雅,不染俗尘,正是求学读书的绝妙佳境。“寒鹿”一句,化用典故。《晋书·隐逸传》载:“(陶淡)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此处是以陶淡喻阳城,赞其雅洁。环境幽雅,先生儒雅,何等让人向往。

“感物如有待,况依回也贤。”句意为:那幽雅的环境,已让人心生向往,更何况你此去求学所依托的老师是像颜回一样贤明的人,好好读书吧。感物,见物兴感。有待,即有所期待。回也贤,指古代贤人颜回。《论语·雍也》言:“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以阳城拟颜回。诗人送别晚辈去跟名士学习,临

别了对他寄寓了深深嘱托。

这首诗,思不致愁,结构散淡,字句平易,节奏舒缓,然情真意切,淡然有味,意蕴绵长。不过诗人送亲人依贤者求学,起句即“临杯泫然”,则未免有“惺惺作态”之嫌。

谭 克

和张仆射塞下曲

其一

鹞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
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

此诗作于贞元二年(786)秋,时卢纶在河中浑王咸幕府任元帅判官。张仆射,即张廷赏,他与其父嘉贞,其子统靖三代为相。一说指张建树。仆射,官名,唐时为尚书省长官,位同宰相,后为虚衔。塞下曲,唐代乐府题,出于汉乐府《出塞》、《入塞》,多描写边塞战事。《和张仆射塞下曲》这一组诗共有六首,乃卢纶边塞诗的代表作。诗人以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富于个性特征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边塞军旅生活。本书录选前四首。四首诗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表现边塞生活,场面壮阔,气魄宏伟,颇有盛唐之风。其中第三首“月黑雁飞高”尤为人称道。此为

第一首,描写将帅的威严,军容的整肃,以及全军将士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气概。

“鹭翎金仆姑,燕尾绣螭弧。”鹭翎,即鹭的羽毛,可制箭羽。鹭,雕的别名。《汉书·李广苏建传》颜师古注:“雕,大鹭鸟也。一名鹭,黑色,翎可为箭羽。”金仆姑,箭名。螭弧,春秋诸侯郑伯旗名,后借指军旗。《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颖考叔取郑伯旗螭弧以先登,子都自下身之,颠。”句意为:飞箭系着大雕的羽毛,帅旗缀着锦织的飘带。此二句着意用将士们佩挂的好箭和装饰华美的战旗,来渲染军容的强盛,显示出威武严肃的主帅身份。

“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句意为:将台上,将军巍然屹立,挥动着崭新的令旗,发号施令;将台下,万千将士众口齐声呼应。将帅独立扬令,千营一呼,可见将帅之威严,军容之整肃。“千营”此为虚指,形容将士很多,并不为实数。此二句写将军发号施令,用千营士兵的同声欢呼,来反映士气的高昂,衬托将军军纪的严明。

这首诗有人物、有情节、有场面,文字极其简炼,写景逼真,气势飞动,浑健沉雄,深具盛唐气象。诗人善于用形象而概括的语言,描绘极富特征的景物,渲染典型的环境气氛,并在这种气氛中,勾勒出人物的典型动作。卢纶曾长期从军佐幕,久居边塞,对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加之笔力雄健,因而能言人所未能言,写出“不减盛时”的诗篇。

谷 雨

其二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是《和张仆射塞下曲》组诗的第二首，写将军夜间射虎，赞美将军神奇的箭法及其勇力。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句意为：林深幽暗，疾风惊动草木，黑夜中，将军拉开强弓。诗人起句就浓墨重彩，渲染出紧张气氛。山深林密，即使是白天光线也很黯淡，更何况到了夜晚。在这恐怖阴森的氛围中，突然一股夹着草响的风刮来。一个“惊”字，可以使人想出茂草丛中左右纷披离合的情况。俗话说，“云从龙，风从虎”，猛虎出现时，往往有风为之前奏，何况这深山密林本是猛虎藏身之所，夜晚时分又是猛虎出入之时，如此写来，林中之“虎”呼之欲出，令人魄动心惊，气不敢出。夜行深山密林，忽闻“草惊风”，将军马上弯弓搭箭，动作迅速而不慌张。从中可见将军引满而发、镇定自若的气魄。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句意为：黎明，寻找射出的箭，才知道已经深深嵌入石棱之中。《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这两句似取材于此。诗人把这一原本就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再加以夸大，说是第二天清晨将军派人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块大石，那箭杆竟连尾部的白色羽毛一并嵌进大石的尖棱中。以“白羽”代“箭镞”，以“石棱”代“石”，如此写来，更

形象生动,神采飞扬,但觉其妙,不觉其非。

这首诗借汉朝飞将军李广的故事,表现军中主帅的英勇。在表现手法上,通过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使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尤其是从后二句寻箭的细节,可以想象出将军的宝弓之强,箭力之劲及其必以为中,扬长而去的豪爽大度的风采。全诗语言朴实、叙事扼要,读来饶有兴味。

谷 雨

其三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此诗是《和张仆射塞下曲》组诗中的第三首,六首诗中此诗尤为后人嘉赏。诗中写雪夜追敌,表现将军的明察秋毫和威猛果断。不仅写景逼真,气势飞动,且富有雄豪之气,放在盛唐任何一流的诗人的边塞诗中也毫不逊色。辛文房称其“不减盛时”,不为虚美。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单于,匈奴的君主,此泛指敌酋。句意为:夜色昏暗,没有月华,也没有星光照耀,大雁惊飞;趁着漆黑的夜色,单于悄悄遁逃。这二句写主帅的洞察秋毫、英明老练。“月黑”乃其所见,“雁飞高”乃其所闻。在这有月无光的黑夜,忽闻鸿雁惊飞,这种气氛立刻引起主帅的警觉,马上命人侦察,得知“单于夜遁逃”。点出“单于”夜逃,说明敌人已经总溃退,这正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时机。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将，率领。轻骑，轻捷的骑兵。句意为：马上就率领轻捷的骑兵追击，飘飘大雪，沾满在他们的弓刀上。关于这两句的理解颇有歧义。清人李瑛《诗法易简录》说：“上二句言匈奴畏威远遁，下二句不肯邀开边之功，而托言大雪，便觉委婉，而边地之苦自现。”此为顺看，即理解为：本欲轻骑追击，却因天地严寒而未能。同代之黄生《唐诗摘抄》则认为应逆看：“言虽雪满弓刀，犹欲轻骑相逐。一顺看，即似畏寒不出关，相去何啻天渊。”从全诗语意气象看，黄生为正解。此二句因为韵脚关系而倒装，但也因此而更增加了诗的顿挫感。此外，从发生的时顺看，却是顺置：敌酋夜逃，主帅立欲追击，待出营时，才觉大雪落满弓刀。“大雪满弓刀”，一个“满”字，生动地渲染出出击前的情绪气氛，使画面上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诗人选取了这场战斗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画面加以生动描绘，让人通过这一形象去思索出征追敌的过程和结果。

全诗短短四句,景起情结,战斗之酷烈:“月黑雁飞高”,敌军逃跑之狼狈:“单于夜遁逃”,我军主帅判断敌情之迅捷:“欲将轻骑逐”,及严寒边地之艰苦:“大雪满弓刀”,均于象外化出。前二句通过写景述事,刻画主帅善于观察、熟知敌情;后二句通过场面描写,通过对集体精神的渲染,有力地烘托出主帅的擅长领兵。月黑与大雪,不在于显示作战的艰苦,而在于反衬主将的坚决果断和士气的激昂奋发。由于卢纶长期从军佐幕,有着深刻的军旅生活体验,所以他的边塞诗有着较突出的个性,能道人所未道。明许学夷《诗源辨体》曾说此诗“气魄音调,中唐所无”;李攀龙《唐诗训解》则称其“独此绝雄健,堪入盛唐乐府”,可见此诗之妙。本诗之好,主要不在于内容上,而在于用字洗炼、节奏明快,意境生动,一气呵成。“月黑雁飞高”可以入画,栩栩如生;“大雪满弓刀”则给人一种豪迈洒脱的美感。

谷 雨

其四

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此诗为卢纶组诗《和张仆射塞下曲》之第四首,描写边军舞宴,欢庆胜利。那盛大的庆筵,异族的祝贺,乘醉的狂舞,咚咚的鼓声,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野幕,野外帐篷。敞,开。琼

筵,盛宴,美宴。羌戎,此泛指少数民族。句意为:野外支起帐篷,摆下胜利的喜筵;羌戎兄弟纷纷前来,庆贺凯旋。边塞四野茫茫,天高地迥,一片辽阔,摆下庆功酒宴,可见场面之壮阔,气势之恢宏;而边地羌戎等少数民族纷纷来贺,夷狄来归,可见战功之大,边疆之安宁祥和。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雷鼓,大鼓,以声大如雷,故称。亦指大鼓发生的如雷鼓声。句意为:身着金甲的将士乘醉起舞,咚咚的鼓声,震动了四野山川。此二句“醉”承“琼筵”,“鼓”接“贺”,“山川”照应“野幕”,衔接紧密,环环相扣,而天然自成。“醉和金甲舞”是写形,“雷鼓动山川”是写声。乘醉起舞,舞姿翩跹;鼓声喧天,声动四野。将士的豪迈,场面之热闹,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比起王翰《凉州曲》之“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此两句少了几分悲壮,而气势却过之。

这首诗写将军凯旋,边地兄弟民族在帐幕外设筵庆贺的场面,气氛热烈、豪迈,描绘出了边地特有的风味,生动地说明了将军是得到兄弟民族的支持的。同时还描绘了将士“醉和金甲舞”的欢乐神态。全诗取材典型,洋溢着民族间和睦团结的气氛。此诗写得慷慨而豪迈,爽朗而明快,令人振奋。卢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诗名颇盛,辛文房《唐才子传》曾说他“所作特胜,不减盛时,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卢纶的才气由此诗可见一斑。

谷 雨

长安春望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李攀龙《唐诗训解》卷五言此诗为“长安遭吐蕃之乱，代宗幸陕，纶时在京而作”。诗写感时伤乱，思家望归的凄怨悲凉之情。诗人触景生情，寓情于景，写得情景交融。此诗乃卢纶七律名篇，为历代评论家所激赏。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句意为：东风吹拂，微微春雨洒过青山；登高远望，长安城中房舍叠嶂，草色闲闲。此诗题为“春望”，诗人开篇即写春日登高望远，看到了东风、春雨、青山、千门、草色，这些都是远景。“东风”句，语从陶渊明《读山海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化出。朱东岩《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评论说：“‘吹雨过青山’，是欲雨未雨光景。方与六（句）之‘落照’二字相应。”闲，意即寂寥。草，一作“柳”。“却望”一句，乃写乱后萧疏之景。与杜甫“城春草木深”意近。朱东岩评论此句说：“写春草，下一‘闲’字，妙，妙。此正欲雨未雨时之景色，亦即欲归未归之人眼色也。”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句意为：故园就在

梦中,可是何时才能得还;冬去春来,江上舟来舟往,又有几人得以还家。家在梦中,既写常常梦回家乡,同时又有家乡非常容易得还之意。然而,续以“何日到”三字,诗人的思绪由梦中回归到现实之中,不知何时才能还家。先言归家容易,复言归家之难,一扬一抑,情绪陡落。春生,一作“春归”,又作“春来”。春来江水涨潮,舟行繁忙,人来人往,其中自有归家之人。“几人还”承“何日到”,显见了诗人欲归不得,对归家之人既羨又忌之心境。而春生江上,着一“生”字,既应照题中“春望”,又写出了春意之盎然,实乃妙笔。此联写思家念归之情,向为人所欣赏。周敬《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曰:“颌联情妙,王子安诗:‘山川云雾里,游子几时还?’何如此二句有言不尽意之巧。”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句意为:长安城外,河流原野,纵横交错,一直延伸到天边浮云之外;长安城中,宫阙参差错落,笼罩在一片残阳之中。川原,即郊外的河流原野,此暗指家乡。此句写远望所思。诗人家在梦中,却不可得。春日登高,故极目远望,直到浮云之外,希望能看到家乡。宫阙,指长安的宫殿。此句写近望所见。这里诗人看到宫阙万间,但这是别人的家,而非自己的。所见只有一轮如血残阳夕照长安,更觉心中愁然。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句意为:又有谁理解我这位读书人,生逢乱世,孤身一人,满头白发,形容憔悴,客居长安。逢世难,一作“多失意”,意即遭逢乱世。治世尚文,乱世当武,故诗人有此言。秦关,秦地关中,即长安所在地。一云即函谷关,此借指长安。诗人儒逢乱世,鲜有作为,无人理解,故几多慨叹。而他以老弱之身客居异乡,孤苦零丁。此处

用一“独”字，既写其孤单困苦、无人理解，同时也表达了他不甘命运，期望有所作为的愿望。

冬去春来，万物竞发，又值雨过山青，大地更是一片生机盎然。然国家衰败，有家难回，沦落异乡，无所作为，诗人自是感慨万端。虽然无人理解诗人心中苦衷，且鬓发斑白，华年已逝，但诗人并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仍要以老弱之身为心中理想奋斗，几多凄凉，几多悲壮。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诗在写景抒情上，笔法老辣。对此前人多有评述。金圣叹评此诗说：“‘东风’七字，人谓只是写春，不知便是写望。如云：此雨自我家中来也。‘闲’字骂‘草’，妙，如云：无谓也，扯淡也。三（句），恨自不得归。四（句），又妒他人得归，活写尽不归人心咄咄也。‘川原’七字中，有无数亲故；‘宫阙’七字中，止夕阳一人。‘谁’字，便是无数亲故也。‘独’字，便是夕阳一人也。不知唐诗人，谓五、六（句）只是写景。”（《金圣叹选批唐诗》卷四上）

谭 克

送从叔程归西川幕

千山冰雪晴，山静锦花明。
群鹤栖莲府，诸戎拜柳营。
浪依巴字息，风入蜀关清。
岂念在贫巷，竹林鸣鸟声。

从叔，即堂叔。从，指堂房亲属。卢纶的堂叔程生平不详。程，一作“呈”。西川，即四川。剑南西川，当时的治所在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市）。幕，指将帅的营房。此诗乃诗人为其从叔回西川赴任而写。从叔从这寒冰酷雪之地前往繁花似锦的锦官城，诗人祝他一路风平浪静，并告诉他不要担心诗人自己，全篇自然流露出浓郁的叔侄真情。

“千山冰雪晴，山静锦花明。”句意为：你于千山覆盖冰雪之时从此地起程，到达西川时那里却是繁花似锦。“千山冰雪”，乃诗人送别从叔时所见之景。冰雪洁白，与叔侄真情何其相似。冰雪之前置以“千山”，可见叔侄情谊何其深厚。锦花明，指锦官城繁花鲜艳明丽。“山静”，指西川一带，青山静穆，暗寓其地安静祥和，没有战乱。同时，“山”字紧承“千山”，连接两个句子，使诗意得以从送别之地自然过渡到所往之地。而诗人由眼前千山之“静”想到了从叔所往之地亦“山静”，可见其对从叔是何等的关切。

“群鹤栖莲府，诸戎拜柳营。”句意为：西川幕府，俊杰英才，如鹤聚集；声威远播，诸戎请服。群鹤，即众多之鹤，比喻群贤或高雅之士，是说西川府僚均是杰出人物。莲府，也称莲幕，指重臣的幕府。《南史·庾杲之传》载：“（王俭）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后因称幕府为“莲幕”。此处“莲府”指西川幕府。诸戎，指蜀地少数民族。柳营，亦称细柳营。汉周亚夫军细柳营时，治军严明，敌不敢犯，深受汉文帝赞扬。此借喻西川幕府。此二句点题之“西川幕”，写幕府中群贤毕至，统辖诸戎，暗赞从

叔乃俊杰之人。

“浪依巴字息，风入蜀关清。”句意为：那曲折三回的巴渝之地，风浪会变得很平静；春风吹入蜀关，会变得清润宜人。巴字，《通典》载：“渝州，古巴国，谓之三巴。《三巴记》曰：‘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谓之三巴。’”息，即平息。蜀关，《水经注》载：“江水东迳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巴字三关，斯为一也。”此二句写从叔归西川幕府所经之地，预示其一路风平浪静、旅途平安。同时，暗寓从叔归川之后，政绩清明。“风入蜀关清”一句，玩之再三，可见其蕴藉之丰富。

“岂念在贫巷，竹林鸣鸟声。”句意为：从叔你不必顾念我，我虽身处贫巷陋室，依然自有其人生乐趣。岂，怎么。《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南史·王弘传》载：王僧佑“亭然独立，不交当世。”其所作《赠王俭》诗曰：“汝家在市口，我家在南郭；汝家饶宾侣，我家多鸟雀。”此处化用二典，劝从叔不要顾念自己。虽居于贫巷，但家近竹林，时闻鸟鸣之声，自己悠闲自得，其乐陶陶。作为晚辈送别长辈，诗至结尾，诗人自然要劝慰他不要担心晚辈，其间也自然流露出了诗人向往山林隐逸的思想。

四方多难，官场上送往迎来愈加频繁，亲（诗）友间分离聚会也是常事，饯送必须赋诗几成风气，饯酬送别之作乃卢纶等大历诗人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诗，约占其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多为应酬之作，缺乏真情实感，故大多流于形式，体式雷同。然此诗乃送长辈之作，格外不同。全诗以景写情，寓情于景，感情流露自然，虽夸赞而不过分，毫无矫揉造作之气。

谭克

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

生涯何事多羁束，赖此登临畅心目。
 郭南郭北无数山，万井逶迤流水间。
 弹琴对酒不知暮，岸帻题诗身自闲。
 风声肃肃雁飞绝，云色茫茫欲成雪。
 遥思海客天外归，坐想征人两头别。
 世情多以风尘隔，泣尽无因画筹策。
 谁知白首窗下人，不接朱门坐中客。
 贱亦不足叹，贵亦不足陈。
 长卿未遇杨朱泣，蔡泽无媒原宪贫。
 如今万乘方用武，国命天威借貔虎。
 穷达皆为身外名，公侯可废刀头取。
 君不见汉家边将在边庭，白羽三千出井陉。
 当风看猎拥珠翠，岂在终年穷一经。

诗人于冬日登楼，但见风声肃肃，云色茫茫，感慨万端，于是写下此诗寄给友人程腾。诗写登楼所见，感怀故人，抒写友人怀才不遇及其原因，以及诗人自己投笔从戎的愿望。诗题中，日，一作“中”；有怀，一本无此二字；程腾，生平不详。全诗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至八句，紧扣“冬日登城楼”，写其此时此地之所见。第二部分从“遥思”至末尾，紧扣“有怀

因赠程腾”。此诗真切地反映了社会动乱造成亲友离散的这一社会现实,并为自己与密友因怀才不遇,无法参与筹划国家大事而感到遗憾和悲伤。同时,诗人面对“如今万乘方用武,国命天威借貔虎”的事实,抒发了自己愿弃文从武的心愿,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的可贵精神。

“生涯何事多羁束,赖此登临畅心目。郭南郭北无数山,万井逶迤流水间。”句意为:人生在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羁绊;我登临此楼,是想让心情畅快。我举目四望,但见城南城北,绵延着无数群山;千家万户,散落在蜿蜒曲折的山川中间。羁束,羁绊,束缚。多,一作“皆”,赖,依靠,凭借。郭,城郭。万井,指千家万户。逶迤,即曲折,婉转。这里,起句即交待登楼缘由,是为了抒泄心中郁闷。看来,诗人登楼之前心中即“有怀”矣。三、四两句乃是诗人登楼所见之景。一山一水皆为远景。南北二字,写出了诗人举目四望之状。

“弹琴对酒不知暮,岸帻题诗身自闲。风声肃肃雁飞绝,云色茫茫欲成雪。”句意为:弹琴助兴,开怀畅饮,不知天色已晚;推起头巾,题写诗作,身心多么悠闲。楼外风声萧萧,鸿雁飞来又飞去;云色茫茫,雨雪将至。岸帻,指推起头巾,露出前额。《广韵》言:“露额曰岸。”帻,头巾。身,一作“且”。肃肃,风声。一作“萧萧”。弹琴饮酒,不知天色黄昏。其兴正浓,正照次句之“畅心目”。头巾是古时最重要最讲究的服饰,诗人却头巾斜戴,已全然不顾礼节,何其放肆与闲逸。“风声”二句,一写声,一写色,雁声凄厉,云色苍茫,诗人观之闻之,不禁由喜而悲。

“遥思海客天外归,坐想征人雨头别。世情多以风尘隔,泣尽无因画筹策。”句意为:我思念着远方的友人从天外归来;想

起了征戍之人在雨中与亲人告别。世间人情大多是因为战乱阻隔；我泪水流尽，只因我无法参与筹划国家大事。雨头别，一作“两头别”。世情，世间的人之常情。以，一作“似”。风尘，此指社会动乱。画筹策，筹划计谋，想办法。画，一作“对”。此四句写由登楼所见而怀念故人程腾，承上启下，为全篇结构关键处。诗人看见鸿雁远去，因而想起了天外归客，亦即友人程腾；看见天将雨雪，又想起了征人雨中作别。此征人亦似指友人。社会动荡不定，亲人离散，不得相见，加之自己与友人皆怀才不遇，怎能不让他泣涕不已。

“谁知白首窗下人，不接朱门坐中客。贱亦不足叹，贵亦不足陈。长卿未遇杨朱泣，蔡泽无媒原宪贫。”六句句意为：谁知道窗下那白发苍苍的读书人，他之所以仕宦不显，是因为他不干谒豪门权贵。其实，贫贱也不必哀叹，富贵也不足以夸耀。司马相如没有遇到汉武帝时很窘迫，杨朱也有因遇到歧路而哭泣的时候，蔡泽无人举荐，原宪贫困一生，他们之所以困苦不堪，并非无才无识，而是没有知遇之人。白首窗下人，即在窗下白了头发的读书人，此处借指程腾。朱门，指权贵豪门，因其门用红漆漆之，故称。陈，陈述，此有夸耀之意。“贱亦”二句，乃化用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达亦不足贵，贫亦不足悲。”长卿，指司马相如，其字长卿。长卿未遇，是说司马相如未遇汉武帝前，家徒四壁，窘迫之极。杨朱泣，指杨朱因临歧路而哭泣。《淮南子·说林训》言：“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后因喻仕途失意者。蔡泽无媒，指蔡泽没有举荐人。《史记·蔡泽传》载：燕人蔡泽，曾到过许多诸侯国，都受到冷遇，甚至被驱逐。后经推荐去秦，“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原宪,孔子弟子,以安于穷困为人称道。此六句,诗人毫不讳避地指出了程腾怀才不遇的原因是不“接”权贵。并告诉他不要患得患失,接着又列举了古人贫困未遇的先例来安慰他。

“如今万乘方用武,国命天威借貔虎。穷达皆为身外名,公侯可废刀头取。”四句句意为:如今天子崇尚武功,国家的命运和天子的威严都仰赖于勇猛的将士。贫穷显贵皆为身外之名。过去的高官显贵已被武将取而代之了。万乘,即天子。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兵车万辆,故以万乘称天子。国命,国家的命运。天威,天子的威严。借,凭借。貔虎,皆为猛兽,此指勇猛的将领。穷达,困境和顺境。贫穷和显贵。语出《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公侯,高官显贵。废,一作“拔”。刀头,指武将。俗云:治世尚文,乱世尚武。《新唐书·兵志》载:“大盗(指安禄山、史思明)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这里,诗人在告慰怀才不遇的友人要善对穷达贫贵的同时,也向他指出现在是一个重武功、轻文治的时代。

“君不见汉家边将在边庭,白羽三千出井陉。当风看猎拥珠翠,岂在终年穷一经。”末尾四句意为:你难道没看见,朝廷的边关大将,领着三千军士,前呼后拥,走出井陉关。他们迎风游猎,拥着美女,多么威风,难道他们是整年穷守经书苦读的读书人!汉家,即唐朝。唐诗多以汉喻唐。白羽,即箭,此代指将士。井陉,山名,为太行山支脉,有要隘名井陉口,乃韩信破陈馥兵处。珠翠,妇女装饰品,此指妇女。穷一经,穷守经籍。一经,一种经书。《汉书·韦贤传》载:韦贤以明经阐于世,仕至丞相。故鲁、邹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此处反用其

意。此两句在哀叹读书人不为朝廷重用的同时,流露出诗人想弃文就武、投笔从戎的愿望。

诗人由登楼而想起友人,由安慰友人而抒己愤,写得情真意切。全诗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然用字考究,意境开阔,笔力雄健,具有盛唐余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称赞他说:“卢所作特胜,不减盛时,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由此诗观之,不为虚美。

谭 克

落第后归终南别业

久为名所误,春尽始归山。
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
交疏贫病里,身老是非间。
不及东溪月,渔翁夜往还。

此诗当作于大历初至大历六年期间。终南别业,指卢纶在盩厔县所建的别墅。盩厔(1964年改为周至)县,在终南山麓。落第,即举士不第。卢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诗名颇盛,辛文房《唐才子传》称其诗“不减盛时”。然而他在“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新唐书·卢纶传》)。卢纶长诗《酬畅当博士感怀前踪五十韵》亦言他自己“十上不可待,三年竟无成”。落第是封建士子最为尴尬的事情,更何况才华卓著、诗名颇盛之名士

呢。此诗叙写诗人落第还家时的心情和处境,很有典型意义。

“久为名所误,春尽始归山。”句意为:我久久为名所累,直至这繁花已逝,暮春将尽的时节,才归还山中。诗人开篇点题,写落第还家,寓意深刻。一个“久”字,写出了诗人“数举进士不第”之事,同时也感叹为名所误之久。诗人一身为名所累,此处用一“误”字,不说累,而说误,可见其认识之深,心中之孤愤。“春尽始归山”,此句实写还家时节,紧承上句而来。“春尽”乃所“误”之一事,“始”字承“久”,更衬所“误”之“久”。诗人久为名所误,始有悔悟,但在这春尽之时归山会遇到何种景况呢?

“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句意为:铩羽而归,岂敢言及自己的命运前途;遭逢故人,只有强作笑颜相迎。落羽,即言人之落第犹鸟之落羽。《论语·颜渊》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诗人说“羞言命”,反用此意,言考场失败,不怨天命而怨自己。强,勉强。破颜,转为笑容。此二句紧承上句“归山”而写,写诗人落第见人,言之羞愧,笑之勉强。“落羽”二字,可见诗人落第之凄惨。而“强破颜”三字,可以想象诗人平时愁苦之状,且逢人还得强作笑颜,何其尴尬、无奈。

“交疏贫病里,身老是非间。”句意为:在贫病交加之中,亲友知交都疏远了我;在是非议论之间,我人老心衰。交疏,言亲友和知交都疏远了。这两句可谓把世情看透写穿。名士落第,不能不召来是非议论,而这些是非议论不能不让诗人身老心衰;诗人身处贫病,难免交疏,更何况正值数举不第、英雄落泊之时。

“不及东溪月,渔翁夜往还。”句意为:东溪之水,月影朦胧,多么清幽宁静,可是我无法企及;然而那村野渔翁,月夜往

返于溪上,多么逍遥自在。这两句,诗人笔锋一转,另换一景。诗人落第还家,亲友交疏,是非流播,而他仍要强作笑颜,多么让他难堪、失望,不禁羡慕起东溪渔翁月夜往返、自由自在的隐逸生活来。

怀才不遇是千古才人的共同命运。安史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大历才子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盛唐时的那种雄心壮志消磨殆尽,自信和热情为消极悲观所取代。卢纶此诗就反映了大历诗人的这种精神风貌。全诗虽写落第还家时可能遇到的种种难堪尴尬,但怨而不怒,对考场失悲,铩羽还归,不怨天命而怨自己;对亲友知交的疏远,议论是非的流播,除发出些许感叹外,并无多少怨气,且转而羡慕起渔翁的隐逸生活来。全诗如“秋虫感时之吟”,缺乏盛唐李白那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怒吼和抗议,此乃时代使然也。

谭 克

夜泊金陵

圆月出高城,苍苍照水营。
江中正闻笛,楼上又无更。
洛下仍传箭,关西欲进兵。
谁知五湖外,诸将但争名。

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广德二年(764)。卢

纶曾因安史之乱避难鄱阳，后于大历初返长安，途经金陵，亦即今江苏南京。时北方吐蕃入侵，大敌当前，战火正炽，而南方李光弼等将却占据江左，相互争名，诗人夜泊金陵，感于此事，挥毫写就此诗。

“圆月出高城，苍苍照水营。”句意为：一轮满月从高高的金陵城后慢慢爬上来；月色苍苍，朗照着江上水军兵营。高城，指金陵城。苍苍，形容月光苍苍。水营，水军行营。此二句，诗人开篇点题。圆月写夜，高城指金陵，而点出水营，可知其是泊舟江上，夜宿舟中。茫茫夜色之中，为何诗人单单看见水营？原来诗人心中惦念北方长安战事，故眼里只有与战事有关之物。

“江中正闻笛，楼上又无更。”句意为：夜色沉沉，江上响起了笛声，但高高的金陵城楼上，并未听见更鼓声。更，指更鼓。上两句写诗人舟中所见，此二句乃是诗人舟中所闻。月色苍苍，夜色宁静，江面传来了悠扬的笛声，但诗人无心听赏。思绪循着笛声，飞到了城楼之上，但戍楼上并无更声。时北方战事吃紧，而南方武备松弛，一紧一松，形成鲜明的对比。戍楼上夜无更声，兵将们到哪去了，何以如此？诗人于此处埋下了伏笔。

“洛下仍传箭，关西欲进兵。”句意为：时下洛阳一带正在传令征兵，以抵御吐蕃进犯关西。洛下，指洛阳城。传箭，传递令箭。古时北方少数民族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此处借指传令征兵。《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征兵用金箭”。《册府元龟》卷四四五载：“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关西，古地区名，汉唐等时代泛指函谷关以西地区。此二句状写吐蕃入侵时京洛一带的严峻形势。敌我双方紧急征兵，大兴战伐，相持京洛，胜负未分。

“谁知五湖外，诸将但争名。”句意为：谁又知道五湖之外，封疆大吏们只顾争权夺利，不管国家安危。五湖，即太湖及其周围的湖泊。此泛指江南一带。当时李光弼驻军这一带。吐蕃入侵，代宗诏征天下兵马。李光弼虽手握重兵，但因与权阉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册府元龟》卷四四五）。此诗似指此事。此二句与上两句形成鲜明对比。一边强虏进逼，传令征兵，形势严峻，国势危艰，一边却争名夺利，按兵不动，武备弛废，风清月明。这两句，与“苍苍照水营”、“楼上又无更”两句，遥相呼应，诗人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通过描写北方大敌当前，战火正炽，而南方诸将却战备松弛、相互争名的事实，揭露和遣责了他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而争名夺利的卑劣行径，表现了诗人主张统一，反对割据的爱国思想。全诗前四句写夜泊金陵的所见所闻，后四句写所思所想，对仗工稳，对比鲜明，遣词精准，言有尽而意无穷。

谭 克

腊日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山头曈曈日将出，山下猎围照初日。
前林有兽未识名，将军促骑无人声。
潜形踯躅伏草不动，双雕旋转群鸦鸣。
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
舍鞍解甲疾如风，人忽虎蹲兽人立。

歟然扼颡批其颐，爪牙委地涎淋漓。
既苏复吼拗仍怒，果叶英谋生致之。
拖自深丛目如电，万夫失容千马战。
传呼贺拜声相连，杀气腾腾阴满川。
始知缚虎如缚鼠，败虏降羌生眼前。
祝尔嘉词尔无苦，献尔将随犀象舞。
苑中流水禁中山，期尔攫搏开天颜。
非熊之兆庆无极，愿纪雄名传百蛮。

此诗作于诗人在河中浑瑊幕中，大约为唐德宗贞元初（786）至贞元十二年（796）。这首诗描写了浑瑊部将擒虎的惊险动人的故事，塑造了浑瑊部将娑勒勇猛矫健的英雄形象。腊日，即古时腊祭之日，在农历十二月初八。按唐时习俗，每于腊日猎兽。咸宁郡王，指浑瑊。《旧唐书·浑瑊传》载：唐德宗兴元元年（784）七月，浑瑊“改封咸宁郡王”。贞元元年（785）入镇河中。当时卢纶在他幕府中任元帅判官。部曲，即部将。娑勒，浑瑊部下勇将名，译音。此诗亦作“擒豹歌”。

“山头瞳瞳日将出，山下猎围照初日。前林有兽未识名，将军促骑无人声。”句意为：山头上，红光映照，红日将出；山下，将士合围而猎，初升的太阳照耀着猎场。前边密林之中，藏有猛兽，但不知道是何种猛兽；将军催促猎骑前往搜索，众人心情紧张，屏住了呼吸。瞳瞳，指太阳出山前所吐露出的红光。猎围，即围猎。促骑，催促猎骑前进。无人声，形容行动迅速而隐蔽。诗人开篇点明擒虎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日出时分，地点是猎场密林之中。但诗人并未写明老虎，只写其藏在密林丛

中。先声夺人,让人屏气凝神。

“潜形踔伏草不动,双雕旋转群鸦鸣。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句意为:虎伏草间,草未见动,但双雕盘旋,群鸦聒噪,猎禽已经发现虎踪。将军部将,名唤娑勒,年方三十,通过翻译,应命擒虎。潜行,隐藏行迹。踔伏,犹蜷伏。屈着足叫踔。老虎隐藏着身子,踔伏在草丛中,但将军放出去的一双猎禽发现了它,就在其上空盘旋,惊得四周乌鸦乱叫。此二句脱胎于潘岳《射雉赋》“虽形隐而草动”,化得巧妙。阴方,泛指阴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质子,人质。古代国君派遣子弟住在别国,质押取信,表示不相背叛,这些驻外的子弟称为“质子”。阴方质子,是说明娑勒的身份。译语受词,是说娑勒通过翻译接受将军的命令。蕃语揖,是说娑勒用他本民族的语言回答咸宁郡王,并在马上拱手长拜,表示接受任务。这二句是点写娑勒身份,临危受命。

“舍鞍解甲疾如风,人忽虎蹲兽人立。欻然扼颡批其颐,爪牙委地涎淋漓。”句意为:娑勒舍鞍解甲,疾驰如风,直扑猛虎;他忽地象老虎一样蹲下来,而猛虎却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娑勒以极快的动作按住老虎的额角,用拳使劲猛击它的面颊;老虎的门牙和脚爪被打得贴在地上,嘴里吐出涎沫。“舍鞍解甲疾如风”,可见娑勒动作之迅疾。“人忽虎蹲兽人立”,人如虎蹲,兽如人立,可知一番恶斗在即。焱欠然,很快的样子,指出其不意。颡,前额。颐,面颊。涎,虎口里流出淋漓的唾液。班固《西都赋》云:“掎僇狡,把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此处化用其意。

“既苏复吼拗仍怒,果叶英谋生致之。拖自深丛目如电,万

夫失容千马战。”句意为：被打昏的老虎苏醒后仍然怒吼不已，尽力挣扎，可是娑勒仍然按着咸宁郡王的吩咐，活活把它捉回来了。从深草丛中拖出来的老虎，目光如闪电，吓得许多人变了脸色，吓得不少战马在战栗。拗，不驯服，此指老虎桀骜不驯。班固《西都赋》云：“蹂躪其中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李善注：“拗，犹抑也。”此亦可解作拗折肢体以绑缚老虎。果叶，果然符合。叶，符合，实现的意思。英谋，指咸宁郡王的意思，与上文的“受词”相应。时诗人在咸宁郡王幕中用事，故称其曰“英谋”。失容，因恐惧而变色。战，战栗，颤抖。班固《西都赋》云：“挟师豹，拖熊螭，曳犀羆，顿象羆。”此处诗人又化用之。

“传呼贺拜声相连，杀气腾腾阴满川。始知缚虎如缚鼠，败虜降羌生眼前。”句意为：军中传呼声、贺拜声，声声相连，杀气旺盛，声动山川。看了这幅景象，才知道将军部将娑勒勇武莫当，缚虎就象缚鼠一样容易，看来征服边地叛乱势力的胜利就在眼前。凌，上升貌。羌，西部的少数民族之一，此指吐蕃。生眼前，一作“皆目睹”。擒虎如同擒鼠般容易，这是一个好兆头，它预兆着战争的胜利，预兆着强悍的敌人，将和虎一样束手就擒。此四句极写军中气势之盛，同时也是暗中夸赞军中主帅咸宁郡王治军有方。

“祝尔嘉词尔无苦，献尔将随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尔攫搏开天颜。”句意为：猛虎啊，我用美好的言辞祝告你：你不要感到痛苦，将把你献到宫苑中，去同犀牛、大象一起舞蹈，以供皇帝观赏；希望你在禁苑中，以攫搏之戏来逗皇帝开心。擒获猛虎，是佳兆，所以要作表彰，上献此虎给皇帝，以作宫囿

的玩物。嘉词,指庆贺表彰,因获虎是佳兆,故称。献,指进献天子。犀象舞,禁苑中驯服的犀牛和大象的舞蹈。《新唐书·礼乐志》十二载:“玄宗时,每逢千秋节,‘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攫捕,谓鸟兽以爪翅对打、捕猎。开天颜,使天子容颜笑开。此四句是诗人对虎语,略显诙谐。

“非熊之兆庆无极,愿纪雄名传百蛮。”句意为:擒获猛虎,这是将得国之辅臣的预兆,其福泽将流播无穷;我愿纪述擒虎之事,将使将军威名传播远方。非熊之兆,指将得国之辅臣的预兆。据《六韬·文师》载:文王将往渭水边打猎,行前占卜,卜辞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丽,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果见太公坐渭水边垂钓,与之语而大悦,遂同车而归,拜为师。后遂以“非熊”为姜太公代称。这里借用这个有关打猎的典故,说明娑勒活捉猛虎是个值得庆贺的好兆头,借以颂言皇帝得到了咸宁郡王这样一位有为的辅佐人才。庆,福泽,引申为祥瑞。无极,无穷。纪,记载。雄名,指浑瑊威名。百蛮,泛指各少数民族。此二句,上句暗赞咸宁郡王,下句自明作诗之意。

这首诗通过记述浑瑊部将娑勒擒虎的故事,赞颂了浑瑊强大的军事威力。此诗的本意,在于传播浑瑊的“雄名”,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娑勒的勇武形象。在描写娑勒擒虎的过程中,诗人略去勇士与猛兽搏击的场面,而着意渲染事前事后,场内场外的紧张气氛,使擒虎过程显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沈德潜评曰:“中间搏兽数语,何减太史公叙巨鹿之战!”(《唐诗别裁》卷七)全诗叙写捕猎,颇得力于汉代大赋,状猎前景象则变化潘岳《射雉赋》而得其理,尤见其创新之功。后韩愈《雉

带箭》诗复又取于此诗而变化之。

谭 克

裴给事宅白牡丹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翫街西紫牡丹。
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这首诗，一说是裴潏作。裴给事，生平不详。给事，官名，给事中的简称。诗中借人们争看紫牡丹而冷落白牡丹比喻人世的炎凉。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翫街西紫牡丹。”句意为：长安城中的富豪权贵们，唯恐春天将尽，争相赏玩着街道西边的紫色牡丹。惜春残，生怕春天将尽。翫，同“翫”，即欣赏。争翫街西，一作“争赏新开”。长安乃京都之地，豪贵乃高官厚禄、锦衣玉食之人，播弄风雅，吟月赏花乃其所好之事。紫牡丹姹紫嫣红，煞是可爱，怎能不让他们趋之若鹜，争相赏玩呢？更何况在大好春色即将逝去的暮春时节！这里，“争翫”二字，写出了富豪权贵们争先恐后，竞相赏玩紫牡丹的情状。此诗题为“白牡丹”，然诗人开篇并未言及，却写“街西紫牡丹”，渲染气氛，反衬“白牡丹”的境遇。

“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句意为：那裴给事家中的白牡丹。洁白如月，然而在这月夜之中，被寒露冻得瑟

瑟发抖无人欣赏。玉盘,比喻白牡丹的洁白,借指白牡丹。这二句,诗人方切入诗题,正写白牡丹,与上两句争相赏玩紫牡丹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处写的夜景,清辉倾泄大地,皎洁的白牡丹显得更加幽雅动人,然而却无人赏看,夜深露寒,冷冷清清。紫牡丹浓艳,白牡丹素雅;一个是“豪贵争翫”,一个是“无人看”;一个是趋之若鹜,一个是凄冷寒凉,对比强烈,令人动容。一个“别”字,别开生面,情状陡变,诗人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缘情写景,情景交融。全篇没有一个字写情,而是在前后场景的强烈的对比当中,自然体现出诗人的内心感受,引起人们的共鸣。全诗意境清幽,蕴藉丰富,回味悠长。唐时,官员中地位最高者穿紫色官服,而白衣却是平民的服色,由此观之,此诗蕴含则更显深刻。

谭 克

送李端

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
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
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

李端,字正己,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少时寓居嵩山,大历

五年(770)进士,官秘书省校书郎、杭州司马等职。他与卢纶同为“大历十才子”,二人过从甚密。这首诗真实地抒写出动荡时代与挚友无奈相别的内心感受,深挚沉郁,诚笃厚重,感人肺腑。

“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正堪,一作“自堪”。堪,忍。句意为:关外衰草遍地;送别友人,心中无限悲凉。此联诗人概括地描绘了别离的环境和这种情境中的内心感受。送别之时,正是严冬时节,寒风瑟瑟,残根败草,一片凄凉景色,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悲从中来。一个“悲”字,定下了全篇基调。

“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句意为:友人渐行渐远,天空阴云低垂,远望友人归路,好像伸出寒天之外;我孤身折返,已是暮雪飘落之时。此联是对别离环境的具体化和对情感体验的形象化。“路出寒云外”是对友人前路漫漫的旅程艰苦的想象,透露出的是对友人的惦念与牵挂。而对句“人归暮雪时”则以具体情景中的自我形象传达出了难以用语言道出的悲切和愁苦。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句意为:我少年丧父,孤苦零丁,很早就流落他乡,历经漂泊坎坷,了无知音,很晚了才认识你。据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纶八岁,父早丧,曾依外家,九岁时避乱客鄱阳,诗句似指此。早,一作“惯”。此二句紧承颈联的思绪,写出了自己的身世。既是自己的身世之叹,更是二人难中相逢,遂为知音的深层情感涌动的凝聚,进一步深化了对别离的留恋、痛惜、感叹、怅惘相互交织的心理感受的表达,形成全诗思想感情发展的高潮。

“掩泣空相向,风尘何处期。”掩泣,一作“掩泪”,指掩面而

泣。空相向,谓友人别去之后,徒然遥望。风尘,此指敌寇入侵,社会动荡。句意为:回首友人去路,四野茫茫,友人已远,失落至极,只能空洒眼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何时才能相会呢?尾联既是一种对他日相会的期待,更是对特定背景下无奈的慨叹,尤为加重了情感的份量。

此诗以直抒情怀为其特点,在抒写友人别去的感受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对人的心理与情感的直接影响。诗作以深挚厚重的对生活体验的高度概括和凝聚为其内在的情感形式,因而词切情真,语直意深,顿挫凝重,令人回味无穷。俞陛云评曰:“诗为乱离送友,满纸皆激楚之音。前四句言岁寒送别;念征途之递迢,值暮雪之纷飞,不过以平实之笔写之。后半篇沉郁激昂,为诗人之特色。”此乃中肯之评也。

谷 雨

送宁国夏侯丞

楚国青芜上,秋云似白波。
五湖长路少,九派乱山多。
谢守通诗宴,陶公许醉过。
恍然饯离阻,年鬓两蹉跎。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宁国,唐时为江南西道宣州属县,治

所在今安徽宁国县南十三里。夏侯丞,即夏侯审,与诗人同属大历十才子。夏侯审何时为宁国县丞,史书无记载。当时送夏侯审赴任赠诗的还有司空曙(《送夏侯审赴宁国》)、李端(《送夏中丞赴宁国任》)等。夏侯审建中元年(780)入第,司空曙贞元初入蜀,由此可知此诗当作于建中、兴元年间。好友远去,岁月蹉跎,诗人感慨万端,遂作此篇。

“楚国青芜上,秋云似白波。”句意为:在那草木繁茂的楚地上空,秋天的白云就像水中的波纹一样,鳞纹片片。楚国,宁国县古属楚地。青芜,意即草木茂盛。芜,丰茂。友人远赴宁国就任,故诗人起句便叙写楚地风景,切题之“宁国”,并点明送时节候。虽然时令已是深秋,但南方楚地依然草色青青,树叶未凋。且秋高气爽,天上白云状如鱼鳞,长空浩荡,旷远清幽,景色宜人。此诗虽是送别之作,开篇却少了些许悲愁气氛,与其他诗略显不同。

“五湖长路少,九派乱山多。”句意为:大湖一带,大道稀少;长江之南,路险山多。五湖,指太湖及其周围的小湖泊。长路,即大路。九派,原指江西九江市北的一段长江,这里江水有九个支流,故称九派,后常借指长江。宁国地属长江流域,故称。此二句仍为诗人想象友人赴任所经之地及其景象。五湖一带,河港交叉,道路曲折,故云“长路少”。宁国县地处天目山北麓,其地崇山峻岭,山势险峻,故称“乱山多”。诗人言友人所经之地,长路少,乱山多,路途艰辛,劝其多加小心。一“少”一“多”,饱含着诗人对友人的深深关切之情。

“谢守通诗宴,陶公许醉过。”句意为:你到了宁国,会有像谢朓这样的人与你赋诗饮酒,有陶潜这样的人与你欢饮达

旦。谢守，指谢朓，谢曾任宣城太守。人称谢宣城。宣城与宁国相隔不远。通，共同。诗宴，赋诗饮酒。陶公，指陶渊明，陶曾任彭泽令，他生性好酒。许，赞同，赞许。过，访，探望。诗人想象夏侯审上任后，一定会高朋满座，交结到像谢朓、陶渊明一类的诗友名人，大家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欢聚一堂。这是言友人所往之地乃文化之所，不会寂寞，应欣然赴任。同时，也从友人交往之人的风雅反衬友人的高雅，暗赞友人。

“怆然饯离阻，年鬓两蹉跎。”句意为：我设酒作食，为你送行，心中惘然，只因彼此岁月倥偬，不再年轻。怆然，不安的样子。饯，用酒食送行。离阻，即离别。年鬓，年龄与鬓发。年老则鬓发渐白，故常用以表示衰老。如庾信《拟咏怀诗》之三：“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蹉跎，失去时机，虚度光阴。如三国魏阮籍《咏怀》诗之八：“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友人远行赴任，自是喜事，且其地胜友如云，更不应悲，但毕竟是至友分别，此去天各一方，何时方能聚首，且鬓发渐白，彼此不再年轻，怎不让人悲从中来。末句“年鬓两蹉跎”，既是言诗人自己年老鬓白，同时也是言友人与诗人相对白首，岁月蹉跎，歎歎不已。这既是感慨世事沧桑、华年不再，又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朋友真情，读来真切感人。

全诗前四句写诗人想象中的夏侯审赴任途中的山水特点，以显其旅途之艰辛；五、六句写想象中夏侯审到任后的交游乐事；末二句写眼前送别的伤感。感情的真挚、友情的深厚，溢于言表，感人肺腑。

谭 克

春日登楼有怀

花正浓时人正愁，逢花却欲替花羞。
年来笑伴皆归去，今日清明独上楼。

春正艳，花正浓，此时此景，正是游龙戏凤，赏心悦目的大好时光，可是在这首诗里，诗人面对如此良辰美景，却是“怎一个愁字了得！”人“愁”，花“羞”，悲之难言，愁之难解，这是为什么？让人禁不住联想遐思，原来是好友离散，孤苦难耐，时势使然。

“花正浓时人正愁”，句意为：在这万物竞发、百花怒放、春意浓浓的时节，我却愁思扰扰，绵绵不绝。诗人春日登楼，楼外春光无限，楼中愁绪绵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辅以两个“正”字，更增添了这种对比的效果。花正“浓”，此乃心中所感，而非目之所得，这正暗含题之“有怀”。同时，从这浓浓花意中，也可体味得出诗人正愁思浓浓。

“逢花却欲替花羞”，句意为：我心多烦愁，逢着这浓浓春花，无意欣赏，却欲替它感到羞愧。此句紧承上句“愁”字而来。春日万紫千红，赏心悦目，但诗人却要“替花羞”，只因为“心正愁”也，这正照应“花正浓时人正愁”。替花羞，意谓春来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却无人欣赏，甚至会引起游人的愁绪，怎不感到羞愧？此句继续叙写“愁”字，但仍未点明诗人为何致愁。

“年来笑伴皆归去”，句意为：一年以来，在一起畅快游玩的好友都四散离去了。年来，近年以来或一年以来的意思。如戴叔伦《越溪村居》诗：“年来桡客寄祥扉，多话贫居在翠微。笑伴，在一起欢乐游玩的伴侣。此句诗人调转笔锋，回忆一年以来之往事，暗写“有怀”。这里，言友人离去，着一“皆”字，可见友人都已离开；再着“笑”字，可知离开的友人都是至交好友；再着以“年来”二字，可想一年来好友尽皆离去，诗人多么孤独凄苦。尤其是面对大好春色，怎不叫他心生烦愁！短短七字，诗人层层加码，情绪层层递进，感人至深。

“今日晴明独上楼”，句意为：今日晴空万里，天朗气清，因为好友都离去了，只有我孤独冷清地登上这巍峨的高楼。晴明，一作“春风”。至此，诗人方才点明题意，“春日登楼有怀”，也回答了为何而“愁”，是因“独”而“愁”也。春来诗人登楼览胜，天清景明，繁花正浓，然而诗人独登高楼，愁思绵绵，孤苦难耐，与这大好春色极不相衬。诗人以美景写孤苦烦愁，更见其愁。

登高骋望最是盛唐人意气风发的时刻。豪迈向上的进取精神，开朗阔大的胸襟往往就在对望中景物大气磅礴的描绘中展现出来，王之涣《登鹳雀楼》的千古绝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真可令人神魂飞越！而卢纶在这花正浓时登临却愁绪不绝，为友人离去而孤苦不堪。这就是盛唐诗人同大历诗人的区别。全诗意境清新，言简意远，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朋友真情。

谭 克

焦篱店醉题

洛下渠头百卉新，满筵歌笑独伤春。
何须更弄邵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

这首诗是一篇筵席上看戏后的“观后感”，当作于卢纶晚年。焦篱店，村店名，具体地址不详。此诗题下自注曰：“时看弄邵翁伯。”这里的邵翁伯是一种偶戏，伶人在席间演以助酒兴。弄，扮演之意。邵翁伯，戏中人物。也可能是以其名字命名的剧名。其主要内容可能是邵翁伯的故事，具体情节不详。从诗中诗人感叹身世的内容看，可能表演的是一位老人一生遭遇不幸的故事。这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参军戏，这种参军戏主要由参军、苍鹅两个角色作滑稽诙谐的表演，用以讽刺时政。也称加（假）官戏或跳加官。当时称表演参军戏，就叫“弄某某”，如“弄邵翁伯”即是。唐赵璘《因话录》一载：“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加官戏……”宋时此戏逐渐发展为杂剧，角色也有所增加。这首诗写的是“观后感”，诗人触戏生情，联系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感慨万端。

“洛下渠头百卉新”，句意为：洛阳城下，沟渠旁边，百花怒放，万紫千红，一片大好春色。洛下，即洛阳城。渠头，渠边。百卉新，百花初开。诗人开篇先叙明歌筵地点和时节，地点是在洛下，时乃初春。接着，诗人进一步描绘渠头百花吐艳，芳草争

春之景，以烘托歌筵之热闹气氛。

“满筵歌笑独伤春”，句意为：筵席上气氛热烈，尽皆歌舞欢笑，唯独我独自一人，伤叹这大好春色。筵，酒筵。上句，诗人渲染了店外盎然春景。此句，则叙写在良辰美景举行盛筵，且有偶人扮邵翁伯，演参军之戏以助酒兴。满席欢笑，独有诗人伤春，一“满”一“独”，一“笑”一“伤”，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这里，“伤春”正好与上句“百卉新”相照应，诗人真的伤春吗？他为什么要伤春？诗人于此设下悬念，开启下文。

“何须更弄邵翁伯”，句意为：为什么非要演这诙谐幽默、滑稽可笑的邵翁伯戏助酒兴呢？邵翁伯，一作“却翁伯”，其意义参见前边解释。此句紧承上句“笑”“伤”二字而来。“邵翁伯”戏演得精彩，演得滑稽有趣，故而引起满堂欢笑。而诗人却在满筵歌笑声中独自感到悲哀，“独伤春”，问这偶人又有什么可笑的呢？此句，“何须”二字，语气已经够强烈的了，又加一“更”字，诗人悲愤之情，溢于言外。

“即我此身如此人”，句意为：这戏中之人有什么可笑的，我辈一生在世不就同他一样吗？即，就，就是。此人，指戏中之人，即邵翁伯。此句是对上句“何须”的回答，也是诗人“独伤春”的缘由。“此身”、“此人”，此句诗人连用两个“此”字对比鲜明。更着一“即”字，意即戏中悲惨、荒唐、可笑的人就是我，让人触目惊心。此处，“此身”既指诗人自己，又暗寓席中众人，只不过“众人皆醉我独醒”，唯有诗人觉察罢了。

这首诗写“满筵歌笑”，独诗人在这“满筵歌笑”声中伤情。感慨这戏有什么可笑，我等一辈不就是如此吗？仿佛诗人就在面对着读者发生这样的感叹。同时也可以看出民间戏曲对人

的影响之大,言为“醉题”,实际上诗人清醒得很。诗人感叹自己身世之悲,然全诗无一悲字,而由“满筵歌笑”声中反衬出来,以笑写悲,更觉其悲。全诗意境苍凉,凝炼厚重,笑中写悲,而悲无穷。

谭 克

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雨觉潮生。
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此诗作于唐肃宗至德(756—758)年间。当时卢纶因避安史之乱,由北南逃,途经鄂州,准备去三湘一带。本诗写舟行途中见闻,表现伤乱思归的情怀。次,停留。鄂州,唐江南西道属州,其地即今湖北武昌市。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云开,指天气晴朗。汉阳,唐时属江南道沔州,其地在汉水北岸,鄂州西,即今湖北汉阳。句意为:云开雾散,可以见到远处的汉阳城,但这孤独的航船,还要走一天的路程。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汉阳)东渡江至鄂州西,七里。”虽仅七里,然此段水路“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水经注》),故曰“一日程”。诗人在战乱中漂泊,苦

不堪言，归心甚急，望见汉阳，恨不得马上到达，无奈计程尚须一日，故曰“远见”，又曰“一日程”。“犹是”二字，突显诗人感情之骤落。首联二句，一扬一抑，腾挪跌宕，使诗人孤凄苦闷的心情毕露无遗。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雨觉潮生。”估客，商贾。句意为：白天，风平浪静，只看见商人稳稳酣睡；夜晚，潮水上升，只听见船夫窃窃私语。商贾们惯于在江湖上行走，知道现在风平浪静；诗人半夜里听到船夫讲话，明白江上要涨潮了。此联写眼前所见所闻，细致曲折，向为人称赞。

“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三湘，指湘江的三条支流潇水、沅水、蒸水，此泛指洞庭湖和湘江一带。句意为：朦胧秋色中的三湘一片萧瑟，我悲愁的心，空对着明月，纵然归心似箭，哪里才是我的故乡？双鬓本已愁白，又逢三湘凄凉的秋色，故乡蒲州远在万里之外，诗人的一片归心只能对月浩叹。一个“逢”字，将诗人的万端愁情与秋色的万般凄凉联系起来，人景俱悲，令人动容。“月是故乡明”，对月思归，“万里归心”句，包含了无尽的悲戚之情，读来感人肺腑。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旧业，旧有家业。鼓鼙声，军队作战的鼓声。鼙，古时军用小鼓。白居易《长恨歌》曾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句描写安史之乱。句意为：我的田园家业已被战火毁灭，我哪堪忍受这江上传来的阵阵鼙鼓声！因为战乱，诗人有家难归，家业亦丧失殆尽。然而烽火硝烟未断，江上仍不时传来战鼓雷鸣之声。家乡已沦于战火，四处战云密布，旧愁更添新恨。诗人将思乡之情与忧国愁情结合起来，更显国破家亡的凄苦悲凉！

此诗写景真切,抒情诚挚,字里行间充满了离乱飘泊的感慨。前四句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后四句以抒怀为主,情景交融。全诗意脉相连,刻画细微,淡雅含蓄,曲尽情致。

谷 雨

冷朝阳

冷朝阳，金陵人，登大历进士第，为薛嵩从事。诗十一首。

送红线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销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

红线，相传为唐时侠女。据袁郊《甘泽谣》载：红线初为潞州节度使薛嵩家侍女，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阴蓄勇士，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虑，计无所出。红线夜至魏郡，入承嗣室，取床头金盒而归。嵩因遗书承嗣，以金盒示之，承嗣惊惧，遣使谢过。一日，红线辞去，嵩不能留，乃广集宾友饯别。嵩以歌送红线，请座客冷朝阳为词。又《唐诗纪事》载：“潞州节度薛嵩，有青衣善弹阮咸琴，手纹隐起红线，因以名之。一日辞去，朝阳为词云云。”本诗写离别的惆怅，表现对红线女的赞美和依恋。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销百尺楼。”句意为：饯别酒宴上的采菱歌声美妙喜人，可木兰轻舟却要催客上路；在这百尺高楼上送别红线女远去，我心中悲伤，惆怅不已。采菱歌，梁武帝所制乐府《江南弄》七曲之一，多写采菱女恋爱相思之情。木兰舟，用木兰树造的船。《述异记》载：“木兰川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别，《全唐诗》作“客”，此从《甘泽谣》改。魂销，形容悲伤愁苦时的情状。江淹《别赋》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诗人起句即点写饯别宴席上的“采菱歌”，显示了酒宴上乐声之美妙，气氛之热烈。而着一“怨”字，欢快的情绪急转直下。为何“怨”？因为红线女即将乘舟远去。称舟为“木兰舟”，意在形容之华美。而舟上之人的靓丽优雅就可想而知了。在“百尺”高“楼”上送别，可见送别场面之宏大，主人送客之盛情。“魂销”二字，与“怨”字一脉相承，则显现了诗人心中的怅惘失落。

“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句意为：红线女像那洛水女神，在茫茫江雾中乘舟远去，天地间只剩下万里碧空，滚滚江水，空自流淌。洛妃，又称洛神、洛嫔，即洛水女神。相传是伏羲氏之女，溺死于洛水而为洛水之神。这里以洛妃喻

红线女,可见红线女之秀美与超凡脱尘及诗人对她的赏爱。美人在濛濛烟雾中消失,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神秘色彩。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此处化用其意。“碧天无际”,多么壮阔空旷,可用一个“空”字概括。而“水空流”仍然是写“空”。“空”字正是诗人在佳人远走后内心惆怅失落心境的写照。江水悠悠,正如惆怅之绵绵不绝,让人回味无穷。

全篇借景言情,字韵清越,词调极佳。以洛妃写红线,形神兼备,尤堪称道。此诗向为人激赏。清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曾评论说:“有美一人,菱歌唱罢,驾轻舟乘风竟去,剩有销魂者倚百尺高楼,望流水悠悠,碧天无际耳。诗为送红线而作,不专写离别之情,而拟以洛妃之灵迹,情韵殊长。”

谭 克

于 鹄

于鹄，大历、贞元间诗人也。隐居汉阳，尝为诸府从事。诗一卷。

巴女谣

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
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巴，其地在今四川东部，春秋时有巴国，秦置巴郡，故名。此诗写巴地乡间野趣，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没有幽僻的典故，没有华丽的词藻；诗中的内容不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刻画的形象也不独特；描绘的意境不深远，抒发的情感也不能催人泪下。然而，此诗却得以流传千年，读之但觉妙不可言。

“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句意为：巴地乡间的小女孩，骑着牛儿，唱着竹枝词，多么怡然自得；江上荷花点点，菱叶片片，一派生机盎然美景。巴女，巴地少女。竹枝，即

竹枝词,指巴渝(今重庆)一带的民歌。傍,靠近,临近。此二句,一写声,一写色,诗人开篇即描绘了一幅乡间美景: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西下,乡间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霭,江边荷花朵朵,菱叶簇簇,一位纯情少女在牛背上怡然自歌,竹枝曲在田野间回荡。这宛转的歌声给寂静的乡村增添了几分安宁,也给劳作了一天的乡民送来几分欢畅。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陶醉。诗人对于巴女的歌声,并没有实写,而是虚写,凭着全篇营造出来的宁静悠闲的意境,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这歌声有多么美妙,多么婉转动听。而对于“藕丝菱叶”,诗人却是实写,一个“傍”字,可以想见江上荷菱枝繁叶茂,连绵而生,好似紧紧靠在江边。此景多么可人。

“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句意为:夜幕降临,天色已晚,小女孩却一点也不担心回家时会走错路,因为他知道有芭蕉伸出槿篱的地方,就是她的家。槿篱原指木槿做的篱笆。槿,一种落叶灌木。此处指木槿树长得太密,形如篱笆,故称“槿篱”。骑牛女子迟迟不愿归家,也许是傍晚的景色所吸引,也许是心中有所期待,诗人并未叙明,而是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不愁”二字,可以想象得出骑牛女子其乐陶陶,乐而忘返之状。最后一句是对“不愁”的回答。槿树为篱,芭蕉

更伸出槿篱之外,可见小女孩家绿树成荫,层层掩映,多么清幽宁静,宛如世外桃源。句中“出”字用得特别传神,可以说不让后来叶绍翁之“一枝红杏出墙来”。此二句颇具生活气息,很受人喜爱,陆龟蒙《和袭美钓侣》句“归时月坠汀洛暗,认得妻儿结网灯。”即是化用此诗意境。

全诗明白晓畅,质朴自然。藕丝、菱叶、芭蕉、槿篱等自然物象组成了一幅巴渝晚景图,巴女骑牛晚唱又为之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读之但觉田园野趣扑面而来。难怪明徐献忠《唐诗品》这样评价诗人:“鹄隐汉阳,多高人之意,故其诗能有景象。……与松桧同幽,云霞混迹,不疑世外人作。”

谭 克

江南曲

偶向江边采白蘋,还随女伴赛江神。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

《江南曲》,乐府旧题,和《采莲曲》同属《江南弄》七曲之一,这一曲调来源于江南民歌,内容多写男女爱情。此诗中,于鹄超出了乐府古辞赞美良辰美景,歌咏嬉戏的情调,创出新意,在看似快乐中写出春闺之怨,着重点染了少妇对远行丈夫的思念。

“偶向江边采白蘋,还随女伴赛江神。”句意为:偶然走到

江边,任意采摘飘浮的白蘋;跟随相好的女伴,去看赛会迎接江神。白蘋,生于浅水中,五月开白花,叶圆小。古诗多采蘋的描写,在《楚辞》中似多为赠人。赛江神,指古时用仪仗、鼓乐、杂戏等迎江神出庙,周游街巷,以祈降福。赛,即娱神的仪式。还,通“旋”,立即、马上。起句着“偶向”二字,说明这位女子到“江边采白蘋”的行动原无明确的动机和迫切的愿望,只是在怅惘空虚、百无聊赖中出于一时之偶然。而次句着一“还”字,则已显示出她由偶然的采蘋举动到与女伴结队去看赛江神祈福的心理变化。这二句诗人起笔便把少妇置身于一个喧闹的环境当中,少妇随着拥挤的人潮到江边去观看迎江神赛会。一路上女伴们欢笑嬉闹,在江边兴奋地采摘着白蘋,而少妇却无可无不可地默默前行,形如孤雁,但为了不扫同伴们的兴,也只能揣着一怀心事,强露笑靥。少妇那种无所适从的悲戚深情、苦守闺阁的寂寞冷清、撩人情思的眷恋,被抒写得妙不可言,为什么少妇如此寂寞寡欢,勉强跟随女伴行事呢?诗人设下悬念。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句意为:少妇站在人群当中,不敢说半句真情实话,只是暗地投掷金钱,卜问在

远方的亲人。此二句一个小小的动作,泄露了少妇心中的千千事,此时江神已被众人举起,少妇赶忙同众人一起默默祷告,祈愿平安幸福,私下里却左右暗暗观望,机敏地将一枚钱币掷了出去,迅速探望了钱币落地正反面的率数,复又双手合十默祷。女子“众中不敢分明语”,表情虽然十分虔诚恳切,可是双唇紧闭,不敢喃喃出半个字来,让人疑窦重重。末句诗人点出少妇祈祷的内容。“远人”指出远门的丈夫。原来她一心挂念的是远方的丈夫。但她觉得这一心思在众人面前羞于启齿,只好“暗掷金钱”占卜,至于是卜丈夫的归期还是卜其吉凶,以及卜问的结果,诗人没有说,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诗人以明暗、正反的描写,相互衬托,顿抑有声,引人入胜。诗用“偶向”、“还随”、“不敢”、“暗掷”诸词表示情态动作,展示出这位少妇心理变化的历程和对丈夫的深切思念。特别是后二句,深刻地刻画出女子欲语又止、转为暗卜的矛盾心理,使读者若置身其间,无意间又偶然捕捉到了少妇“掷钱”这一情节,对这位为情所苦的少妇心生怜惜,从而深化了这个女子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娇羞慧黠的性格特征。

谷 雨

胡令能

胡令能，莆田隐者，少为负局镵钉之业。梦人剖其腹，以一卷书内之，遂能吟咏，远近号为胡钉铰。诗四首。

咏绣障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

古代少女闲在家中无事，便多做刺绣女工，更有高者，能做些画图。此诗所咏，便是几位女子所画绣障。四句诗如同四幅画，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从中反映出刺绣的精美。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句意为：天色将晚，落日余辉斜照在屋堂前的鲜花上，花蕊更显得娇媚动人；这一细小的景致，引动了几位少女，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拈起纤纤小笔，奔上绣床一勾一画地描摹起来。起句点出了时间和地点。夕阳在山，堂前鲜花在夕阳的沐浴下更加娇美，别有风韵。此

时,待放的花苞,盛开的花朵正是绣障上取样的好对象。次句则写出了绣女们争先恐后勾画花朵的动态。句中“争”字,让人立即想到这些少女之天真、活泼,且与“花蕊娇”相映成趣。“描”字则既写出绣女们专注的神情,又刻画出她们高超的技艺。而一个“拈”字又使我们感觉到绣女们动作的轻灵、纤巧,姿态的优美和飘逸。花蕊之娇,少女之描,描成绣障又是怎么样?诗人于此制造出悬念,引出下句。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句意为:绣女们将绣好的绣障安放在春意盎然的小园里,与堂前花蕊同娇,竟逗引得黄莺儿飞下柳枝,在真花假花之间腾跃欢啼。此二句写绣女们把绣成后的屏风(绣障)放入花园里的情景。绣女们的绣工在这满园春色的美景中究竟怎么样呢?诗人并未给它们人为的定位,去赞美绣女们的绣工如何巧夺天工,精美绝伦,而是让事实代言,让最喜美景的黄莺来说话。此句中黄莺的出现,一方面巧妙地衬出绣女们无双的绣工,另一方面又使一园春色更富朝气,更富生命力。

全诗中无一字实咏绣障,先以“日暮堂前花蕊娇”托出景物之美,继以众女争描之态暗点其画笔不凡。而最后两句却以与实物难辨真假来咏绣障画之逼真,确为妙笔。诗人以虚笔来

咏此绣障,绣障上的画究竟有多美,却可让每一位读者自己去想象,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谷 雨

小儿垂钓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胡令能,喜爱《列子》,禅学尤精。其诗多为七绝,语言清新活泼,颇具生活情趣。此诗可以说是诗人的代表之作。这首诗描写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儿水边学垂钓的情景,形神兼备,意趣盎然。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句意为: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在河边学钓鱼;他侧着身子,坐在长满莓苔的河岸上,茂密的青草掩映着他的身影。垂纶,即垂钓。纶,钓丝。莓苔,泛指在阴湿地方生长的植物。此二句写小儿形貌及其垂钓时的情境,不加点染,其蓬头侧坐

之态跃然纸上,天真可爱。小儿蓬头乱发,想来正是贪玩调皮之时。他是“侧坐”而非“稳坐”,正与他是初学此道,心中七上八下,且喜又惊的心境相吻合。也许是对大人的耳濡目染,他还懂得坐在阴凉之下,选了个水草丰美,鱼儿容易上钩的地方。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句意为:一位过路人向他问路,他远远地招手却不出声,生怕惊吓了水里的鱼儿。此二句写小儿“招手”以答路人和“怕得鱼惊”的心理活动,乃见其专心致志。写得惟妙惟肖,尤为传神。路人问路,小儿煞有其事,“遥招手”是他的动作,“怕得鱼惊”则是他的心理,而“怕”字又可知他是初“学垂纶”,活脱脱地描绘出了一位初学垂钓的蓬头稚子形象。

这首诗言词晓畅,寥寥数语,绘出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小儿怡于垂钓,乐此不疲。小儿的稚趣聪颖,令人心旷神怡。而诗人能细致入微地刻画小儿神态,则更需要这种心情。诗人善写儿童,其另一首诗《喜韩少府见访》:“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入芦花深处藏。”亦形神兼备,堪称佳作。

谭 克

李 约

李约，字存博，汧公勉之子，自称萧斋。官兵部员外郎。诗十首。

观祈雨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这是一首悯农诗，写大旱之日，诗人观祈雨时所见、所闻、所感。古时，人们认为龙是主管行云降雨之神，因此，乡村中都建有龙王庙，遇到干旱的年月，便举行求雨活动，到龙王庙前祈求龙王降雨。诗人通过对久旱无雨时两种不同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两个对立阶级迥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农民为一年的生计而忧虑，豪门权贵却沉溺在笙歌竟日，漫舞终宵的荒淫生活中，反而怕天阴下雨乐器受潮。在这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统治阶级只知享乐的丑恶行径。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句意为：久旱无雨，桑枝都长不出叶子来，地面异常干燥，尘土飞扬，土地好像要生烟燃烧；龙王庙前，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请龙王普降甘霖。首句写祈雨的原因。“桑条无叶土生烟”，可见旱象之严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已受到严重影响。“桑条无叶”，无法养蚕；“土生烟”，庄稼无法生长。人们走投无路，只好向苍天祈求降雨。箫管，泛指人们娱神祈雨时所吹奏的种种乐器。水庙，龙王庙。这二句是写实。写诗人观祈雨所看到的实景。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句意为：在久旱的春天，豪富之家，处处观赏歌舞，唯恐天阴下雨管弦乐器受潮而发不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朱门，指富豪权贵之家。几处，多少处，犹言处处。春阴，阴雨的春天。咽，凝塞。这两句诗人笔锋一转，把人们完全带入了另一个天地。达官贵人们正兴致勃勃地听歌赏舞，完全与祈雨不相干，并且还担心阴雨会使丝竹受潮，影响音响效果，败了兴致。末句是贵人所想，也是诗人揣测所得，这一笔似虚似实，正所谓有感而发。虽是揣测之词，实又从生活中来，情理中出。巧妙自然地把两个场景连在一起，可谓神来之笔。

此诗紧扣祈雨行文，巧用对比手法，将两个场景并置，在强烈反差中寄寓深情。一方面，龙王庙前，因久旱而怕断了生计的百姓拼命祈雨；另一方面，豪门大宅中，优哉游哉的达官贵人则唯恐下雨坏了兴致。诗人几笔淡描，一种事物，两种心理，让人在生死攸关的生计问题与荒嬉闲愁的对比中，认识两个阶级的尖锐冲突，认识到劳动人民的苦难与统治阶级极端

腐朽堕落的本质,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谓异曲同工。

谷 雨

顾况

顾况，字逋翁，海盐人，肃宗至德进士。长于歌诗，性好诙谐，尝为韩滉节度判官，与柳浑、李泌善。浑辅政，以校书征；泌为相，稍迁著作郎。怏怏不乐，求归，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参军。后隐茅山，以寿终。集二十卷，今编诗四卷。

过山农家

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此诗写的是诗人过山农家时的见闻。诗人落笔由远及近，逐层地描绘了当地的景物和农民繁忙而喜悦的心情。

“板桥人渡泉声”，这句写诗人渡过板桥时听到泉水流动和行人过桥时发出的声音。此时诗人离山农家尚有一段距离，但山行中美丽的景色已让诗人陶醉，诗人坐着小船在桥下行

驶,溪水悠悠流动,桥上响着行人的脚步声。这情景别有韵味。

“茅檐日午鸡鸣”,这句写日中时雄鸡高唱,诗人在船上望见了山农家的茅檐。此时诗人离山农家已经不远了。雄鸡高唱、茅檐隐现,诗人通过视觉和听觉把山中的农家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

“莫嗔焙茶烟暗”,“焙茶”,指用微火烘烤茶叶。这句写诗人此时已走到了山农家中,正在和山农交谈,山农请他不要对烘茶时的烟熏表示嗔怪,表现了山农的淳朴。

“却喜晒谷天晴”,这句写诗人仍在山农家中,并在继续和山农交谈,山农满心欢喜地告诉他因为天晴正好要晒谷,招待不周还请见谅。山农的繁忙时的喜悦心情被刻画得极具生活气息,家中尚在焙茶,场前又已经开始晒谷了。

全诗节奏轻快,形象鲜明,是一首色调明朗的即兴式抒情小诗,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张 桦

困

困,哀闽也

困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

神道无知,彼受其福。
郎罢别囡,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
囡别郎罢,心摧血下。
隔地绝天,乃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此诗是顾况所作组诗《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中的第十一章。他仿照《诗经·小序》的作法,在每篇的标题下作有一简括的“序”,说明本篇的写作目的。本篇诗人自序:“囡,哀闽也。”“囡”,诗人自注:“囡,音蹇。闽俗呼子为囡,父为郎罢。“闽”,即今福建省一带。“哀闽也”,指哀怜闽地被掠卖的奴隶。

“囡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阳”,指男性生殖器。“绝”,阉割。意即:闽地有人生养了儿子,闽地的官吏把他掠得后,就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诗人在诗的开头便点明了囡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地方官吏惨绝人寰的无耻卑鄙行径。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臧”、“获”,都是奴隶的别称。“髡”,古代刑法,剃去头发;“钳”,古代刑法,用铁圈套在犯人脖子上。这两者都是奴隶的标志。意即:地方官将掠得的孩子转卖为奴,能招致巨富。他们剃光奴隶们的头发,在脖子上为他们套上铁圈,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好像草木一样。唐代蓄奴之风很盛,特别是官僚贵族和大地主,大都广蓄奴婢,对其进行残酷压榨。闽方、岭南一带掠卖奴隶尤其盛行。贪婪残暴的官吏,从中牟取暴利,而被掠卖为奴的人,便命如草芥,任人摆布。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天道”，即天理，与下“神道”同义。古人认为宇宙间有一主宰万物的神，能主持公道，赏善罚恶。“罹”，遭受。意即：老天爷分不清好坏善恶，让我遭受毒害；神灵们也分不清忠奸是非，让阎吏作威作福。这几句既是奴隶们痛苦的呼号，也是诗人对这个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社会的愤慨和指责。

“郎罢别图：‘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汝”，你。“不举”，在封建社会中，遭受惨重剥削的农民，因为无力养育子女，生下后往往将其扼死，叫做“不举”。“举”，这里是养育的意思。“是”，这。“是苦”，指被掠卖为奴时阉割生殖器这种极端的痛苦。意即：父亲告别儿子时说：“我很后悔生了你！生下你后，别人劝我不要养育你，将你扼杀算了，我不听，结果使得你遭受到了如此屈辱的阉割之苦。这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却道出了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因父母没有养活他们的能力，而被父母亲手给掐死；有的家庭因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倾家荡产，被迫卖儿鬻女；有幸长大的孩子也往往被掠卖为奴隶。父亲的言语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悲愤与无奈，这也是那个社会中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悲愤与无奈。

“图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摧”，伤。“血下”，指伤心已极血泪俱下。“及至”，到达。“黄泉”，指人死后埋于地下。意即：儿子向父亲告别，伤心至极血泪俱下：“此去从此天各一方，永难相见，直到我死的时候，再也不能在父亲面前出现！”这是儿子与父亲生离死别的话语，真切感人，令人心摧骨折，意夺神伤。被掠卖为奴后，儿子

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再也见不到生育他的父亲。这血泪俱下的离别之言的背后,是对这黑暗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控诉,是对统治阶级暴戾野蛮的控诉。

这是一首很古朴的四言叙事诗,以朴素的语言、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那惨绝人寰的社会现实,不失为中唐诗坛上一篇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

张 桦

宫 词

长乐宫连上苑春,玉楼金殿艳歌新。
君门一入无由出,唯有宫莺得见人。

封建帝王为了满足其荒淫无耻的私欲,每年都要从民间强制征选宫女,导致无数少女堕入悲惨的深渊。此诗便是对这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体现了诗人对宫女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者荒淫无度的谴责。

“长乐宫连上苑春”,“长乐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指唐代皇宫;“上苑”,即上林苑,本为汉代帝王游猎之所,这里指唐代皇宫内的林园。这句是写与皇宫相连的御花园,春意盎然,芳香四溢,弥漫着整个皇宫。一个“连”字,把御苑中的春色也带到了皇宫中,喻指了皇宫中又新来了很多青春妙龄的宫女,反映了最高统治者荒淫腐朽的生活。

“玉楼金殿艳歌新”，“艳歌”，指皇宫内院宫女所唱的艳曲淫词。这句是写皇宫内院的楼榭宫殿中宫女们正演唱翻新的艳词淫曲。曲词的翻新意味着这里的宫女又更换了一批。诗人通过对这种歌舞升平的靡靡之音的描写，再次揭示了最高统治者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

“君门一入无由出”，“君门”，指皇宫。这句写被征进宫中的宫女，一旦踏入皇宫的大门，就将被永远幽闭深宫，终身独处，坐看青春消失，最后含恨死去。此句深刻地反映了宫女们的悲惨遭遇，诗人对她们不幸的命运充满了同情。

“唯有宫莺得见人”，意即只有宫中的鸟儿才可飞出宫去看见宫外的人。很明显宫女们的命运连宫中鸟儿都比不上。这人活着还像个人么？

此诗委婉含蓄、情意幽愤，深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宫女们的同情和对最高统治者荒淫无度、扼杀无辜宫女青春和终身幸福行径的谴责。

张 桦

宫 词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帘卷近秋河。

这是一首宫怨诗，诗中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得宠与不得宠

的强烈而又鲜明的对照,体现了失宠宫女内心的幽怨。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这两句写的是得宠宫女的欢娱场面:高高的玉楼上响起了悦耳的笙歌。夜风吹拂,传来了得宠宫女们的欢声笑语。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帘卷近秋河。”秋河,这里指银河。这两句写的则是未得宠的宫女孤寂愁闷的场面:月光下,殿门虚掩,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更漏缓缓的滴水声;孤单的宫女们,高高地卷起水晶帘,静静地凝望着深秋的银河。

全诗并未直接言怨,而怨情自在其中:失宠的宫女们深夜不眠,静听着君王与得宠宫女的调笑声,遥看着灯火通明、歌舞升平的玉楼,面对冷清的居所和清凉的银河,能不起幽怨之心吗?一闹一静,一抑一扬的鲜明对比,恰到好处而又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了失宠宫女的孤寂与惆怅,幽怨之情油然而生。

张 桦

李贺画像

——〔清〕上官周

李贺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率为常。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诗尚奇诡，绝去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仕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诗四卷，外集一卷。今编诗五卷。

苏小小墓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珮。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李贺常以哀愤孤激之思,作晦涩之调,喜用“鬼”、“泣”、“死”、“血”等字眼入诗,这些诗的意境幽冷哀艳,阴气森森,富有“鬼”气。李贺一共写了十多首“鬼”诗,被人称为“鬼才”。这首《苏小小墓》塑造了一个美丽感人的女鬼形象,笔调幽冷、寒峭,从幻想中的幽灵着笔,创造了一个荒诞迷离、艳丽凄凉的鬼神世界。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李绅在《真娘墓》诗序中说:“嘉兴县前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全诗重在景物烘托与渲染,只字未提苏小小,却在一系列凄迷景象的转换中将苏小小那凄清、冷艳、飘忽不定的美丽女鬼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幽兰露,如啼眼。”诗人开篇便以兰花来形容苏小小美丽的容貌。兰花上晶莹的露珠,像是她含泪的眼睛。兰花是美丽的,带露的兰花更美。而一个“幽”字却顿给人以冷气森森之感,让人感到此时美丽的苏小小已非活人,而是一个美丽的“女鬼”;一个“啼”字,说明生活在幽冥世界的苏小小十分孤独痛苦,他是带着未了之愿离开人世来到这个幽冥世界的。她生前的愿望,是“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古乐府《苏小小歌》),但负心的人还是抛弃了她。她的愿望落空了。在这个幽冥的世界里,她孤身一人,和谁去永结同心呢?“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既然同心不可结,坟上那凄迷如烟的野草花,剪摘下来又有何用?一切都成了泡影。在这个幽冥的世界中她倍感孤独冷漠,“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她整天只能以绿草为茵褥;青松为伞盖;凄风为

衣裳；流水为环珮，在幽冥中来回游荡。“油壁车，夕相待。”她生前乘坐的油壁车，如今还依然在等待着她去赴“西陵松柏下”的幽会，但她再也不能乘坐它去实现自己“结同心”的愿望了。

诗末诗人又描写了凄风冷雨的西陵松柏下的景象：“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有光无焰的鬼火，闪烁着暗淡的绿光。西陵松柏下，凄风卷动冷雨一片迷茫。翠烛原为情人相会而设，情人不能如约相会，翠烛岂不虚设，浪费“光彩”。这种凄冷的景象更加重了哀怨的气氛，西陵之下已物是人非了。

全诗凄婉、哀怨，读来如泣如诉。苏小小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不幸，诗人才华横溢、胸怀大志，却自始至终得不到提拔重用，这和苏小小“结同心”而不可得又有什么分别。因此此诗的象征意味特别明显。

张 桦

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白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坤山教神姬，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李贺举进士时，与他争功名者毁之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晋、进同音，须避家讳）虽然有韩愈作《讳辩》为其辩护，但由于封建礼教的网罗森严，李贺终不能应进士举，只作了三年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此诗是李贺在长安担任奉礼郎期间所写，诗中对乐工李凭高超而感人的演奏技艺，优美而动听的乐曲进行了热情赞扬。全诗中除了“吴丝蜀桐张高秋”和“李凭中国弹箜篌”两句是交待李凭演奏的时间与地点外，其余全是围绕箜篌声音及其音响效果展开的联想和描写。李凭，唐代宫廷中一名善弹箜篌的乐工，生平事迹不详。

前四句突破了按顺序交待人物、时间、地点的一般写法。先言其物，“吴丝蜀桐”极言乐器制作的精致和讲究，李凭的箜篌是用吴地出产的精丝和蜀中出产的桐木制成的，这就为下文描写其非凡的音质作了铺垫。“张高秋”再言其时其声，秋高气爽，秋风习习，美妙的乐声随风飘来。诗人避开了对无形无色、难以捉摸的声音的直接描写，而从“空山凝云”着手，以实写虚。“空山凝云颓不流”，即高高的天空中，游动的浮云竟为箜篌声的美妙所凝滞，停止了流动。“江娥啼竹素女愁”，就连一向以善鼓瑟而闻名的潇湘女神也为之动容。何以如此呢？原来是“李凭中国弹箜篌”。如此写法，大有先声夺人之势，突出了乐声的美妙感人。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此两句以声写声、以形写声，构思奇特，从视觉和听觉上突出乐声的不同凡响。句意为：箜篌声如同昆山之玉破碎和凤凰鸣叫那样清脆和谐，

一会儿如同芙蓉泣露般的幽怨,一会儿又好像香兰含笑般的明快。

随后诗人便开始写乐声产生的巨大音响效果:“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坤山教神姬,老鱼跳波瘦蛟舞。”长安十二道门前流动的冷气寒光,都在箜篌声中消融了,箜篌演奏的美妙乐曲甚至感动了天皇。乐声回荡在天空,竟使补天的女娲着迷,而导致石破天惊,秋雨涟涟。乐声飘到仙山,主管教令的神姬为之感动不已,连羸弱的老鱼和瘦蛟也伴随着乐声的旋律欢跃起舞。这些出其不意的意象描写,使得美妙的箜篌声如浮雕裸陈于读者面前。写到此处诗人笔锋又忽地一转,末了二句以相对静止的意象,继续烘托乐声的感人力量:“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优美的乐声传到了月宫中,劳累了一天的吴刚靠着桂树听入了神,一点儿也没有睡意,而玉兔也伏在他的脚边,任露水打湿了它的绒毛,久久不愿离去。这一段的行文节奏跳跃起伏多变,从欢腾的动感中渐渐归于安静祥和,意象幽深渺远,令人浮想联翩。

诗人把自己对于箜篌声的感受、感想与评价,全部借助于联想转化成各种具体的物象表现出来,使人觉得十分真实可感。诗中通过对神话意象和物象拟人化的描写,把箜篌声的神奇美妙、“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使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思融为一体,所构成的赏心悦目的艺术境界,表现了李贺惊人而独特的艺术天才。

张 桦

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元和九年(814)宪宗以张煦为节度使，领兵前往镇讨雁门郡之乱(即振武军之乱)。李贺即兴赋诗鼓舞士气，激发将士们誓死卫国的战斗豪情。作成了这首千古脍炙人口的《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是乐府古题，因雁门为北方边远州郡，所以此题多用来反映征戍之事。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诗人在首句从写景入笔，成功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一个“压”字真是用得恰到好处，不仅表现了敌人数量之多，来势凶猛，而且表现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敌人人多势众，如天上层层乌云滚滚而来，大有一举而摧垮城楼之势。然而诗人此时却笔锋一转，“甲光向日金鳞开”，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透过云层射了下来，守城将士严阵以待，衣甲在日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仿佛鳞甲一般。我军将士的临危不惧、誓死保卫疆土的大无畏爱国精神瞬间便跃然纸上。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诗人避开了短兵相

接、车毂相交错的战斗场面,直接对号角声和交战双方收兵后的战场景象作了简单却又极富表现力的描写,把战争的规模和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推向了极致:秋风萧瑟,角声震天,战斗时流下的鲜血染红了战场的土地,夜雾笼罩着大地,远远望去紫茫茫的一片。黯然凝重的战地气氛,衬托出了战斗悲壮惨烈的场面,暗示了双方的伤亡惨重,守城将士严重减员,战局对我方极为不利。同时,为驰援部队的来临作了铺垫。

后四句着重写驰援部队。“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驰援部队半卷红旗,轻骑直进,刚一迫近敌军阵地,便立即投入战斗。战斗异常惨烈,霜重鼓寒,厮杀声淹没了擂鼓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而延揽天下贤士的典故,以及唐诗“剑光横雪玉龙寒”的句意,形象地表达了将士们为了报答朝廷的知遇之恩,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在战斗中纵横厮杀,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情。

诗人不愧是一位高明的画家,他非常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将这场本来难以用颜色来体现的战争场面用颜色刻画得淋漓尽致。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张 桦

梦 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这是一首杰出的以梦境反映现实之境的浪漫主义诗篇。全诗以梦游天上俯仰所见，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寄寓了诗人对人事沧桑的感慨。

诗的前四句写梦游上天时的所见所闻。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老兔、寒蟾均指月亮。古代神话传说中说月宫里有白兔和蟾蜍，故后人常常以此代指月亮。云楼，指月宫里仙人所居之处。此联大意为：在一个幽冷的月夜，诗人腾云升天飞向月宫，阴云四合，下起了一阵细雨，那雨如丝如缕，好像是月宫里玉兔寒蟾哭泣流下的泪水。一会儿云消雨霁，皓月当空，月宫里仙人居住的楼阁清晰可见，月色清朗，银辉洒进半开的楼殿，屋壁一片雪白。此联写诗人登月时的情景。首句宛如影片放映前之序幕：细雨飘空，似有几分凄迷，其实这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写照。现实有许多令他无法排解的失意，他欲求无助，呼告无门，因而只能向那虚无缥缈的月宫寻求慰藉，这也是他梦天的主要原因。因而次

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一幅空灵玉润的仙居图,半掩的楼殿,斜洒的月光,到处弥漫着祥和安宁之气,这是一个没有纷争,没有烦扰的世界,对于愁绪无法排遣的诗人是多么具有诱惑力。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玉轮,指月亮。轧,碾。鸾珮,指佩带鸾珮的仙女。此联大意为:雨过天晴,天空中水气尚未散去,月亮在天空中碾着露水运行,所发出的光仿佛带着湿气。一阵飞升,诗人终于进入了月宫,在月宫里身佩鸾珮的仙女们你来我往,在桂树飘香的道路,诗人终于与仙女们相逢了。此联上句继续写登月时所见,月光在雨后天空中的露气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润宜人。下句写诗人正式进入月宫所见。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们是多么纯洁、逍遥,她们在月宫里尽情遨游,没有忧愁,只有快乐,并在桂树夹道、桂花飘香的路上与诗人相逢了。在现实中痛苦不堪的诗人,终于在虚幻的境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乐土。这种清幽的环境,宁静的生活的确能给诗人饱受创伤的心灵带来瞬间的慰藉,虽然只是虚幻的。

诗的后四句写诗人在月宫里俯瞰世间陆地和海洋的变化。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黄尘,指陆地,清水,即海洋。三山,系指神话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此联大意即:在月宫里俯瞰人世间,只见三座仙山之下,陆地时而变成了海洋,海洋时而又变成了陆地,这沧海桑田的变化反复无常,还在不断地进行着。古往今来的千百年间,兴亡衰替、改朝换代真像跑马般飞快。此联写世间沧海桑田和人事变化的无常,寄寓了诗人不幸的身世之感。诗人身怀经世致用

之学,却无济世救人之路,报国无门,穷困潦倒,看到时空的永恒变化,想到人生的短暂,怀才不遇、人生苦短之凄然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方才在“桂香陌”与仙女相逢的欣喜之情至此一扫而空。看来没有纷扰、纯洁安宁的月宫也无法成为他逃避现实痛苦的理想国,他注定还得抬起头来面对现实。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齐州,即九州,指中国。泓,水深而清的样子。此联大意为:从天上远远地往下望,但见中国辽阔的九州小得像是九点烟尘,九州东边的大海更像从杯中倾出的一汪清水。此联极富想象力,具有包容万有的气象。月宫既然不是逃避现实的理想国,那么诗人就必须得面对现实。然而现实又使他对一切无能为力,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失望,终于使他心灰意冷,这就使得他不得不以冷眼来看待世间万象,正因为是在用冷眼看待世间万象,所以一切东西在他眼中也就显得不过如此,甚至近乎渺小了,那怕是辽阔的九州、浩渺的东海亦不过是“九点烟”、“杯中水”而已。

此诗想象丰富,着笔冷艳而不失豪迈奇诡之气象,在寄寓自己身世之慨的同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感,富有哲理韵味。诗的尾联气魄宏大、包容万象,诗人一生穷愁潦倒,尚有如此博大之胸襟,不能不令人喟然长叹。全诗构思奇妙,用比新颖,体现了李贺诗歌变幻怪谲的艺术特色。

夏于全

天上谣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
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
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
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
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
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此诗是李贺的游仙诗之一，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天上迷人的美景及仙人们悠闲的生活，抒发了人生易逝的忧伤感叹。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云淡风清的夜晚，天河在缓缓转动，星星在天河里回荡漂浮。银河中星云似水，那星云缓缓流动，仿佛河水在悠悠漫流。诗人从天河着手，驾驭着幻想的野马，将自己由现实缓缓带入幻境中。

接下来一连八句，句句都是写诗人在幻境中看到的景象。

“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月宫中桂树的花朵还未落下，香气袭人，仙女们正在采摘桂花，把它们装入香袋，挂在腰间。银河如此清晰，时序已是深秋，月宫中桂花尚未凋落，而人间已是枯枝败叶，满目萧条，这天上人间悬殊太大了。

“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秦妃卷起了窗帘，此时晨光熹微，天空破晓，窗前种植的梧桐树上，立着一只小

巧的青凤。秦妃是秦穆公的女儿,名叫弄玉,后来嫁给了仙人萧史,正是跨着小巧的青凤飞升的。此时秦妃美丽如故,青凤依然娇小,看来仙界能使人长生不老一点儿也不假。

“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仙人王子乔正吹着细长的笙管,那笙管形状如鹅毛管,那笙乐仿佛凤凰和鸣,唤来了神龙翻耕烟云,播种瑶草。这是一幅多么神奇的耕牧图,反映了仙界生活的祥和安宁。《列女传》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

“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仙女们穿着颜色艳丽的服装,在青洲漫步,寻芳拾翠。她们的生活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以上这些景象和谐统一,却又互不相属。集中体现了天庭生活的闲适优美,是全诗的中心之所在。

末了,诗人借仙女手指看到了此时的人间景色:“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羲和驾着日车奔驰,时间在飞快的流逝,东海三神山周围的海水又干枯了,变成了陆地,扬起了尘土。人世的变幻就像那“沧海变桑田”,与天宫中的悠闲舒适、容颜不老形成鲜明对比,此两句抒发了诗人对天庭生活的向往。

全诗想象丰富,意象奇特,比喻新颖生动,极富浪漫特色。诗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描写天上生活的悠闲、安宁、祥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反衬当时社会的污浊黑暗,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张 桦

浩 歌

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
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
青毛骢马参差钱，娇春杨柳含细烟。
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
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
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
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
看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

此诗是李贺在饮宴上自我勉励宽解之作。诗人借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变化，抒发了时光易逝，应珍惜少壮、建功立业的感慨。当是诗人早年之作，浩歌，即放声歌唱。

诗人开篇即唱叹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变化无常，暗寓人生的短暂和悲凉。“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天吴，指传说中的水神。句意为：南风吹山，飞沙走石，一座大山眼看就要变成一片平地，天帝正派遣水神天吴把海水移走，又一轮沧海桑田的变化要发生了。

“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时光飞逝如电，王母娘娘处三千年一开的桃花已经开过一千遍了。人间寿命最长的彭祖和巫咸不知死了多少回。人生短暂，对于飞逝的时光

来说不过是瞬间的停留。可一群怀才不遇的人还在春光中浪费这宝贵的光阴。

从第五句开始到第八句是写春游饮宴时的情景：“青毛驄马参差钱，娇春杨柳含细烟。箏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大家骑着马儿在郊外悠闲漫游，马毛青白相杂，宛如铜钱相连。新春的杨柳在含烟吐绿。如此良辰美景，大家在空地上摆酒设筵。弹箏的美丽佳人手捧金杯，前来殷勤献酒。诗人举杯痛饮，可酒到肚里竟然愁肠百转，想到自己精神血脉不能凝聚长生于世上，血肉之躯今后不知归向何处，不禁感慨万千。

于是诗人笔锋陡转，由抑转扬：“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浪饮：饮酒过度。丁都护，即《丁督护》，南朝刘宋时期的乐曲名，声音哀切。此两句大意是：诸位同仁呀，不要因为自己怀才不遇就在这悲切的哀乐声中浪饮求醉，而应当面对现实。英雄难遇明主自古而然，但不能以此自我堕落！诗人既在劝人，亦在诫己，“无主”二字直接影射了当今皇帝，抒发了自己的不满。

“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平原君，战国时赵国的公子，他爱好宾客，礼贤下士，很多贤人聚集在他周围。此二句与其说诗人是在怀念平原君，不如说是在抨击当今皇上的昏庸无道，埋没人才，恨自己没机会施展报负，虚度了青春年华。

接下来诗人进一步慨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并在结尾表达了不愿甘于现状的思想。“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看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漏：古代的一种计时器，上置铜龙，口中吐水，下置铜蟾蜍张口盛水，以此记时。卫

娘,指汉武帝皇后卫子夫,有一头浓密乌黑亮丽的秀发。秋眉:指衰眉;新绿:指年轻人的眉毛。刺促:指受人役使。这四句是说,漏催水咽,时光过得飞快,转眼间像卫娘那样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疏而不堪梳理了,眼看着衰老的眉毛又代替了乌黑的鬓发,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人生短暂,我们这些才二十上下的男子汉,哪能像现在这样自甘现状、受人役使呢?我们要设法改变自己!

此诗构思奇异,境界雄阔苍凉,语言汪洋恣肆,胸臆一泻无遗,在一派浓烈的浪漫气息中抒发了诗人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生的苍凉感慨,表达了诗人人生短暂、怀才不遇、光阴易逝的苦闷及其不愿甘于现状的想法。此诗读来别有一种震撼力量。

张 桦

湘 妃

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湘水。
 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
 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
 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

湘妃,据《博物志》记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泪挥竹,竹尽斑。言自二妃挥泪后,始有此种

斑竹，迄今数千年之久，某种相传不绝，长伴二妃之灵。盖映湘水之地。”此诗借湘妃思念帝舜而哀怨啼竹，抒发了诗人的忧伤情感。

“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湘水。”“筠”，竹子的青皮，筠竹即青竹。“神娥”，指湘妃。“盖”，映照。句意为：筠竹历经千年的风雨吹淋还未老去，长年陪伴着湘妃，掩映在碧波浩淼的湘水之畔。

“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蛮娘”，村女。“九山”，即九疑山，又叫苍梧山，相传是舜的埋骨之所。湘水边的村女取竹为笛，笛声悠扬，仿佛湘妃哀怨的沉吟，在秋日的寒空中久久回荡，遥远的九疑山静默无语，苍翠的山色中似有血泪染红的红花点缀其间。

“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句意为：舜与湘妃，一死苍梧，一死湘水，长相分离，犹如离鸾别凤。苍梧山上愁云泛起，与巫云蜀雨遥遥相通。愁云的泛起与无限延伸正是帝舜与湘妃千年悲剧绵延不息的真实写照，也把本诗哀怨凄凉的氛围挥洒到了极至。

“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诗人独自行吟，哀悼帝舜与湘妃生死不渝之爱，一路上幽清冷愁的秋气凋零了草木，夜深了，清凉的水波里仿佛传来蛟龙低沉的吟啸。环境是如此的凄清幽凉，此时独自行吟的诗人，其内心世界的凄苦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此诗意境凄苦幽冷，情感忧伤。诗人对“离鸾别凤”的伤悼，正是诗人的自我伤悼。帝舜与湘妃一葬苍梧，一死湘水，千年相隔，相会无期，又何尝不是诗人理想与现实的遥遥相隔，

前途无望。故而,此诗流露出来的哀怨情绪依然是怀才不遇、抱负难展的极度失望情绪。

张 桦

将进酒

琉璃锺,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
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李贺所处时期的唐王朝已失去了初盛唐时期开拓进取的气象,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纲萎靡不振,王朝统治江河日下,上层统治者享乐成风,醉生梦死,诗人对此充满忧虑。此诗是对那些沉湎于酒色之辈的豪华侈靡、欢宴无度的讽刺,也是对人生的慨叹。

诗人开篇便直接切入酒宴豪华场面的描写。用的酒杯是“琉璃锺”,喝的美酒是“琥珀浓”、“真珠红”,吃的佳肴是“烹龙炮凤”,宴会布置是“罗屏绣幕”,香风缭绕,场面之豪华,宴会之奢侈可见一斑。再看看宴会的声乐歌舞:吹奏的是“龙笛”,其声妙如端龙长吟,击打的是“鼙鼓”,其音则宏亮高昂。乐声飘扬,美女含情而歌,翩翩起舞,悦耳动听、赏心悦目。“皓齿”

指美女,本是视觉描写,“皓齿歌”则是诗人别出心裁把听觉引向了视觉。“细腰”也同样是代指美女,“细腰舞”之美妙也就可想而知了。诗人将色彩、音响揉合在一起,视觉与听觉交织在了一块儿,让人仿佛置身于电影屏幕前,对诗人所描绘的东西一目了然。欢歌艳舞,良辰美酒,珍肴佳馐,一个欢宴而豪华的场面,被诗人描绘得如此的生动而传神。

描写酒宴场面之盛大豪华是为了揭示统治者的行乐思想,仅仅行乐还不够,重要的还要及时。于是乎:“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青春将暮如同春日将暮一样,一旦暮春来临,面对如红雨一般纷纷落下的桃花,即使想行乐也不会有多少兴致了。生命没有给人多少欢乐的日子,一定要珍惜眼前的良辰美景及时行乐。诗人并不是及时行乐之人,他对及时行乐是持否定态度的,诗人穷困潦倒,一生更不曾及时行乐过。而且在诗人看来,即使是行乐也是要讲求品味的。像这种挥霍浪费,只知醉生梦死的行乐,诗人是不屑一顾的。于是诗人笔锋陡地一转:“劝酒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刘伶”,字伯伦,沛国人,放情肆志,嗜酒,著《酒德颂》一篇。(《晋书》)刘伶行乐是报国无门,全身远害,虽然终日饮酒,却有千古传诵的《酒德颂》传世,跻身“竹林七贤”,其行乐自有其品味;像眼前这些达官贵人们终日酩酊大醉,如此行乐倒不如死了的好,这又怎么能和刘伶相提并论呢?前面诗人以行乐说生之可贵死之可悲,此时又说生既无聊,倒不如死,这种生亦无聊死亦可悲的心态正是晚唐统治阶级苟且偷生、奢侈享乐,对前途又极度失望的真实写照。

诗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者极为痛

恨,因此目睹如此奢侈豪华的场面,对那些沉湎于酒色的行乐之辈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其实怀才不遇的诗人穷困潦倒一生,其境况又何尝不是生不如死,但恰恰是在那些食君之禄、不能分君之忧的酒色之徒的醉生梦死的映衬下,诗人这种抱负难展、生不如死的人生才显得更具悲剧色彩,愈发引人深思。

张 桦

秋 来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
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此诗大约作于诗人辞官归家之时。秋来是指秋天来临之意。秋来之时,清冷萧瑟,诗人被触动了哀愤孤寂之思,于是乎,一首《秋来》,写尽了心中的凄凉与悲苦。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桐风,秋风。衰灯,暗淡的灯光、残灯。络纬,虫名,秋天鸣叫的声音如同纺线,俗称纺织娘。首联大意即:秋风吹过,桐叶飘落,壮士闻而惊心,心中悲苦,残灯将尽,纺织娘在夜里嗤嗤鸣叫,屋子里十分冷清、空荡。这一“惊”一“苦”,一“衰”一“啼”,将诗人心中苦闷凄凉、幽冷哀苦的心情暴露无遗。为全诗定下了悲凉的调子。

“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此联一问一答，让人仿佛看见诗人正在独自发愁。不遣，不让；花虫，蛀蚀器物、书籍的蠹虫。此联大意即：有谁来欣赏我呕心沥血用青简写下的这一部诗集呢？难道就让它放在那儿让蠹虫将它蛀成粉末吗？诗人哀叹知音难求，自己苦心创作的诗篇无人能够理解、欣赏，恐怕难以流传后世，因而心绪极为低迷。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今夜诗人万念攒心，想到自己的辛勤创作不能流传后世，纡曲的肠子似乎要牵而变直了。凄冷的雨水中，只有古诗人的灵魂来吊慰诗人。本来“肠断”、“肠回”都可表示那种悲痛欲绝的感受，可诗人在这里却用九曲回肠都仿佛要被拉直了来形容内心的痛苦感受，用语别致，让人为之惊叹。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鲍家诗，南朝宋著名诗人鲍照的诗。此联大意即：秋夜的坟地上，古代诗人的鬼魂咏诵着鲍照的“长恨”之诗。他们在地下含悲结恨，恨血入土，不能泯灭，千年之后，化为了碧玉。诗人借鬼魂之恨，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志士仁人怀才不遇，真可谓为千古同恨啊！

诗人以浪漫主义的以幻写真的独特手法，在深远的悲愤和瑰丽奇特的艺术形象间达到了和谐的统一。遣词奇诡、气氛险峻，表达了自己抑郁未伸的情怀，偌大的人世间竟无知音，知音竟在虚幻迷离的幽冥世界里，知音难求，不亦悲乎！

此诗表面上是写诗人忧虑他的著作能否流传于世，实际上则是抒发诗人不受当朝统治者重视的愁苦心情。“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一句堪称千古名句。

张 桦

秦王饮酒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
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枰枰，
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
花楼玉凤声娇狞，
海绡红文香浅清，黄鹄跌舞千年觥。
仙人烛树蜡烟轻，清琴醉眼泪泓泓。

此诗是李贺为唐德宗而作。此诗颂扬了“秦王”的英武，歌颂了他平定天下的丰功伟绩，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他通宵达旦饮酒作乐的场面。委婉地表达了为人君应注意居安思危的思想。

“秦王骑虎游八极”，虎乃百兽之王，令人望而生畏，秦王却骑虎周游，足见其超人的胆略，故而能威镇八方，令人敬畏有加。“剑光照空天自碧”，秦王拔剑而出，剑光照天，连天都为之动容，显出一片青碧色。这两句都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借“猛虎”显秦王之威，借“剑光”显秦王身姿之雄，将秦王的威仪表现得淋漓尽致。

“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羲和，传说中给太

阳驾车的神。敲日,赶着太阳走,并不停地鞭打它。借此以指时光流逝。劫灰,劫火余灰。古今平,古今太平之时。这两句烘托了秦王的盖世武功:岁月推移,一切灾难都已过去,秦王平定了大乱,天下一片太平。这就为下文秦王因天下太平而得意忘形,不再励精图治,而沉湎于歌宴之中作了铺垫。

前四句通过夸张的手法,着重表现了秦王的威仪和武功,也隐蕴了诗人对德宗有如秦王般武功显赫、使天下安平的赞美。唐德宗年间,朝廷“削藩”效果明显,社会安宁,唐朝一度出现令人欣喜的中兴气象,这一气象一直延续到宪宗元和年间。

从第五句开始一直到全诗结束都是诗人渲染秦王寻欢作乐的笔墨。天下太平了,秦王也因此而松懈下来,不再励精图治了,反而沉湎于酒色之中,“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枳枳,洞庭雨脚来吹笙。”看吧:秦王举着龙头形的酒杓一饮而尽,然后又令天上的酒旗星赶快添酒,夜色清朗,镶金的琵琶弦槽弹出了优美动听的琵琶声。为秦王吹奏的笙乐更是精妙绝伦,仿佛洞庭湖上的雨声般飘忽幽转。秦王意兴正豪,喝月倒行,使良夜长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酒酣喝月使倒行,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六更。”白云片片,曙光已露,层层宫殿十分鲜明,秦王还在欢乐饮宴,守宫门的官员却来报告天将拂晓。“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黄鹄跌舞千年觥。”大殿之内,欢宴尚在继续,花楼上歌女们唱着悦耳动听的歌声,舞女们穿着鲜艳的红色花纹的龙纱衣,播撒出清淡的芳香,跳着优美的舞蹈,举杯共祝秦王健康长寿。此几句是宴会即将结束时的收尾曲。“仙人烛树蜡烟轻,清琴醉眼泪泓泓。”仙人烛树:刻有仙人的蜡烛台,其分枝似树。清琴:邓青琴,传

说中的神女,这里指宫女。此两句是说,烛台上蜡烛飘着轻烟,宫女们醉眼朦胧,眼眶里含着湿润的泪花。诗人的结尾是含蓄的,宫女们眼中的泪花是忧伤?还是舍不得欢宴就此结束?抑或是劳累了一夜已不堪驱使,而现在终于解脱的悲喜之情?不得而知,不过这恰恰留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亦给此诗增加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诗人以秦王饮酒为题,实写当时的当权者——德宗。既歌颂了德宗出色的文治武功,使天下安平的一面,同时又含蓄地讽刺了德宗通宵恣饮,纵情声色、荒淫腐败的生活。此诗写得很有气势,而且色彩鲜明,音节响亮。读了真有“羲和敲日玻璃声”之感,而“酒酣喝月使倒行”一句尤其很有气魄。

张 桦

南园六首

其一

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
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

《南园》十三首为李贺辞官后乡居昌谷时的即兴之作。此为其一,全诗感叹韶华易逝、盛颜难存。写得情景相融、清新委

婉,是李贺诗中难得的小品。

前两句写花开时的景象。“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花枝草蔓在眼前盛开,参差错落,姿态万千,白少红多的花儿犹如越女之腮一般艳丽。诗人用越女之容来比喻花的颜色,于娇艳中更让人感到一种灵性。

后两句主要写花落的景象。“可怜日暮嫣香落”,这是惜花也是惜春,更是诗人的自伤自悼。李贺正值青春年少,胸怀大志,意图有所作为,却不为当权者所赏识重用,犹如鲜花盛开而无人欣赏,真可谓“可怜日暮嫣香落”,人的遭遇与这花儿的不幸竟是如此的相似,怎不令人对花落泪呢?一句“嫁与春风不用媒”把花落时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之姿态描绘得淋漓尽致。枝头之花又怎堪凋落,无奈盛时已过,犹如越女般的娇艳也已经不再,花儿再也无力支撑,于是,不用“媒人”,春风吹过,便纷纷“嫁”了出去,不由自主地凋落了。此句运用拟人手法将落花人格化,抒发了韶华易逝、盛颜难存的感叹。

本诗是一首抒情小诗,其比喻贴切清新,诗情含蓄深远,别具风格。“嫁与春风不用媒”一句尤其让人耳目一新,堪称难得之佳句。

张 桦

其四

三十未有二十余,白日长饥小甲蔬。
桥头长老相哀念,因遗戎韬一卷书。

此诗是《南园》十三首中的第四首,表达了诗人欲弃文从戎、为国效力的报负。

“三十未有二十余”,诗人辞官乡居时不过二十来岁,按说二三十岁正是奋发向上,大有作为的年华,而风华正茂的诗人却不得不辞官归隐,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此句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英年遭弃的愤懑情怀。“白日长饥小甲蔬”,小甲蔬,原为苳甲尚小的蔬菜,此处指野菜。意即白天饥饿时只能依靠野菜来充饥。此句极写了诗人困苦的下场。诗人青春年少,满腹文采,却落得个饥愁困苦的下场,这无疑是对统治者埋没人才、扼杀人才的血泪控诉,也为下文弃笔从戎的描写做了必要的铺垫。

“桥头长老相哀念,因遗戎韬一卷书。”桥头那个劝人习武的老者哀怜我之饥困,便赠给了我一本兵书。据传说,“桥头长老因哀其以少年而受饥困,故以兵书遗之,劝其以从军奋进。”戎韬,即《太公六韬》,此处指兵书。既然用文笔难以达到从仕而大有作为的目的,何不中了“桥头长老”之意,弃笔从戎,立功边塞,来实现自己的初衷呢?诗人虽然怀才不遇,牢骚隐于字里行间,但他此时对前途并没有绝望。祈愿能以投笔从戎的方式得到重用而有一番作为,为国效力。

全诗辞意显豁、情怀激越,代表了李贺诗风激壮豪迈的一面。

张 桦

其五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此诗是《南园》组诗中的第五首，全诗最大的特点便是由两个设问句构成。

第一个设问在首句，既是泛问，亦是自问。“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吴钩：吴地出产的弯形的刀，此处指宝刀。五十州，《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七年：“李绛曰：‘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此处指被藩镇割据的州郡。诗人起笔不凡，犹如悬流飞瀑，一泻千丈，气势磅礴，豪迈雄壮。句意为：身为热血男儿，为什么不手提宝刀从军去收复被藩镇割据的州郡，使天下重新归于祥和安宁呢？李贺是一介书生，其诗名已广为人知，本可以凭其才学入仕，展其抱负，无奈因“避父讳”而不得仕。时值藩镇割据，国家多灾多难。诗人救国心切，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突然梦想弃笔从戎，手执吴钩宝刀，挥指大军去“收取关山五十州”，其气概是何等豪迈！但这又显得多么无奈！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唐太宗为表彰功臣而建的殿阁，上有秦琼等二十四人的画像。句意为：请君去凌烟阁上看看，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生？诗人虽在一个劲儿地渲染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却于无形间流露出自己的满腹牢骚。是啊！自己一介书生，手无

缚鸡之力,纵然想投笔从戎也只能是一种奢望,看来,这一生是不可能像凌烟阁上的诸君一样名垂青史了。

全诗行文顿挫激越,于字里行间直抒胸意,家国之痛和个人怀才不遇之悲,在诗人挥笔之间,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

张 桦

其六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此诗是《南园》组诗中的第六首,诗人悲痛地抒发了乱世读书无用论。

“寻章摘句老雕虫”,寻章摘句,指创作时谋篇琢句。语出《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咨曰:‘吴王……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老雕虫,老死于雕虫的生活之

中。雕虫二字语出杨雄《法言》：“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雕虫、篆刻，是秦时书法八种体式中的两种。句意为：在典籍中寻觅典故，摘取词句用来写诗作文，老于雕虫小技之中，真是虚度时日。诗人向以文采自负，此句却似有自卑自贱之意。“老雕虫”一语道出了诗人的愤激情绪，饱含了诗人心中无限的辛酸。

“晓月当帘挂玉弓。”诗人勤于写作，往往当破晓的残月对着帘幕、状如弯弓挂在天边时，还在伏案疾书。然而如此的惨淡苦吟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是怀才不遇，是穷困潦倒。

末了两句笔势陡转，写得遒劲悲怆，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辽海，辽东渤海一带，是中晚唐以后战争的多发地带。哭秋风，即悲秋的意思。宋玉《九辨》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之语。句意为：是啊，难道没有看见辽东一带还战乱连年吗？国家正当用武之际，即使写出像宋玉那样的悲秋文章，又有什么地方需要它呢？诗人在此将个人的怀才不遇和国家命运的波荡联系了起来，把造成内心悲苦的社会根源揭示了出来。“文章”本指代古今“文士”，此处是指代诗人自己。“哭秋风”也不再是悲秋之感，而是诗人自己感伤时事，哀悼穷途的文士之怨。诗人之哭，一为战争频繁、藩镇割据而民不聊生，国家多难；二为朝廷重武轻文而导致的斯文沦落，文士命运坎坷。时暗君昏而文章不显，这才是诗人所以“哭秋风”的真正原因。

全诗表现方法灵活多变，炼字足见功底，诗风含蓄深沉，诗意深长隽永。

其七

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此诗是《南园》组诗中的第七首，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而意欲弃文学武的无奈愤懑情绪。

“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长卿”，汉代司马相如的字。司马相如是有才华的辞赋家，早年适逢汉景帝不好辞赋，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穷困潦倒。“曼倩”，汉代东方朔的字，他常以开玩笑的方式进言讽谏。武帝只把他当艺人，并不信任。李贺在诗的开头便以司马相如和东方朔自比，既是出于自负，更是出于自悲。二位古人都有才华而不能施展，看来斯文沦落非一朝一夕之事，文人命运多蹇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想买一把用若耶溪水炼制的名剑，将来带上它去投拜猿公为师，学习武艺。“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南若耶山下，春秋时欧冶子在此用溪底所出的铜铸出名剑。“事猿公”，据《吴越春秋》所载，越王勾践曾请一位善剑法的女子到王都去。她在途中遇到一老翁，自称袁公，与此女以竹竿比剑术，后来老翁飞上树梢，化作白猿。这两句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弃文习武的想法。斯文已经沦丧，学文已然无用，倒不如寻求名剑访寻名师，拜师学剑而去。表面上看诗人是在另辟蹊径，似乎有路可走，实际上是在屡受挫折，心灰意冷后的不得已之举。这种违心之言，恰恰反映了诗

人在理想幻灭后的凄苦、绝望的心情。

诗中句句用典,每句讲述一个历史故事,将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托古伤今,结构巧妙,毫无斧凿痕迹。语意连贯,耐人寻味。

张 桦

其十三

小树开朝径,长茸湿夜烟。
柳花惊雪浦,麦雨涨溪田。
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
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

这首诗是《南园》组诗中的第十三首,主要描写了南园外的春色,诗人以诗入画,给人以岑寂祥和之感,颇有田园诗的意味。

“小树开朝径,长茸湿夜烟。”首二句直写晨景。一条蜿蜒的小路,静静地穿越在小树林间,旭日缓缓升起,路边的茸茸细草沾满了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缕缕轻烟,分外可爱。在诗人的笔下清晨的景色是多么清新爽逸!

诗人来到了空旷的溪水边,只见“柳花惊雪浦,麦雨涨溪田。”诗人看到的是洁白的柳花随风飞舞,洒落了一地,一片银白的世界宛若下过一场小雪。接着诗人的视线移至了溪水和两岸的田垌中,看见了春雨丰足的景象。因为刚下过雨不久,溪水上涨,田里的水平平满满的,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好年头。

“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古刹”，古寺；“岚”，山头云气；“破月”，农历月半以后的月。前句写声，后句写色，“古刹”、“遥岚”更是一实一虚，却都紧扣住一个远字。“古刹”因“古”而年代久远，“遥岚”因“遥”而距离遥远。一实一虚，让人倍感意境深邃，回味无穷。句意为：古刹已传来稀疏的钟声，远处的山峰在明月的照耀下意态朦胧，此时已是夜晚了。

末了诗人又移转了视线，柳暗花明，又一幅恬静迷人的景致出现在眼前：“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在那条小河边，渔民们正击石取火，以火烧竹照明。好一句“烧烛照渔船”，虽未直接叙写捕鱼的场面，一幅“夜渔图”却已隐现其中。诗人在满篇的工笔山水之后涂上几笔夜渔的情景，让人顿感耳目一新，一幅和谐、安逸的山水图至此落下了点睛之笔。

诗人在诗中着意刻画了田园生活的安逸，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情绪。表现了诗人对仕途的失望、无奈之感。

张 桦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牛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此诗为诗人二十四岁时，因病辞去奉礼郎一职，由京赴洛途中所作。诗人此时“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

金铜仙人，是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汉武帝刘彻晚年轻信方士之言，以为饮用和着玉屑的露水，便能长生不老。于是在长安建章宫前造神明台，上铸铜仙人，手捧铜盘承接露水。魏明帝曹睿景初元年（237年）令宫官拆离铜人，迁至洛阳。后因铜人过重，留于灞垒。传说中铜仙人被拆离时流过眼泪。

诗的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

“茂陵牛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茂陵”，汉武帝的陵墓。刘郎、秋风客均指汉武帝，汉武帝曾作《秋风辞》，中有“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句，故称他为秋风客。句意为：长眠在茂陵的刘彻，也不过只是秋风中的过客。武帝在世时，宫殿内外，车马喧喧的场面，如今只能在深夜梦中才能听见。天晓人醒，这一切便了无痕迹了。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句意为：宫殿中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袭人，三十六宫却一片荒凉，布满了绿色的苔藓。汉王朝的盛衰是金铜仙人亲眼“看

到”的,当年威风一世的汉武帝早已成为历史人物,如今只剩下茂陵荒冢;汉宫的景物依旧,却已物是人非。

中间四句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写金铜仙人迁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指”,直指,直往。“东关”,函谷关。“酸风”,凄冷的风。句意为:魏明帝派来的官吏牵着载有金铜仙人的车子向千里以外的魏都进发,行至函谷关,冷风吹来,铜人的眼睛酸楚难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句意为:出宫时伴随着金铜仙人的,只有悬挂在高空中的一轮旧时的明月而已,想起自己的旧主人汉武帝,如铅般沉甸甸的眼泪禁不住倾泻而出。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感情深重而凝厚。

最后四句写金铜仙人出城后的途中所见。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咸阳道”,指由长安至洛阳的通道。句意为:从长安出发,一路东去,只有路旁枯败的兰花为铜人送行。此情此景,即使是苍天,也会被感动而变得衰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渭城”,即秦咸阳,这里指代长安。“波声”,渭河的水声。句意为:铜人擎着承露盘,在荒凉的月下前行,渭城越来越远,渭河的流水声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得听不见了。金铜仙人渐渐远去,一方波声渺远,一方又道阻且长,将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感情渲泄到了极致。

此诗为李贺的代表作之一。诗人写这首诗时,唐王朝已经江河日下,暮气攻心。诗人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金铜仙人以人的感情,以其不愿迁走继而“清泪如铅水”,抒写了铜人的

亡国之痛。诗人此举意在劝勉当时的统治者要励精图治,振兴国运。全诗格调凄婉,想象奇绝,构思新颖,形象鲜明生动。“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更是寓意深刻,富有哲理,成为历代传诵的名句。

张 桦

马诗二首

其一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马诗》二十三首以咏马为名,勾画出了多种多样的马的形象。诗人托物咏怀,抒发了自己希望能遇伯乐、展才华的迫切心情。此诗为其中第五首。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诗人以大手笔的气度开篇即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极富特色的疆场景象:广漠纵横、平沙万里,月光下白沙似雪;连绵的燕山上,弯月如钩。这种雄浑寥廓的边塞风光历来对报国卫疆之士极富吸引力。诗人所处的年代,正是局势动荡、藩镇跋扈的时代,燕山一带又是藩镇肆虐最久、为祸最烈的地带。在平沙如雪的疆场,英雄正有用武之

地。诗人由月而想到战斗武器钩,表达了平乱思战的爱国激情。

“何当金络脑,快马踏清秋。”我要什么时候才能为我的马披上金黄色的马络头,到秋高气爽的疆场上去驰骋呢?“金络脑”是金作的马络头,为贵重的鞍具。披上“金络脑”即为受到重用。诗人以马自喻,希望有朝一日能受到重用,为国平乱,干一番事业。

全诗语言明快、风格健爽,比中见兴、兴中有比,极具表现力,是诗人怀才不遇,渴望建功立业而又不被统治者所重用而发出的嘶鸣。一个“踏”字用得极为传神,让读者仿佛听到了战马奔腾的声音,又好像看到了战马风驰电掣的雄姿,极富立体感。

张 桦

其二

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
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

此诗是李贺《马诗》组诗中的第十六首。此诗写太宗六骏之一的拳毛騧，诗人借马喻人，以马遇明主表达自己希望能得到执政者的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唐剑”，指唐高祖李渊的军事力量；“隋公”，喻指隋朝。拳毛，即拳毛騧。唐太宗所乘六骏之一。句意为：在唐王朝灭隋开国的征战中，名驹拳毛騧一直都是唐太宗的坐骑，伴随太宗东征西战，建立了无数功勋。这两句由唐灭隋入文而引出伴随太宗战斗的名马，此马浴血多年，久经沙场，绝非凡品。

“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句意为：不要嫌此马金甲在体而担心它难于奔驰，要知道即使负重若此，它依然轻捷如故，奔跑起来亦可追逐飘风。此马之骏朗的确不同凡响。

全诗起笔豪迈，语调轻快，以物喻人，托物咏志，构思奇巧，是诗人渴望被重用并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的真实写照。

张 桦

老夫采玉歌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
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
夜雨冈头食蓂子，杜鹃口血老夫泪。
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
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
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李贺虽是一个短命的诗人，缺少广阔生活的实际体验，但他的诗歌也不乏反映现实矛盾的作品，《老夫采玉歌》就是描写这些矛盾的诗篇中的一首。此诗描写了一位采玉老人的悲惨生活状况，诗人着重于老人内心活动的描写，并与景物烘托相结合，揭露了统治阶级为妆扮美女而不惜迫使采玉工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去蓝溪采玉卖命的滔天罪行。蓝溪为著名的产玉之地，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蓝田山下。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诗的首句重叠使用了“采玉”二字，充分体现了采玉工人生活之艰苦及其愤激之情。“采玉采玉”，采了又采，采得没完没了。然而采来的玉仅仅是用来制作成步摇妆饰贵妇人的发髻，只是为了好看而已。此处一个“徒”字一语双关，既表明了人力的徒劳及美玉使用价值的浪费，更影射了统治阶级滥用人力作无畏之举的骄奢荒糜。

接下来诗人对一位采玉老人的悲苦生活开始了细致的描述。

“老夫饥寒龙为愁，兰溪水气无清白。”饥寒交迫的老人肩负着繁重的采玉徭役来到了蓝溪，蓝溪之水一片混浊，连水中的龙王爷也为之发愁。

“夜雨冈头食蓂子，杜鹃口血老夫泪。”夜晚的小山岗上凄风冷雨，老夫饥饿难耐嚼食着榛子，两眼汪汪，流出的泪水如同杜鹃口中啼出的鲜血。老夫的心里多么凄苦和辛酸啊。龙犹如此，水犹如此，人何以堪？

“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蓝溪的水不知吞噬了多少采玉之人的生命，那些惨死的民夫，即使身死千年以后，也不会消除对吞噬自己生命的溪水的怨恨。这两句表现手法含蓄，颇有醉翁之意，与其说是恨溪水，不如说是恨官吏，体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对统治者骄奢荒糜的痛恨。

接着诗人描写了采玉时的情景，一句“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凸现在了读者面前：在狂风暴雨之中，老夫身系长绳，从断崖绝壁上悬身入水采玉，那绳子在空中晃动，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丧生。

“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候，他看到了古台石磴上的悬肠草，这草又叫思子蔓，不禁使他想起了远在家乡茅屋中还在哺乳中的小孙子，其痛苦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老夫在危险环境下的内心活动无疑是所有采玉人共同的心声。诗人通过对老夫一人的描写把所有采玉工人的痛苦都写在了字里行间，令人读之不禁满目凄然。

此诗构思新颖，想象奇特，通过一系列惊人的艺术形象的描绘，展示了采玉工人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和草菅人命的本质。

张 桦

贵主征行乐

奚骑黄铜连锁甲，罗旗香干金画叶。
中军留醉河阳城，娇嘶紫燕踏花行。
春营骑将如红玉，走马捎鞭上空绿。
女垣素月角啾啾，牙帐未开分锦衣。

元和四年(809)，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帝遣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领兵讨之，结果吐突承璀率军一路上游山玩水，沿途享乐。李贺以此为背景作了此诗，讽刺了宦官统兵，视征战如儿戏的荒唐行为。

“奚骑黄铜连锁甲，罗旗香干金画叶。”奚：古代奴隶的一种，此处指宦官的家奴。句意为：主帅的家奴身穿铜制的锁子连环甲骑马在前开路，一路上尽是珠光宝气。用绫罗织成的军旗在风中摇曳，旗上涂饰的金色图案十分鲜明，旗干是用香木做成。诗人寥寥两笔，将出行军队的富丽堂皇刻画得有声有色、极为生动，这是一支极具珠光宝气的招摇过市的队伍，虽然豪华，却没有半点军威。

“中军留醉河阳城，娇嘶紫燕踏花行。”中军：此处指手握兵权的将帅。河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南临黄河，是洛阳外围重镇。句意为：领军的统帅因醉酒而滞军于河阳城，细声嘶叫的紫燕车载着主人像踏花似的缓缓而行。主帅不是驻军河阳，而是“留醉”河阳，良马本应驰骋沙场，没想到却在此处踏花而行，就连嘶鸣声也变成了“娇嘶”。这哪里像奔赴前线，将已不成其为将，良马也不成其为良马，军亦不成其为军，这样的军队真正到了前线，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春营骑将如红玉，走马捎鞭上空绿。”红玉：《西京杂记》曾道：“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空绿：天际，空中。句意为：营中的骑兵将士一个个像红玉般体轻身弱，他们走马挥鞭的样子仿佛在空中漂浮一般。诗人的用意很明显，这样一群弱不经风的酒囊饭袋怎么能去冲锋陷阵，为国平叛呢？

“女垣素月角啾啾，牙帐未开分锦衣。”女垣：即女墙，城上小墙。啾啾：形容声音柔弱细小。句意为：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照在女墙上，可隐约听见军中的号角声，那声音“啾啾”的十分柔弱细小。主将尚未升帐，便颁令分赐锦衣给各营将士。军

中号角声本是用来司昏晓及进退的,应当嘹亮而激越,此时却作“咿咿”柔细之音;锦衣本是用来赏赐有功将士的,如今大军尚未到达前线,主将牙帐尚未升起,便开始“分锦衣”了。号角声的柔弱,颁赐的毫无章法,无不鲜明地映衬了军中主帅实是位不懂行军打仗的无能之辈。

诗人通过对行军途中军容和部队驻扎后的军中活动的描写,入木三分地讽刺了视征战如儿戏的场面。古人云:兵者,国之大事也,不可不慎。朝廷将如此重大之事委诸一个百无一能的宦官,与其说是宦官视征战为儿戏,不如说是朝廷视国家前途命运如儿戏。全诗用语精炼,比喻得当,极尽讽刺之能事,令人读来忍俊不禁。

张 桦

公莫舞歌并序

《公莫舞歌》者,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会中壮士,灼灼于人,故无复书。且南北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罍。
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箠。
横楣粗锦生红纬,日炙锦嫣王未醉。
腰下三看宝玦光,项庄掉箭拦前起。

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龙子。
芒砀云端抱天回，咸阳王气清如水。
铁枢铁楗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
汉王今日须秦印，绝膑刳肠臣不论！

公莫舞，乐府旧题，写鸿门宴事。沈约《宋书》云：“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伤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称曰公，云莫害汉王也。”这首诗以旧题写旧事，描绘鸿门之宴，写得奇特雄壮。

“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罍。”句意为：雕花方石上一字排开了九根大柱，虎豹鲜血盛满了金樽。方花，指琢方石为花。古础，一作“石础”。础，柱下基石。楹，柱也。刺豹淋血，形容宴饮豪华。枚乘《七发》云：“山梁之餐，豢豹之胎。”罍，盛酒器，小口大腹。杜甫《腊日》诗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开篇这两句描绘鸿门宴场景。称一室而排“九楹”，表明其室之大。加以“方花古础”四字，显得古香古色，朴实凝重。称“银罍”，表明酒器之精美。“刺豹淋血”，既是称誉宴饮豪华，又渲染出一种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氛围，暗寓鸿门宴并非一般酒宴，实暗藏杀机。

“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箏。”句意为：豪华的筵席上，军乐四起，却没有丝竹管弦之声，两旁刀枪林立，其慑人气势直欲割断正在弹奏的古箏。华筵，即豪华的宴会。鼓吹，指古代的军乐。桐竹，桐琴箫管之类。箏，乐器名。《因话录》云：“秦人鼓瑟，兄弟争之，破而两，箏之名自此始。”鸿门宴上，鼓吹军乐飘飘，却无和婉的丝竹之音，寓示了宴席气氛的不和。

谐。而长刀直立,气割鸣箏,更是杀机毕露,情势危急。

“横楣粗锦生红纬,日炙锦嫣王未醉。”句意为:门楣上装饰着粗造的锦缎,红光四射,如火骄阳把锦缎都烤蔫了,汉王依然未醉。楣,指门户上的横梁。生红纬,指锦色鲜明。日炙锦嫣,即为时已久。嫣,应作“蔫”,指颜色失鲜。横楣上饰以锦缎,满堂红光,气氛貌似热烈。着一“粗”字,暗示了项羽其实是个“粗”人。而酒过三巡,日炙锦嫣,汉王仍然未醉,寓示了刘邦的细心谨慎,同时也表明项羽迟迟下不了决心杀死刘邦,引出下文。

“腰下三看宝玦光,项庄掉箒拦前起。”句意为:范增三看腰间玉玦,示意项羽,项庄宝剑出鞘,前起舞剑,欲刺汉王。宝玦,即玉玦。此句描绘鸿门宴上范增示意项羽速杀刘邦之事。“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珮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箒,即刀剑之鞘。此句写项庄借舞剑欲杀沛公事。“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史记》)范增三举玉玦,项庄拔剑起舞,皆欲杀刘邦。这里诗人引而不发,描绘得形神兼备,扣人心弦。

“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龙子。”句意为:骑射小官你莫要舞刀弄剑,座上之客乃是有道之人,真龙天子。材官,即骑射之官。真人,指有道之人,《文子》云:“得天地之道,故谓真人。”此指帝王。赤龙子,即赤帝之子。范增三度示意,项羽“默

然不应”；项庄拔剑起舞，项伯“翼蔽沛公”，虽然险象环生，刘邦性命岌岌可危，然种种险境终能一一化解，难道这不是他洪福齐天，天意使然，命中注定他是天子！？比起“力征天下”的项羽，“约法三章”的刘邦不愧得道“真人”。这里语句铿锵，褒贬分明。

“芒砀云瑞抢天回，咸阳王气清如水。”句意为：芒山砀山上，瑞云升腾，环绕着天子而回；咸阳宫中，帝王之气清淡如水。芒、砀，两山之名，均在今江苏砀山县东南。《史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因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抱，即环绕。天，指天子，喻刘邦。这两句紧承上句“真人赤龙子”，叙写刘邦乃真命天子，注定了要接掌秦朝江山，意外之意是根本没有西楚霸王的份。

“铁枢铁榭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句意为：铁枢铁门重重关锁着关中要塞，五丈大旗迎风飘扬，门上铁环撞击有声。枢，指门户开阖机关。《潜夫论》云：“惧门之不坚而作为铁枢。”榭，门闩。铁枢铁榭，言秦关之坚固。双环，指门上双铁环。刘邦攻下咸阳后，采纳酈生意见：“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史记·项羽本纪》）于是派重兵把守关中要塞，不让诸侯入关。这两句即写此事。“铁枢”、“铁榭”、“双环”，连用三个“铁将军”“重束关”，可见把守之严。“大旗五丈”四字，写出了刘邦的强盛军容和气势。

“汉王今日须秦印，绝腴剖肠臣不论！”句意为：汉王今日要的是秦朝的玉玺江山，为保护他，即使腴脚剖肠，粉身碎骨

我也在所不辞。须，一作“颁”。秦印，即秦朝的玉玺，借指秦朝江山。《史记》云：“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颈系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巾道旁。”绝腴，指剔去膝盖骨。刳肠，指剖开肠子。臣不论，指樊哙事。《史记》载：“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扑地。遂入。……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这几句以刘邦手下猛将樊哙的语气写出，称刘邦乃真命天子，是“秦印”的当然得主，自己将拼死护卫，虽死不辞。写得斩钉截铁，力透纸背。

这首诗纵论古事，取意幽奥，辞取瑰奇，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清人乔亿云：“昌谷歌行，不必可解，而幽新奇涩，妙处难言，殆如春闺之怨女，悲秋之志士与？”（《剑溪说诗》卷上）

谭克

三月过行宫

渠水红繁拥御墙，风娇小叶学娥妆。
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

此诗是李贺辞去奉礼郎一职，离开长安，在回故乡途中所作。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叙事。诗中着意刻画失宠宫人的孤寂

与抑郁,意味深长。

“渠水红繁拥御墙”,红繁:红指水荭,繁指繁蒿,二草多生于水旁。句意为:行宫外御沟水边长势极为茂盛的水荭、繁蒿围绕、簇拥着宫墙。一个“拥”字,将“渠水红繁”人格化,将“御墙”“拥”在它们怀中,这一切似乎非常和谐,但这看似和谐的景致与宫女们不和谐的生活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人用字奇巧,引人暇思。

“风娇小叶学娥妆”,水荭和繁蒿的新叶在风中摇曳,状极娇艳,它们正在学宫墙内的宫女梳妆打扮。诗人由水荭和繁蒿的新嫩叶片想到了胭脂和粉的颜色,再次用拟人化的手法表达了宫中宫女每日梳妆打扮、倚窗望宠的心态,但宫女千千万万,得宠者又能有几人呢?此二句构思奇巧、令人叹服。

“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这两句从写景开始转为叙事。宫女倚窗坐在房中,每天早上拉上帘子,让自己美好的容貌映在窗口,等待皇帝的来临与宠幸,日暮之时又将帘子放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皇帝没有等到,容颜却已衰老。宫女是多么想用那幅垂帘锁住时光,让白日千年停留,不让自己老去。但时间是锁不住的,其实正是那一幅垂帘隔断了宫女与外界的联系,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

全诗用词委婉华丽,境界冷艳清幽,含义隽永,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张 桦

酒罢张大彻索赠诗

长鬣张郎三十八，天遣裁诗花作骨。
往还谁是龙头人，公主遣乘鱼须笏。
太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如蚕。
金门石阁知卿有，豸角鸡香早晚含。
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
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

张大彻初次作官，任潞州节度使的属官时与李贺饮酒，酒后索诗，李贺便写下此诗相赠。此诗赞扬了张大彻的诗文写作才能，抒写了诗人自己的穷苦潦倒及其苦吟生活。张大彻，即为张彻，大为排行。是韩愈的门人及侄婿。

“长鬣张郎三十八，天遣裁诗花作骨。”鬣：胡须。裁诗：写诗。花作骨：写得漂亮的意思。句意为：三十八岁的张彻留着长长的胡子，老天派遣他下来为人间作诗，他的诗作写得很有文采，十分漂亮。此句体现了诗人对张彻的赞美之情。

“往还谁是龙头人？公主遣乘鱼须笏。”龙头：《魏略》有载：“华歆与北海邴原、管宁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乘：持。笏：古代朝见皇帝时用的手板。鱼须笏即用鲛鱼须装饰的笏。乘鱼须笏即指在朝为官。此两句是说张彻是同辈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于是公

主便举荐他做了官。

“太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如蚕。”唐代无官位的人穿白衣，八九品官员穿青衣。因潞州在太行山区，故说“太行青草上白衫”。前句喻示张彻初入仕途，脱去白衣而著青衣。后句写初入仕途的张彻所上奏章就字密如蚕，形容他满腹经纶，下笔不能自休，故而侃侃而谈，以致奏章上字密如蚕。

“金门石阁知卿有，豸角鸡香早晚含。”按：金门即金马门，是汉武帝时，东方朔等著名文士待诏之所。豸：是指兽名，传说它专门用角顶撞那些不正直的人，所以汉代负责监察工作的御史的帽子被制成豸角形。鸡香：鸡舌香，又叫丁香，汉代尚书郎在皇帝面前奏事要口含鸡香，以示尊重。此处则代指尚书这一官职。句意为：金马门石渠阁这样的地方你准能去，御史、尚书郎这样的官你迟早要做。此二句诗人进一步赞扬张彻前途无量。

“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陇西：今甘肃一带。李贺本为河南福昌（今宜阳）昌谷人，因系出郑王，故自以郡望而称家乡为陇西。酒阑：饮酒快结束时。句意为：陇西的李长吉是个不得志的潦倒颓废之客，酒意阑珊，心事不畅，颇感天地狭窄无出仕之路。此二句是李贺在写自己的困苦处境，并希望今后张彻春风得意时能引荐、拉扯一把。

“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赵城：县名，在河东道，属平阳郡，在今山西霍县南。句意为：一个秋天的夜晚，我穿着破碎的葛衣，在赵城长吟诗篇直至东方发白。

全诗想象丰富，词语瑰丽，在赠诗中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张 桦

致酒行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李贺因避父讳而不能举进士，满腔才学与报负无处施展。此诗是其客居异乡时，于饮酒间突发感慨而作。此诗前八句写主人设酒相待，开导诗人不要为前程犯愁，并用主父偃和马周的故事相劝，希望诗人等待时机。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的崇高志向。全诗层次清楚，诗意一目了然。

诗的前四句独为一韵，主要写主人劝酒的场面。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零落”，原指草木凋零衰落，这里指穷困潦倒。“栖迟”，居住止息，此处指客居异乡。“奉觞”，举杯敬酒。“客”，是主人对诗人的称呼。诗人仕途无望，穷困潦倒，客居异乡，愁肠百转。此间的主人举起酒杯献上了愿客长寿的祝词。然后借机开导，劝诗人千万要想开些，并引用前人的故事说：“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当年西汉的主父偃前往长安求取功名，旅费用光了，也没

有得到重用。身无分文,无法回家,亲人们盼他归来心切,攀柳而望,年复一年,以致把门前的柳枝都折断了。后来主父偃直接上书汉武帝而受重用,一年之中连升了四级。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我又听说马周当年西游长安求官途中投宿于新丰,旅店的主人见他很寒酸,对他很不礼貌。来到长安后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也无人识其才华。直到有一天他代常何陈述朝廷得失的纸笺呈给了唐太宗,太宗才惊于其才华而破格将他提拔。主人连举主父偃、马周的故事,旨在宽慰诗人,他们以前都有过困苦的时候,后来都因向皇帝上书而得到破格重用。因此不必因一时的潦倒而灰心。

也许是听了主人的一席话,诗人的愁情有所消解,于是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示对主人的答谢。“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我失意远游,落魄羁旅,理想不能实现,前途一片迷茫,如今听了主人家的一席话犹如听到雄鸡报晓,扫除了黑暗,看到了光明。是啊!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整天悲叹惆怅,谁又会来怜惜你呢?诗人受主人点拨后心中阴霾全消,发出了心中的慨叹,壮志凌云。诗篇开头的满腹愁绪于此也一扫而空。

此诗叙事、抒情有机结合,引典用故,比喻贴切,尤其是后四句,更是豪健警拔,用语隐微,表现了诗人积极要求舒展抱负的迫切心情。

张 桦

感讽二首

其一

合浦无明珠，龙洲无木奴。
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
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
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
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
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
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
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
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
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

诗人《感讽》诗共有五首，乃为世事而发。诗中采用白描手法，语约意丰，形象突出，与诗人一贯冷艳诡谲的诗风有所不同，另有一番特色。此诗为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主要内容是揭示官府的横征暴敛。

“合浦无明珠，龙洲无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合浦”，在今广东省境内，盛产明珠。“龙洲”，即龙阳洲，在今

湖南省境内,盛产柑橘。“木奴”,即柑橘。本来盛产明珠的合浦如今没有了明珠,盛产柑橘的龙洲如今没有了柑橘,这是为什么呢?足见以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都满足不了那些州郡长官无止无境的索取,人力就更可想而知了。现实生活中官场贪求之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连合浦产珠之地、龙洲柑橘之所都被刮得一干二净。这四句概括了那些贪官污吏“刮地三尺”的丑恶嘴脸,隐蕴了诗人无声的谴责。

接下来诗人开始叙述官府上门催税的情景:“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此段大意即:越妇还未开始织作,蚕儿还才刚刚出卵,在竹匾中缓缓蠕动,县中收税的官儿便策马而来。他满脸紫虬胡须,面目十分狰狞,怀中揣着一本索税的方板,板上写着收税通知,并说要不是因为你们不按时交税而让使君发怒,我怎么会到你们家里来?

“越妇拜县官,桑芽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此段大意即:越妇连忙拜倒在地上说:“桑芽儿如今还小,等到了晚春,丝车才能开始摇转织布,我也才有东西交税啊!

“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梁。”句意为:越妇在这边苦苦乞求税官的宽限,小姑见状赶紧做饭、张罗酒菜。

“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句意为:这税官儿吃饱喝足后离去了,可他刚一走,主管钱粮文书的小官又来了。一官刚走,一官又至,这税那税接踵而至,越妇怎么忍受得了,广大贫苦百姓又怎么受得了!

中晚唐以后,藩镇割据,武人争雄。时局动荡不安,官场贪污腐化、享乐成风。这一切的物质基础全部建立在对劳动人民

无止境的掠夺之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使民以时，即“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劳动成果尚未出现，收税官已上门催税了；二是捐税种类繁多，所谓“县官踏粮去，簿吏复登堂。”三是数额庞大，即此诗开篇所说“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这一切把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此诗语言平实，刻画细腻，李贺不愧为一位手法高明的漫画大师，把官吏们不顾老百姓死活，横征暴敛的丑恶嘴脸，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张 桦

其二

奇俊无少年，日车何蹙蹙。
我待纆双绶，遗我星星发。
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
寒食摇扬天，愤景长肃杀。
皇汉十二帝，唯帝称睿哲。
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

本诗是《感讽》五首中的第二首，借吊贾谊的不幸遭遇抒发了自己的愤激之情。

“奇俊无少年，日车何蹙蹙，我待纆双绶，遗我星星发。”蹙蹙：不断前进的样子。“纆”，系结；“绶”，系在官印上的丝带，此处指官爵，纆双绶即指担任官职。“星星发”，指像星点一样的白发。句意为：奇才俊杰不可能永远是少年人，随着时光的流

逝,人总是会变老的,我期待着担任官职,但时光赠给我的却是花白的头发。诗人此时正值年少,却不得重用,心情郁闷愁苦,“奇俊无少年”句让人不难体会出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

诗的后八句引用汉文帝刘恒和贾生的故事,借古喻今,借人喻己,进一步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悲痛。

“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贾生”,指汉贾谊,原得汉文帝信任而官至大中大夫,后因遇谗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青蝇”,苍蝇,比喻谗毁别人的小人。句意为:东都洛阳城外有贾生的陵墓,当年那些进谗诽谤贾谊的小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诗人此刻正遇谗言,他与贾生可谓同病相连,贾生已经做古,一了百了,自己却独自留于世间,忍受流言蜚语。

“寒食摇扬天,愤景长肃杀!”“寒食”,指寒食节,在清明节前后,这里指代春天。“摇扬天”,指花柳摇曳飘扬的春天。句意为:在这春光摇曳的日子里,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悲愤肃杀的景象!这一片悲愤与肃杀与其说在贾生墓前,倒不如说是在诗人的心中。

“皇汉十二帝,惟帝称睿哲。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竖儿”,此处指进谗言的小人。“文明”,指封建时代的美好政治。句意为:汉代的十二位皇帝,只有文帝堪称睿智。可一旦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清明的政治也就从此开始消歇了。诗人最后借汉文帝信谗而贬贾生,喻指了当今皇上听信谗言,而使自己不举,空负了自己的满腔才学与抱负。

此诗中,诗人巧用典故,将古人遭遇与自己的遭遇联系在一起,抒发自己愤闷的情绪,比喻恰当,意蕴深远。

张 桦

开愁歌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
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赏宜阳一壶酒。
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紕。

此诗是诗人在才智受到压抑，抱负不得施展，极度的痛苦中创作出来的。诗中描写秋天凄凉的景象，主要是为了抒发诗人悲愁苦闷的心情。开愁，即排解忧愁。

诗人起笔直写萧索的秋景：“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华：与“花”字相通。碧影：碧色叶影。句意为：秋风吹过大地，一片萧瑟冷落，百草开始干枯，傍晚时分的花颜叶影让人倍感寒意袭人。眼前的景象正是诗人此时心情的外化，诗人开篇即景，为下文抒写满怀愁绪渲染了悲凉的气氛。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我才年方二十，青春年少，本是有所作为的年龄，却如此的失意潦倒。我愁苦颓废的心情宛如路边枯萎的兰草。按：诗人因避父讳而不举进士，仅担任了奉礼郎这一无足轻重的闲职小官，心中的愁苦与郁闷可想而知。

“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鹑：鹌鹑，一种头小尾短，羽毛赤褐色，杂有暗黄色条纹的小鸟。人们常常形容短小破烂的衣服为鹑衣。临岐：面临岔道，将要分别。这里是指诗人自己将要离开长安。句意为：我衣衫褴褛衣如飞鹑，就连骑的马也瘦小如狗。当我悲愤地离开长安时，竟不知路在何方，面对岔路我痛苦地击剑，铜剑发出了巨大的吼声。此联写出了诗人困顿的境况，为下文的以衣当酒作了铺垫。“临岐”二字更给人以穷途末路的感觉，诗人站在岔路口，不知走向何方。事实上他已无路可走了。于是击剑而剑“吼”，一个“吼”字，将诗人心中的愤闷倾泻而出，十分酣畅淋漓。然而，“吼”并未能消除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诗人想到了借酒消愁。

“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赏宜阳一壶酒。”因为穷困潦倒，消愁也并不那么容易。诗人见到酒旗却身无分文，下马后不得已只好解下秋衣来当酒喝。看来诗人的困苦并不仅仅体现在精神上，在物质上的困苦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酒喝过了，人也醉了，愁解了吗？“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云不开：指天不答应。句意为：醉中的诗人仰天长呼，但苍天并不理睬他。虽是白天，却万里长空浮云蔽塞，一片凄冷迷茫，见不到一点希望的阳光。天空中的云正如诗人心中的愁云一样，这愁云又岂是酒所能消去的？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诗人心中的愁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豕灰。”心骨：心气筋骨，指身体。俗物：庸俗不堪的人，指排挤打击诗人的人。豕灰：撞击。句意为：就在诗人绝望地披着长发，以双手指天沉吟着内心的悲苦时，好心的店主人走了上来，耐心地开导，

劝他好好地注意身体,不要被那些排挤打击他的庸俗之人填塞了心胸。诗人宛若大江奔流的愁苦于此戛然而止,如此故作轻松的结尾,其实是一种无法解脱的解脱。诗人的愁苦依然流淌在字里行间。

此诗风格苍凉,悲愤抑郁,反映了诗人怀才不遇、才华难展、前途无望的痛苦心情,揭示了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腐朽和黑暗。

张 桦

塞下曲

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
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
露下旗濛濛,寒金鸣夜刻。
蕃甲锁蛇鳞,马嘶青冢白。
秋静见旄头,沙远席箕愁。
帐北天应尽,河声出塞流。

此诗是李贺为塞下戍边战士而作,诗中描绘了边塞马嘶的苍凉情景及战士们的思乡情怀。诗风悲壮、凄凉。

诗的前四句写塞下的风景。“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蓟门: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白于水:天色惨白,漫天风沙之状。青海:《周书》:“吐谷浑治伏俟城,在

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今青海湖一带。句意为：茫茫边塞，胡角一声吹响，北风随之呼啸而来。蓟门旷地风沙，天色一片惨白。青海城的道路高峻蜿蜒，城池仿佛嵌在空中；站在城头极目眺望，但见霜满大地，皓月千里，一片荒凉。蓟门在唐朝的东北部边境，青海在西北部边境。从东到西虽风景不同，却俱是一片苍凉、萧索，条件极为艰苦，从蓟门到青海事实上包括了整个北方边塞。可想而知，面对如此不堪的景色，戍边的将士会是何等的思乡。诗人在诗句中用一“引”、一“含”，将“北风”与“胡角”，“天”与“道”杂糅在一起，贴切生动，引人遐想。

诗的中间四句转述军营的景色。“露下旗濛濛，寒金鸣夜刻。蕃甲锁蛇鳞，马嘶青冢白。”金：军中警夜时所击铜器，即古刁斗之类。夜刻，夜间时刻。青冢白：青冢之草亦尽，足见马群之多。句意为：夜晚，军营里霜露下降，旌旗在夜色里隐约可见，警钟在夜间不时地响起，那声音在塞下的夜里也充满了寒意。白天远远地可清楚看见蕃人的甲衣，锁衔细密，状同蛇鳞。成群的战马在嘶鸣，青冢上的草也被吃得干干净净。塞下的秋天，寒冷萧索，即使在军营中也是如此，“寒金”、“旗濛濛”、“青冢白”都是对军营环境的描写，无一不衬托出塞下戍边战士所处环境的恶劣与艰苦。“青冢”本是蕃汉人民友好团结的见证，然而坟上的草已被战马吃光，这似乎有种不祥之兆，说明边境局势已颇为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末了四句，诗人依然在写景，其景色却更加凄凉。“秋静见旄头，沙远席箕愁。帐北天应尽，河声出塞流。”旄头：星宿名，即昴星，它的出现预示着战争即将发生。席箕：草名。《酉阳杂

俎》：“席箕一名塞芦，生北方胡地。”古诗：“千里席箕草。”王建《咏席箕篇》有“单于不向南牧马，席箕遍布天山下。”帐：军中帐幕。天应尽：指边荒。句意为：静静的秋夜里，旄头星孤零零地挂在天边，战争的迹象已很明显。千里风沙一望无际，就连生命力一向很强的席箕也在发愁。军营的北边全是边荒，只有黄河滚滚出塞，流向远方。诗人通过“旄头星”暗示了战士们预感战争即将爆发，思乡情绪油然而生的心理。因为一旦战端开启就意味着与家人生离死别。“席箕”之愁又何尝不是征人心中之愁呢？诗的结尾悲壮雄浑，很有气魄，特别是“河声出塞流”一句，不写黄河水，却写黄河水声，将那种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场面转化为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声音，让读者把视觉转化为听觉，仿佛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全诗用语奇巧，意境苍凉悲壮，将边塞寒风萧瑟、霜飞露降、战马嘶鸣、旌旗林立的场面与远人思乡的情怀糅合在一起，描绘得有声有色，动人心魄。读来颇感荡气回肠，波澜起伏。

张 桦

吕将军歌

吕将军，骑赤兔，
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
北方逆气污青天，剑龙夜叫将军闲。

将军振袖拂剑铍，玉阙朱城有门阁。
 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
 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箛中花箭香。
 西郊寒蓬叶如刺，皇天新栽养神骥。
 厩中高桁排蹇蹄，饱食青刍饮白水。
 圆苍低迷盖张地，九州人事皆如此。
 赤山秀铤御时英，绿眼将军会天意。

元和四年(809)，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宪宗遣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白居易上书谏阻，宪宗不纳。各路将士感到受宦官节制是一种耻辱，无意为朝廷效命，结果平叛战争失败。李贺此诗便是对此事的讽刺。

诗的前八句写吕将军的威猛。

“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大胆：典故《世语》：姜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金粟堆：指唐玄宗陵墓所在地。句意为：有一位吕姓的将军，骑着赤兔骏马，怀着非凡的赤胆忠心，独自跨马奔出长安城门，前往金粟堆边作唐玄宗泰陵的护卫官，因感叹自己不得重用，便对着玄宗陵前的树木放声哭泣。诗人假托吕姓将军，以吕布与之相比，突出了他的刚烈勇猛。如此勇猛而又不得重用，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护陵官，这就揭示了当权者有才不用、任人唯亲这一事实。

“北方逆气污青天，剑龙夜叫将军闲。”剑龙：指宝剑。句意为：北方藩镇连兵结盟，抗拒王命，反叛气氛弥漫天空，值此武将效命之际，将军却被闲置不用，让宝剑在夜间空自鸣吼。

“将军振袖拂剑铍，玉阙朱城有门阁。”铍，指剑锋。玉阙朱

城：皇帝居住之处。句意为：吕将军抖擞精神，用衣袖擦拭剑刃，很想为国家平定藩镇叛乱。然而宫门重重，皇上又岂是吕将军所能见到的？诗人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勇猛而又不曾被当权者所发现而埋没于荒陵的吕将军形象，指出了朝廷并非无才可用，为什么要派一个宦官去作统帅呢？

接下来的八句写宦官统帅吐突承璀的阵前丑态及其愚蠢无能。

“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箛中花箭香。”恒山：指恒山郡，恒山铁骑即王承宗叛军。榼榼，摇摇摆摆的样子。句意为：两军阵前，主帅摇摇摆摆地将方方正正佩有龟钮的银印挂在徘徊的白马上，他卑怯无能，像个擦脂粉的女郎立马站在红旗下。王承宗所部叛军的一员骁将单骑来阵前挑战，要比试金枪的高下，却远远地闻到了这位统帅盛箭箛中花箭散发出的香味。这哪儿像两军对垒？统帅如此，还有何军威可言？诗人虽只寥寥几笔，吐突承璀和吕将军孰高孰低却不言自明，并由此可见当权者之荒唐，威猛之将不用，却用一个涂脂抹粉的宦官去领军，让人忍俊不禁。

“西郊寒蓬叶如刺，皇天新栽养神骥。厩中高桁排蹇蹄，饱食青刍饮白水。”骥：好马。桁：屋上横木，这里指拴马的横木。蹇蹄：指不善驰骋的劣马。句意为：西郊寒蓬叶如针刺，本是老天爷为养育良马而栽种的，如今却荒废在那儿。吐突承璀营中的马厩里，高高的木架下，成排的劣马，吃的却是最好的青草，喝的是清净的白水。马正如人，吐突承璀既不懂御马之术，不识马的好坏，又怎能统帅大军平定叛乱呢？

最后四句是诗人的感慨。“圆苍低迷盖张地，九州人事皆

如此。赤山秀铤御时英，绿眼将军会天意。”圆苍：天，喻指朝廷。低迷：模糊不清。赤山秀铤：指用赤山优质矿石铸出的宝剑。《越绝书》有载：“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铤，铜铁璞也。”（《说文》）此处指代吕将军的宝剑。绿眼将军：指三国时的吴帝孙权碧眼紫髯，此处指吕将军。御时英：保卫国家的利器，比喻吕将军。句意为：圆圆的天空昏浊不明地盖在大地之上，天下用人举事皆如皇上用这吐突承璀一般糊涂。好剑虽然佩在吕将军身上，吕将军又怎知道天意如何呢？诗人在句中揭露了皇帝的昏庸无能和世道的混浊糊涂，表达了对宦官统军的强烈指责和对人才的怜惜。其实，这吕将军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影子！

全诗行文流畅，对比鲜明，气势宏伟，讽喻辛辣，是李贺作品中少见的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诗篇之一。

张 桦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傭刊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
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沍漂沫松麝薰。
干膩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
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顽何足云！

此诗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友人杨生青花紫石砚的精致、明净,并赞美了制砚石匠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

青花紫石砚,这种砚产于端州,治所在高要(今广东省肇庆市),东三十里有山名为斧柯山,在大江之南,山石呈深紫色,端砚以此山石雕琢而成。而自唐以来,砚石又以青花为上,黄赤为下。

诗的开头提到的不是砚石,却是对制造砚石的石工的由衷的赞美。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前句说端州制砚石工的技艺“巧”,盖过了“神”功。后句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采石工人的劳动场面,上山采紫石制砚被比喻为是“上天”“割紫云”,诗人用语之奇伟,于此可见一斑。

“1庸元抱水含满唇,暗洒₁弘冷血痕。”1庸元:春秋时周人,被人诬陷而死。据《庄子·外物篇》载:他死于蜀,血三年后化为碧(青色的玉石)。1庸:平;元:削;1庸元即打磨平整。抱水:指砚中聚水。前句写的仍是制砚工人的劳动景象,极言工技之精。后句书写的是砚中的青花。句意为:石工将砚石取来加工,打磨平整,挖出砚窝,注入清水,水中映出砚上的青花,宛若₁弘用鲜血化成的鲜血碧玉。

“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沕漂沫松麝薰。”纱帷:用青纱制作的帷帐。墨花春:端砚使用时间长了墨渍出来的色彩。沕、沫均是指水泡。松麝薰:指墨中的香气。句意为:将砚置于有帷帐的书房之中,等到和暖的白天,取砚磨墨,墨汁色泽很好,散发出松脂和麝香似的清香。此两句实写砚的好处,容易发墨。

“干膩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数寸:指数寸大小

的砚池中。句意为：此砚磨出的墨汁干、腻、薄、重都很均匀，而且光色皎洁宛如秋天的晴空，无纤毫昏翳。这两句依然是在通过所磨之墨的好衬托砚之好。

“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顽何足云！”此砚质地细致，用笔沾墨，稍沾即起，其声细静，笔毫圆润饱满，不伤毛笔。写到此处，由墨到笔，似乎已极尽端砚之妙。没想到诗人笔锋一转，陡然夸张，竟拿名气轰天的孔砚与之相比，进一步烘托此砚的超凡绝伦。孔砚，《视学记》有载：“孔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平生时物。”孔砚虽是圣人之物，但宽大而粗笨，与杨生之青花紫石砚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此诗笔触细腻，状物摹形极富神韵。从写石工开始直到写石砚，络绎直陈，字句精练，实是一篇难得之咏物佳作。

张 桦

苦昼短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
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食熊则肥，食蛙则瘦。
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
吾将斩龙足，嚼龙肉。

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
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
何为服黄金，吞白玉。
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白驴。
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元和年间，唐宪宗求仙服药，追求长生，上行下效，形成了一股求仙服药以求长生不老的社会风气。诗人对这种社会风气极为痛心，故作此诗以讽之。

诗的开头便将时间这一无形的东西人格化，并且直呼：“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飞光：指太阳和月亮，日月运行推动时间前进，故此处代指时间。句意为：时间啊时间，你就停下来喝一杯酒吧！不仅在呼唤“他”，还希望“他”能停下来饮酒。诗人有感于时光的飞逝，光阴的可贵，这也正是诗人向时光劝酒的原因。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我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看见月寒日暖，日月交替，时光流逝，来消磨人的寿命。光阴易逝，容颜易老，这本是自然规律，“惟见”二字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人的衰老是必然的。

“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熊掌为珍味，蛙鳃为粗味。这同样是诗人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吃得好就胖了，吃得差就瘦了。

“神君何在，太一安有？”神君在哪里，天神太一又在哪里呢？这是诗人对莫须有的天神说的嘲弄，也是对求仙之人的莫大的讽刺。

“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东方日出处有神木叫扶桑；“若木”是神话传说中在昆仑山西极外的一棵树，太阳从这里落下。诗人把二者糅合在一起，故说“天东有若木”。“衔烛龙”，古代神话传说中说北方有一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那里有一条龙衔烛放出光亮。诗人在这里把这两个并不相干的神话传说扯到了一起，赋予了新意。句意为：据说在天的东边有一根若木，太阳从这里升起，下面有一条衔烛的龙，负责把光亮洒向全世界。于是诗人突发奇想：“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如果我斩杀那条龙，砍龙足，食龙肉。太阳就不能白天在天上运行，晚上也不能藏起来，这样静止不动，自然就没有昼夜四时之分，就不会苦于日子太短了，那样就可以做到“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了。生死之忧不就解决了吗？又“何为服黄金，吞白玉？”白玉、黄金都是方士骗人的把戏，何必去吞食以求长寿呢？事实上斩龙足而停止太阳运行是不可能的，诗人借此想象强调了时间是不可能停止流逝的，人终究还是会老而至死的，服金吞玉只是枉然！

“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任公子：神话传说中骑白驴成仙的人。刘彻：汉武帝。茂陵：汉武帝陵墓。嬴政：秦始皇名。鲍鱼：咸鱼。秦始皇在外出巡游途中死去，李斯等人秘不发丧，天气炎热，尸体发臭，于是便在车上放了一石咸鱼，把气味搅乱。句意为：谁是骑着白驴升仙的任公子？茂陵中的汉武帝也不过是枯骨一具，秦始皇的灵车费了那么多的鲍鱼也未能遮住自己的尸臭。诗人引经据典，否定了服药求仙的荒唐之举，任公子是谁已经无据可考

了,秦皇汉武如此风云一时,如今也只是冢中枯骨。汉武帝不是求仙服药而求长寿吗?秦始皇不是派人到海外求仙以求不死吗?又能如何呢?最终也没能逃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诗人借此借这些古人物的下场讽刺现实生活中那些执迷不悟的迷信之人,笔锋直指当朝最高统治者宪宗皇帝。表现了诗人对此荒唐虚妄之举的深恶痛绝。

全诗气势豪放,句式长短不拘、错落有致,行文生动、想象丰富,引典得当,用语精切。诗人在对服药求仙的嘲讽和批判中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精神。

张 桦

相劝酒

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
弹乌崦嵎竹,扶马蟠桃鞭。
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
尧舜至今万万岁,数子将为倾盖间。
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
臞螭臞熊何足云,
会须锺饮北海,箕踞南山。
歌淫淫,管悒悒,横波好送雕题金。
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造化心。
相劝酒,终无辍。

伏愿陛下鸿名终不歇，子孙绵如石上葛。
来长安，车骈骈。
中有梁冀旧宅，石崇故园。

元和末年，唐宪宗迷信丹药，李藩上书加以谏阻，宪宗不听。起居舍人裴潏又极力劝谏宪宗，结果被贬为江陵令。李贺有感于此而作了此诗。诗人列举古代传说，展开丰富的联想，否定了神仙虚幻之说。不过诗人在诗中宣扬的人生无常、应及时行乐的思想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颓废及对人生的无奈。

诗的前十句引典用故，描写时光飞逝，光阴似箭。前八句诗人写道：“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弹乌崦嵫竹，打失马蟠桃鞭。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尧舜至今万万岁，数子将为倾盖间。”此段大意为：羲和驾御着六条马拉的日车赶着太阳东升西落，白天黑夜从没闲过。他用崦嵫山上的竹子赶着太阳，用蟠木制成的鞭子抽打马匹。秋神蓐收让柳树失去了翠绿，春神青帝又带来了春兰之花。岁月更替，从尧舜至今屈指一算应该已有万年了，但这一万年也不过是羲和、蓐收、青帝驻足而谈的一瞬间。“崦嵫”，古代指太阳落山的地方。“乌”，原指神话传说中所说的太阳中的三足乌，这里指代太阳。“蟠桃”，《十洲记》有载：“东海有山，名度索山，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曰蟠木。”“蓐收、青帝”，神话传说中的秋神和春神。诗人借神话传说，说明了从尧舜至今的一万年也不过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挥间。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引出了诗人的无限慨叹：“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即使用青钱白璧亦不能将其买来留下，因此大

丈夫在世应“快意方为欢”，及时行乐。此两句既是对访神拜仙一说的否定，但同时又鼓吹了及时行乐的思想，这也是诗人当时思想中值得否定的东西。

接下来诗人写道：“臞蠃熊何足云。”王逸注：“有菜曰羹，无菜曰臠”。蠃，指大龟。句意为：珍肴美饌又何足道哉？应当“钟饮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悒悒，横波好送雕题金。”即应当以北海为酒池，南山为靠椅，举钟而饮，箕踞而坐，在歌声洋溢，管声安和中接受斜目横波的美女献上的南蛮之地所产的金子。“钟饮北海”，取曹植“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之句意，而“箕踞”则是一种放纵的坐姿。诗人此处描写的是一幅放浪形骸的行乐图。并说“人之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造化心。”人生得意之时就应该如此及时行乐，又何必用心去强求造化之用心，以求长生不老呢？诗人喻示人生在世的可贵，再次对求神问仙之举给予了否定。

诗人话说至此，兴致正酣，仿佛也加入到了行乐队伍的行列，忘形尔汝，居然举杯向皇上劝酒，并致祝酒辞：“相劝酒，终无辍。伏愿陛下鸿名终不歇，子孙绵如石上葛。”陛下！请举杯饮酒，千万不要停杯，恭祝陛下永保圣节鸿名，子孙后代如石上葛藤延绵不绝，万世安康！此句看似在致祝词，实际上是在劝导皇上放弃求神拜仙服丹食药之举，保重自己的身体，使自己的一世英名不要因此而断送，让子孙后代也永葆健康安宁。

末了诗人移转叙事之笔锋，寓情于景，以写景收笔：“来长安，车骈骈。中有梁冀旧宅，石崇故园。”句意为：我到长安来后，看到街道上马车联缀并行，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长安城中，有汉梁冀的宅第和晋石崇的园子。梁冀是东汉顺帝梁皇后

之兄,代父商为大将军,专横跋扈,后毒杀质帝而立桓帝,前后秉政达二十年。石崇则是东晋首富,富极一时。此二人,一秉权自重,一富可敌国。如今都只有“旧宅”、“故园”,说明权势财富,也不过是过眼烟云,随着时光无情的流逝,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诗人在此又一次表明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什么是可以留得住的,名利地位只是一时的东西,不应过分强求,应该及时行乐!诗人的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诗人看透了名利官场,认清了光阴疾迅无人可以抗拒的规律,否定了拜神求仙之说,却是值得肯定的。

全诗引经据典,比喻贴切,用语得当,构思奇巧,气势磅礴。诗人以自己的丰富想象,反复印证了神仙的虚幻不可信,但也流露了及时行乐的颓废人生观,不过这也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毕竟满腹经纶、报国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穷困潦倒,除了行乐还能想到什么呢?事实上,即使他想行乐,如此的凄凉困苦,他又拿什么去行乐呢?

夏于全

柳宗元画像

——〔清〕上官周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书礼部员外郎。会叔文败，贬永州司马。宗元少精警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踔厉风发，为当时流辈所推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居闲益自刻苦，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读者为之悲惻。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集四十五卷，内诗二卷。今编为四卷。

冉溪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縲囚。
縲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的变革而被贬谪永州时，曾在冉溪居住过多年。在永州期间，表面上他过着隐居的生活，实际上仍是壮心未已。这首诗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冉溪，又名染溪，在永州西南。

诗的头两句叙说诗人年少时的远大抱负。“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陈力：贡献才力。句意为：年轻的时候我为国贡献才力，希望能够建立公侯一般的事业，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国家，从不为自己的个人利益着想。

中间四句写诗人理想破灭，终成囚徒，只好卜居荒远的冉溪。“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风波一跌：指“永贞革新”失败而获罪遭贬。縲：拘禁犯人用的绳索。卜：卜居，择地而居。句意为：“永贞革新”以失败而告终，我在政治风浪中跌倒，被贬逐到万里以外的蛮荒之地。早年的雄心壮志在顷刻间烟消瓦解，成了被流迁拘禁的囚徒。我这个流迁拘禁的囚徒整天无事可做，于是只好抱着终老天年的心态，在这湘江西岸的冉溪择地隐居。诗人的失意痛苦之情于此可想而知。

诗末两句表达了诗人不愿自甘沉沦，而想自强不息、蓄器待用的雄心壮志。“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寿张樊敬侯：东汉樊重，曾于制作器物前先种漆树，时人讥其迂腐，后终从中获取极大的好处。樊重后封寿张侯，谥敬。诗人在此以东汉樊重自比，表明自己要像樊重一样，不管环境多么恶劣都不改初衷，忍辱负重，等待自己施展才能、为国效力的那一天的到来。

本诗是一首七言古体诗，诗意放达，用语明畅，鲜明地反

映了柳宗元永不衰减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用世的精神。

张 桦

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此诗所写的是诗人被贬谪永州，隐居冉溪期间与友人清晨出游时所见的景色和诗人心中的感受。谢山人，诗人的一位友人。愚池是冉溪边的一个小池。柳宗元冠之以“愚”，实指此处山水都因自己被贬谪而蒙羞。

“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诗人早上起床刚洗完头，用质地轻软的发巾束着头发，便与谢山人一道前往愚池赏景。拂晓的池水边，风爽露清，十分惬意。此句写人亦写景，情景交融，别有一番情趣。

“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尘外：尘世之外，世俗之人，此处指当地老百姓。幽人：指隐士。句意为：诗人自觉居住在这里已能与当地老百姓心意相通，情投意合。更何况还能时常与隐居在这里的谢山人走在一起，观光赏景，吟诗谈兴呢？此时的诗人流连于眼前的山川景色，似乎忘却了被贬谪蛮荒的

痛苦。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站在愚池边上举目远眺，朝霞渐渐散去，群山显得更加高远清晰，高高的天空中，几只大雁飞过，发出阵阵清脆、响亮的鸣叫。诗人此句极写环境的清新幽雅，映衬了内心归于这山水之间时所流露出的避世心态。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机心：机变之心，勾心斗角之心。当路：身居要路者，引申为身居要职的人。句意为：让那些有权势的人在政争中去运用机心、勾心斗角吧，我愿学陶渊明的样子，做个清静闲适的羲皇上人，去过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羲皇即为传说中的伏羲氏。古人都以为那时的人们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这两句直抒胸意，表达了诗人的避世心态，但字里行间仍可窥见其难以平静的愤世情绪。

全诗写景抒情，情景交融，语调清新，流露出诗人想要退出倾轧不休的官场、隐居于世外的心态。但诗人心中愤激难平之情，仍溢于言表。

张 桦

晨诣超师院读禅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诗人被贬永州后，喜欢到佛院遨游，也热心读佛经，研寻佛理。此诗写的便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超师院：姓超的僧人所住的寺院。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文人加入到信佛的队伍中。但很少有顺境中的文人皈依佛教的。文人信佛，往往是在生活中遇到大挫折以后，柳宗元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诗的开头，写出了诗人一副笃诚信佛的样子：“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汲取冰凉的井水漱口洗齿，清净内心再拂去沾在衣衫上的尘土。然后安闲地捧着经书，漫步到东斋外虔诚地诵读。贝叶书：古代印度人多用贝、罗树叶写佛经，因而称佛经为贝叶书或贝叶经。

然而，诗人的信佛却并不同于一般世俗的信佛，他追求的是佛教的真源，而并非世人所追求的释教中荒诞不经的东西。“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真源：即佛家的真意。了：全然。妄迹：虚妄的事迹。句意为：世人对佛经真正的本源毫不了解，却热心地追寻那些荒诞虚妄的东西。

但是佛教的真源是什么呢？诗人对此也感到难以领悟。“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遗言：指佛经上的文字。冥：暗相吻合。缮性：修治心性。句意为：我本以为可以凭诵读佛经上的文字就能默默地体悟佛家的真源，但无论我怎样修治心性，

还是觉得没有办法真正领悟。

诗人无法领悟到佛教的真源,不觉慢慢地走神了,渐渐地被佛院清静幽雅的环境所吸引:“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僧人的庭院静寂幽雅,地上的青苔蔓延到了竹林深处。太阳徐徐升起,晨雾和雾气还未散尽,晓露映着日光,葱郁的青松仿佛刚刚用油脂沐浴过。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澹然:宁静的样子。悟悦:悟道的快乐。言说:佛经上的文字说教。句意为:撇开佛教经典上的说教,以宁静的心境品味这优美、淡雅的环境,一种猛然顿悟的快感竟油然而生。原来佛教的真源并不在佛经的文字中,而在宁静的大自然里。只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我两忘,就能体悟到佛教的真源。

全诗清新典雅,用语明畅。表达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想藉僧院清静幽雅的环境,暂时忘却尘世的繁扰和苦闷,以山水自娱的心境。

张 桦

溪 居

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此诗作于永州，描述的是诗人被贬后的谪居生活。溪，指零陵冉溪。柳宗元贬谪永州后会建房于此，过着隐居的生活。

诗人被贬谪永州，应该是有满腹牢骚的，却在诗的开头将其称为幸事：“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诗人认为他长久地为在朝中做官所累，幸亏贬谪南来这荒夷之地，可以让他过上闲适的生活。此两句正话反说，将不幸之事说成是幸事，表达了对朝中当权派的不满。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闲暇时常与相邻的农户聊天；有时也像隐居之士，在山林间漫步。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夜榜：指夜间划船。榜：指摇船工具。意即：天刚拂晓的时候，踏着朝露，披着晨雾，在田中耕田除草；日暮降临的时候，放舟清溪，听着水浪拍打溪石的响声。这种生活真是悠闲极了。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有时整日独来独往碰不见一个行人，于是放声高歌，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沟谷碧空之中，多

么清越空旷。这闲适潇洒的生活,让诗人仿佛对自己的不幸遭贬无所萦怀,心胸旷达开朗。

纵观全诗,诗人似乎已经淡忘了遭贬的痛苦,诗中把被贬谪的不幸称之为幸,将孤独冷静的生活诠释为飘逸闲适的生活。实际上这全都是诗人激愤的反语,在这种被美化了的谪居生活的背后,隐蕴的是诗人内心深深的郁闷和怨愤。表面的平淡所蕴含的激愤,更让人为之怦然心动,正如沈德潜所言:“不怨而怨,怨而不怨。”

全诗清丽简练,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张 桦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 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此诗是诗人在永州所作。元和六年(811年),政治家兼著名诗人吕温病死,噩耗传来,诗人极为悲痛,写下了这首悼念亡友的千古传诵之作。刘二十八,即刘禹锡。吕衡州,即吕温,曾为衡州刺史。李、元二侍御,李景俭和元稹,二人都是吕温好

友,他们都写诗哀悼过吕温。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吕温之死,好像衡岳刚刚折断了天柱峰,噩耗传来,整个知识阶层都为之而悲痛哀愁,相见时都禁不住痛哭流涕。天柱峰乃衡岳主峰,诗人用衡岳天柱峰的崩摧来喻指吕温之死,其实是喻指国家痛失栋梁。足见对其评价甚高。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吕温满腹经纶,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可惜只有诗文流传后世,却没有机会在生前一展抱负,在政治上建立功勋,把自己的业绩铭刻于大钟之上。青简:竹简。我国古代曾用竹片书写文章和典籍。此处指史册。景钟,古人常刻功臣业绩于钟上,以示不朽。诗人此联痛惜吕温生前曾经横遭斥逐,不为重用。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吕温所居的地方狭小不堪,仅留下了座空无一物的小屋立在那儿。死后还暂时只能安葬在异乡,不能将坟墓迁回故土。悬磬:室内空虚,只有梁椽,如同古代用作乐器的磬石,只有一个悬挂着的人字形架子一样。古人常以此形容家里一无所有。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葬地,后人常用以泛指墓地。这里指吕温生前家中极端贫困,死后还不得不客葬异乡。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我想李、元二人在江陵谈论人物时也会怀念和推崇吕温,就像当年荆州刘表、刘备纵论天下英雄,有好几回在深夜还在替陈登惋惜一样。陈登,《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有载:“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

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诗人在此借荆州人物论喻指李、元二人在江陵谈论英雄人物,借元龙喻指吕温,认为吕温有当年元龙那样的才智,表达了诗人对吕温才学和人品的推崇。

全诗取譬不凡,用事深厚,结论得体,高度赞扬了吕温的人品和才学,表达了诗人对吕温的深切哀悼和怀念。

张 桦

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这首诗是诗人谪居永州秋日出游南涧时所作,抒发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流露出深沉的哀怨情绪。南涧,在永州朝阳岩

东南。

诗的前八句写诗人出游南涧时所见到的景色。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秋天到了，南涧的秋色很美，正午时刻诗人独自一人前去游赏。这两句交待了诗人游南涧的时间和背景。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树木随着秋风的吹拂而摇动，发出“哗哗”的声音，林影也随着树木的摇动而忽长忽短，参差不齐。“一”字在这里并无实义，而是用作了语气助词。这两句逼真地写出了秋风拂林的美丽景色，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刚刚到达这儿的时候是一种若有所得的感受，但稍一深入这景色之中，便忘了游玩的疲劳。景色的优美动人让诗人流连忘返，乐在其中了。但随着景物的转换，诗人的心情也开始发生变化：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飘零的鸟儿在悲鸣，那凄厉的声音在幽谷中久久回荡；阴寒的萍藻随风摇曳，在涧水中激起阵阵涟漪。这两句笔锋陡转，鸟啼幽谷，藻浮寒波，诗人触景伤怀，引出了下文的感慨。

紧接着，在中间六句诗人开始抒发自己去国怀人的幽思。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去国：离开国都。魂已远：指被流放到边地。句意为：诗人被贬离开京城长安，流迁边地，怀念故人时，只能一个人空自流泪。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失路：不得志。句意为：孤独的生活让人容易触景生情，不得志的人很少有所欢乐的东西。诗人直接点明心迹，是孤独的生活让他如此触景伤情。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索寞：消沉。句意为：消沉落寞究竟是为了什么？徘徊不定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诗人心情不好，追问缘故却“只自知”，无人了解。其心中的孤苦于此可见一斑。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期：原意为约会，此处指领会、理解。句意为：在我之后被谪居此地的人，当他游至南涧时，目睹眼前的风物，我想他肯定会理解我此时的心情的。诗人被贬至永州，又孤身一人置身于南涧秋景之中，此时此景此情，也惟有自己心中知晓。诗人此刻却寄望于后人，实是知音难求的无奈之举。

全诗出语自然，清劲纤徐，音谐韵永，在优游闲适中流露出自己孤寂而愁苦的哀怨情绪。诗中佳句不少，尤其是“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一联，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张 桦

《南涧中题》柳宗元

——（明刊本）《唐诗画谱》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馀寒已滋荣。
土膏释原野，百蛰竞所营。
缀景未及郊，穠人先耦耕。
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
农事诚素务，羁囚阻平生。
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
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
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
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

柳宗元被贬谪至永州后，由于身份地位的下降，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人民，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首诗便是柳宗元在永州一次和农民倾谈心情后写下的。

诗的前八句是写早春的南国田野。

“南楚春候早，馀寒已滋荣。”南楚：即诗人贬居之地永州。句意为：永州春天的物候来得很早，冬天的余寒尚未褪尽，万物已经开始滋长繁荣。

“土膏释原野，百蛰竞所营。”蛰：冬眠的小动物。句意为：大地回春，土壤中开始散发膏泽，在泥土中冬眠的小动物，争先恐后地爬了出来，开始了自己又一年的谋生工作。

“缀景未及郊，穠人先耦耕。”缀景：成片的景色。耦耕：两人并肩耕种，耦通“偶”。句意为：诗人走出门外欣赏这连片的春景，还未走到郊外就已远远望见农夫在原野中并肩耕作。

“园林幽鸟噤，渚泽新泉清。”渚：水中小块陆地。泽：聚水的洼地。句意为：园林中隐蔽的鸟儿宛转地鸣唱着，渚泽中的泉水流淌不息，色泽清澄。诗中明亮清新的景色映衬了诗人此刻的心情，永州早春大地欣欣向荣的田园风光让诗人暂时忘却了被贬谪的痛苦。

接下来的八句写诗人向农夫倾诉郁结在胸中的郁闷。

“农事诚素务，羈囚阻平生。”素务：高尚的事务。句意为：农事的确是一件很高尚的工作，我却在政争中沦为了囚徒，自己的理想反正无法实现了，倒不如务农，安居乐业算了。

“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遗亩：指家中的田亩。句意为：家中的池塘想必已经荒芜了吧，田亩里肯定已经草木丛生。

“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句意为：我羡慕隐居生活却苦于不能摆脱牵系，想成就一番事业又以失败告终。

“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聊：姑且。款曲：诚恳婉曲。句意为：姑且听从种田老父的话，诚恳曲折地陈述自己心中的想法，现在心里好受多了。诗人将遇贬进退失据的心情在此和盘托出，表达了对官场纷争的厌倦和对农事生活的向往。

最后两句写诗人耕作时的欢快情景。“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诗人高高兴兴地手抚耒耜，翻土耕作；累了之时，回首眺望，只见远处的天边，云霞横空。这一结尾开阔疏朗，令人愁绪顿失。

此诗格调清新，用语流畅，写景、抒情和叙事有机结合，情

景交融,读来颇感恬静淡雅。

张 桦

江 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诗作于永州,全诗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寒江独钓图”。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重重的山峦中,看不见飞鸟的影子;纵横交错的条条道路上,看不见行人的足迹。这两句写雪景,却不着一个“雪”字,但一幅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图景已鲜明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句中一“绝”一“灭”让人顿感境界之空灵蕴藉,浓重劲峭,足见诗人炼字之功底。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叶孤舟载着一位披蓑衣戴斗笠的老人,在雪花漫天的寒江中独自垂钓。雪天、孤舟、老人、独钓、寒江,境界之凄清、孤寂、冷峭于此可见一斑。

白雪象征着皎洁,孤舟、寒江象征着孤高、特立独行的品格。这一切实际上是诗人的自我咏叹,表达了诗人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心绪。渔翁不过是诗人的影子而已。

此诗意境生动,妙在自然,却又极富神韵,展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艺术境界。

张 桦

早 梅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
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此诗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所作，诗人以梅喻己，表达了自己决不随流合污的高尚节操，及其对友人的怀念。

全诗共八句，可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早开的梅花点缀在高高梅树上，远远望去，梅花与碧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寒冷的北风吹拂着梅花，在夜色里散发着芬芳；严霜降下，梅花在拂晓的晨光中显得洁白。此四句盛赞梅花傲霜斗雪的精神，于凌寒中独开，芳香四溢，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呢？诗人参与变革、

坚持真理,受迫害而贬居于永州,他坚贞不屈、不与流俗合污的高尚品格不正如这洁白的梅花吗?

更为后四句为第二部分。“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我要折一枝早梅,赠给远方的友人,但因路途遥远,山水阻隔,不能实现。寒冬中盛开的梅花将会因时久而萎谢,那时我用什么来慰藉远方的友人呢?诗人被贬于永州,与昔日友人天各一方,思念与日俱增,他想摘一枝早梅给远方的友人表达思念之情,却因空间和时间的阻隔,无由与友人相慰藉,想到这些不觉黯然神伤。

全诗语调清新,诗意婉曲,写景抒情,别具韵味。

张 桦

田家三首

其一

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
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
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
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
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
子孙日已长,世世还复然。

《田家》三首是柳宗元在柳州时,某次路过农村,在农民家里投宿后所写的,这首诗是其中的第一首,形象而深刻地描写出了农民的悲惨境遇。

诗的前八句描写农民辛勤劳作的场面。

“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蓐食:坐在床席上吃早饭。徇:从事,尽全力去做。所务:所从事的农务。句意为:农民在天还没亮时就得起床,坐在床席上吃完早饭,就开始去地里干活了,他们赶着耕牛匆匆向田间小路走去。天刚亮就下地里劳动,直到天黑才回家。

“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耒耜:耕地翻土的工具,由木柄和铁铲两部分组成。这里泛指农具。乌鸢:乌鸦和老鹰。这里泛指鸟类。句意为:在紧张的劳作中,田地里只听见他们用耒耜翻土发出的声响和鸟儿飞过时的鸣叫声。

“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竭:尽。兹:这个。筋力事:指重体力劳动。持用:拿来取用。穷:过完,渡过。句意为:他们竭尽全力地劳动,才赚得一点收入来维持全年的生活。以上八句中诗人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农民劳作的辛苦和紧张程度却已跃然纸上。一句“持用穷岁年”不仅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也为下文揭示田赋、徭役的繁重作好了铺垫。

“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农民辛苦一年,却因没有劳力替官府无偿劳动,只得把纳租后剩下的一点粮食全都上缴代替徭役,然后回到空无一物的屋中无聊地打发日子。前句中的一个“尽”字,无情地揭露了官府诛求的无餍;后句中的一个“空”字,又深刻地描绘了农民生活的凄惨。

“子孙日已长,世世还复然。”农民的子孙们一天天长大,

这种境遇还得世代延续下去。这无望的结句揭露了农民世代永无休止的悲惨命运,使得全诗的感情更加深沉凝重。

全诗语言精炼,叙事直接,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刻骨的: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这个社会又是一个多么残酷、毫无人性可言的社会。此诗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张 桦

其二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
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
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
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
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
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
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
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
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

此诗是柳宗元《田家》组诗中的第二首,反映了夏秋之交农村景象的萧条和农民生活的贫困。

诗的第一部分写农民们傍晚聚在一块闲聊时的情景：“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傍晚时分，被篱笆彼此隔着的农家，聚在一起聊天。院落里秋虫在鸣叫，今晚没有风吹草动，疏麻寂静无声。大家都说家里的蚕丝全都缴了租税，机杼无丝可织，不得不闲置在家里。空倚壁：空空地靠在墙边。诗人借农民自己的一席话，把租税的繁重揭示了出来，与宁静淡泊的聊天气氛形成了严重的不和谐，让人似有所悟，也为下文里胥的登场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写里胥夜晚前来催租的情景：“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里胥就带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到了。虽然农民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却不得不杀鸡做饭来招待他们。这里胥来后，对农民更是肆意威吓，催逼农民缴租交税。

接下来的八句是里胥恐吓农民的话：“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大家都在讲述官长的严厉，征赋文告也在一个劲儿地加紧催逼。“各言官长峻”暗示来的不是里胥一人。文字：文书。“东乡后租期，车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东乡因车轮陷入了泥潭而超过了规定的缴租期限。官府并未因此而酌情宽恕，结果交租税的农民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努力慎经营，肌夫真可惜。”你们可要小心筹措准备好规定缴纳的租税，早早交纳，免得到时候受皮肉之苦，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短短八句，通过描写里胥极尽威吓逼迫之能事来催逼租税，把官府贪得无厌、残酷冷毒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农民所受之苦的深重，也就可想而知了。夏税已使“机

杼空倚壁”，面对着更为繁重的秋赋，他们又将如何呢？

末两句写农民听完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之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马上就要迎接新谷登场了，唯恐再像东乡人一样惨遭鞭打。农民盼望改善境遇而又感到渺茫的心情，在诗人笔下同样被写得极其沉痛。

全诗语言朴实，叙事简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府的横征暴敛，反映了农民悲惨的生活遭遇。

张 桦

其三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
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
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
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
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
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
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

这首诗主要写农村秋收后的情景和诗人晚上迷途后投宿农家，受到殷勤款待的经过。诗中描写了农村秋日的美景，赞颂了农民的勤劳和淳朴。

诗的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饶：盛多。曲：角落。句意为：长满了蒺藜的古道，盘曲回绕在古城的一角。

“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蓼花：一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水边或湿地。被：遮盖。绿：澄清。句意为：蓼花遮盖了堤岸，池塘的水因为秋寒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澄清。

“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这时候作物的收获已经完毕，日落的傍晚时分，砍柴和放牧的人也都纷纷回家了。

“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秋后风大，榆柳的树叶已经脱落得很稀少；秋霜深重，梨枣也都成熟了。诗人此刻仿佛在临摹一幅乡土风景画，画中景色优美，意境幽雅，突出了秋收后农村景象的恬淡静逸。

诗的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迷路借宿的经过：

“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行人：指诗人自己。句意为：诗人在欣赏美丽的乡村风景的时候，迷失了道路，旷野中的鸟儿此时也都在竞相归巢栖宿，不知不觉中天色快黑了。

“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念：关心。原陆：高而平的地面。句意为：种田的老翁此时微笑着留我住宿，说虽然这儿的地面高而平坦，但千万不要摸黑赶路。

“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老翁告诉我今年幸亏赶上收成较好，尚有米粥来招待我，希望我不要嫌弃。

诗人在诗中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

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真正了解到农民可爱可敬的品质和可悲可痛的处境,并用自己的笔把他们生动地描绘出来。

张 桦

行路难

其一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
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
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
北方竚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
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
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

《行路难》三首是诗人运用古乐府的形式,以寓言笔调写成的政治讽喻诗,此诗为其中之一。诗中借夸父逐日的故事歌颂了为伟大抱负作出牺牲的英雄人物,对庸碌无能却又喜欢排挤打击能人之辈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诗的前六句是对夸父逐日这一神话传说的描述,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神奇的画卷。“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

超昆仑。”夸父追日时，双眼盯着虞渊，跳过茫茫大海，跨越了莽莽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他排开云层，冲破了天河，从宇宙广无边际的大气中跃出，眼光飞快地掠过左右两边被冲裂的天空，把星辰抛在脑后。“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一会儿，夸父的力气终于用尽，渴死在道路旁，“狐鼠蜂蚁”都涌出来争着撕咬吞噬他的尸体。“夸父”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山海经》载，他因追赶太阳口渴，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渭水，却仍感不足，当他再去北方大泽喝水时，没有走到便渴死在路旁。他死后遗留下的手杖化为邓林，广数千里，后人因而能避日遮荫。“虞渊”，一名“禺谷”，传说中的日入之处。“北海”，古人所指因代而异，或指渤海，或指里海，也有指贝加尔湖或巴尔喀什湖等。这里泛指海洋。“昆仑”，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为我国最大山脉。“夸父逐日”这一神话传说歌颂的是对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精神。诗人在诗中就是用夸父来喻指具有远大理想、从事社会改革的仁人志士，用狐鼠蜂蚁喻指社会败类。“狐鼠蜂蚁争噬吞”实是喻指诗人参与的“永贞革新”失败了，社会败类乘机迫害参与改革的仁人志士，包括诗人自己。诗人借夸父追日这一神话传说既表达了对仁人志士雄才大略、豪情壮志的歌颂和对失败与挫折的无限愤慨，也表达了对社会败类的鄙夷。

接下来的四句则是对北方“立争人”的描写。“北方立争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北方的矮人只有九寸来高，开口拍掌来嘲笑夸父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去和太阳赛跑。“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是啊，这些立争人们终日吃着好的饭食，饮着美酒，发出“啾啾”的声音，醉生梦死终享天

年,怎么会去干夸父逐日那样的事呢?诗人用这九寸矮人比喻那些反对改革的贪官污吏、卑鄙小人,逍遥自在却又庸碌无能。并藉此反衬像自己一样有济世抱负的仁人志士横遭贬逐,抒发了心中的愤怒。

末了是诗人对所有的志士仁人和自己壮志难酬的慨叹。“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放眼天下自古有大志的人都很少能够实现自己的报负,只能空留下壮志未酬的遗憾让后人悲叹惋惜。诗人这两句既是对夸父有大志而不能实现的惋惜,更是对和自己一样的仁人志士所发动的“永贞革新”惨遭失败的深深的悲叹。

全诗写得慷慨激越,苍凉悲壮,寓意深刻,形象生动,与诗人的寓言小品相似却又各尽其妙。

张 桦

其二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
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
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
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跖鹵碯何当存。
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崿豁空岩峦。
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
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此诗为《行路难》三首中的第二首,是一首极具现实针对

性的政治讽喻诗,诗人在诗中借滥伐山林表达了对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罪恶行径的强烈愤慨和无情鞭挞。

诗的前四句描绘的是滥伐山林的庞大场面:“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虞衡,是古代掌管山林的官。杙,小树桩或小树条。椽,屋梁上支架屋面的木条。土剪,齐土把树木砍下。鞅,套牛马的皮带。连鞅,即把牛套在一起拉车。句意为:掌管山林的官儿强迫人民手持刀斧,搜遍群山,按照官府发布的命令来砍伐木材,采伐杙、椽之类的建屋材料。于是,一片片的森林被齐土砍光,然后从被砍下来的大批树木中择优选取最好的木材,用近百头牛拉的双辕车拖走。没想到双辕车也为之毁坏折断。诗人笔下这浩大的采伐场面实际上喻示着统治者对人才的无尽的摧残,字里行间充斥着诗人无声的谴责。

采伐来的木材怎么样了呢?“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围:环绕。寻:古代以八尺(也有以七寸)为一寻。蹶:跌倒。句意为:砍下来的木材堆积如山以致妨碍了道路的通畅,不久又被突如其来的山火烧得精光。物尚未尽其用,就被付之一炬,这种对木材的浪费又何尝不是统治者对人才的浪费?

然而这还不算,“遗余毫末不见保,躡砾石间壑何当存?”毫末:指树苗。《老子》中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之语。躡砾:践踏伤害。石间壑:溪涧山谷。句意为:就连幸存下来的小树和石间壑中的树木也都不能幸免。统治者的暴戾和无道在诗人笔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对那些被摧残和浪费的有用之材,诗人深表惋惜。“群材

未成质已天，突兀山孝豁空岩峦。”山孝豁：高大而开阔。岩峦：山冈。面对还未成材便已被砍伐的树木，面对高耸空旷而又荒芜的山岗，诗人联想到了人才的命运，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心中无限悲愤。“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柏梁”，即汉武帝时建造的柏梁台，在长安城中的北门内，因以香柏为梁，故名。汉武帝太初元年柏梁台毁于一次火灾。“武库”，古代储存宝器的仓库。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失火，累代异宝，一时荡尽。“匠石”，一作“匠伯”，古代人名，以善识木材优劣而著称。此两句诗人引经据典，伤感众多良木的无端被毁。意即：要是古人匠伯看到这些木材被焚，也会怜惜而发出悲叹。古人匠伯怜惜木材的悲叹，实际上也就是诗人怜惜人才的悲叹。

末了，诗人由木材的日益稀少而想到统治者的不注意爱惜人才，甚至对人才的横加摧残，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大家难道没看见偌大的南山堪作栋梁的木材已越来越少了，即使在栋梁之材濒临绝灭之时，又有谁想到过去保护它们甚至培植新的栋梁之材啊！诗人言下之意是说朝廷现在已无多少栋梁之材了。

纵观全诗，统治者的暴戾无道，诗人的牢骚不平，都流露在字里行间。显而易见，诗人对“永贞革新”失败后大批有志之士惨遭打击迫害一直耿耿于怀，对最高当权者及大批保守势力摧残革新志士，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极为愤慨和不满的。全诗托物咏怀，含蓄而不隐晦，读来颇感悲愤、苍凉。

张 桦

梅 雨

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
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
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
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

此诗作于永州，诗人借梅雨喻愁，表达了自己遭贬后的痛苦心情及思乡怀友情绪。

首二句借梅实、梅雨起兴。“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烟雨苍茫的晚春时节，正是梅子成熟、梅雨漫天的时候。“时雨”，即为梅雨。俗称黄梅雨，此雨细密，且持续时间漫长。这两句不仅点明了题旨，也烘托出了诗人此刻的愁绪，犹如这梅雨般连绵而漫长。

中间四句抒写环境的恶劣，表达自己对家园和亲友的怀念。“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诗人在雨夜中听到了楚猿的悲啼，愁思更深。破晓时的鸡鸣，又打断了他魂归故园的好梦。永州雾气蒸腾，天气湿热，密布的江云，遮住了他回家的渡口。“越鸡”，一种司晨的越鸕鸡。“海雾”，永州地处边陲，濒临海洋，雾气来自海上，故说海雾。“南极”，南端，指永州一带。“江”，指湘江。诗人身处恶劣的环境，心情坏到了极点，深重的愁思，引发了他对家园和亲友深深的

思念。

末二句是诗人的感叹。“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白色的衣服都已改变了颜色，却不是因为京都长安的风尘。诗人这两句诗翻用了陆机诗《为顾彦先赠妇》中“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句意，意思是被贬在外已经很久，就连衣服都已经改变了颜色。久迁不归，素衣改色，诗人胸怀抱负终不能为朝廷所用，仿佛已经被遗忘了一样，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此二句既是诗人的牢骚，更流露出诗人的无奈。

全诗诗情曲折，寄慨遥深，以雨寄愁，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张 桦

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岗。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这首诗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所作，诗中借鹰言志，抒发了诗人当年参与政治革新运动的豪情，以及失败后受到摧残迫

害的悲愤。

诗的前八句描写苍鹰搏击长空的英武英雄之姿。“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凄风：寒冷的风，此指秋风。翻：飞动。句意为：秋风呼啸，严霜降临，苍鹰迎着曙光在天空中翱翔。迎风顶霜，上击长空，这两句写出了苍鹰的飒爽英姿。

“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岗。”披：劈开。裂：冲破。句意为：苍鹰冲破云雾，截断彩虹，迅雷闪电般掠过山岗。劈云截虹，如电飞掠，这两句写出了苍鹰的惊人气势。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砉然：动作迅速而发出的声音。劲翮：有力的翅膀。攫：抓取。句意为：苍鹰展开强劲的翅膀，剪断荆棘，俯冲到地上，抓起狐狸、兔子，又飞上了旷远迷茫的高空。这两句通过对苍鹰捕食的描写突出了它的威猛和身手的敏捷。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苍鹰的爪上带着毛、嘴上沾着血，群鸟都吓得飞走逃避了，只有它独立四顾，显得气宇昂扬。这两句写出了苍鹰豪迈的气概。

柳宗元被贬前参与了王叔文的改革运动，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大都是当时出身较低、学有专长、品质优秀的知识分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这年八月改为永贞元年），德宗去世，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成员包括柳宗元在内都担任了朝廷要职。他们在短短的五六个月内就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其速度之快，对豪强权贵打击之猛烈，引起了太监和反动大官僚的一致恐慌。诗人在前八句诗中便是借写苍鹰搏击长空、奋发有为，来喻指“永贞革新”参加者的英勇豪迈、雷厉风行的果敢气魄，为当时

革新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喜悦。

接下来的二句写苍鹰因气候突变而折翅。“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炎热潮湿的天气忽然到来,苍鹰翅膀上的羽毛凋落,无法奋飞,只好收敛了羽翼。被“永贞革新”所打击的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联合起来进行反扑,逼迫支持改革的顺宗皇帝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对王叔文集团素有成见的李继,即宪宗。宪宗执政后,便将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贬的贬、逐的逐,轰轰烈烈的改革也就此夭折。此二句借气候突变,苍鹰被摧,喻指了改革的失败及改革者的横遭迫害。

苍鹰折翼,于是乎“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草丛中的野狸田鼠因为没了苍鹰,又逐渐多了起来,甚至足以对苍鹰构成威胁。苍鹰一夜间竟要多次张望,小心提防野狸田鼠的侵害。这两句写苍鹰担惊受怕,夜寐不安,实际上是写改革失败后,改革派在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的迫害下,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诗人在此对这种遭遇和迫害表达了深深的愤慨。

末两句是写诗人希望苍鹰能重新奋起,搏击长空。“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清商:指秋风。商是古代乐曲中的五音之一,古人认为商音和初秋的季节相配合。假:凭借。拔去:排除。万累:重重束缚。句意为:但愿秋天能尽快重新到来,让苍鹰摆脱重重束缚,再次在晴空的云间翱翔。诗人在这里希望重新出现苍鹰展翅的大好时机,实际上是暗寓自己要为实现政治改革而继续斗争,表示了要重新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全诗形象飞动,寓意显豁,气势磅礴,表现了改革者锐意

革新的豪情,及希望于逆境中再次奋起的愿望。

张 桦

渔 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不但写出了流传千载的散文名篇,也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山水诗。此诗可视作他的山水诗的代表作。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傍:靠近。西岩,指永州境内的西山,为永州胜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曾写下著名散文《永州八记》,其中《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便是此处的西山。汲:取水。楚竹:永州故属楚地,此地之竹故称楚竹。句意为:渔翁晚上在靠近西山的地方泊舟歇息,早上起来打起清澈的湘江之水,燃起江边的竹子生火做饭。这两句写的是湘江上的渔翁逍遥自在的生活,燃竹煮炊也引出了下文的“烟消日出”。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等到烟雾散尽,旭日升起时,夜泊西山的渔翁已经不见了。只听得渔歌一声,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欸乃,唐时湘中有棹歌名为《欸乃曲》,此

指渔歌声。渔翁的身影虽然此时已经消失,却留下了炊烟和渔歌声回荡在山水间,令人回味无穷。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回看水天交接处,渔翁正摇着小舟顺中流而下,西岩上悠然而又随意的白云正在互相追逐。渔翁隐而复现,在天际中遨游,那情形是多么悠闲自在!末句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中“云无心以出岫”之意,却无斧凿之痕,意境浑然。

此诗是一幅飘逸的风情画,充满了色彩和动感,境界奇妙动人。诗中所描绘的那种闲适逍遥自在的生活,实际上是诗人鄙视官场上那种勾心斗角的心绪的自然流露。

张 桦

《渔翁》柳宗元

——〔明〕董其昌

饮 酒

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尊。
 举觞酌先酒，为我驱忧烦。
 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
 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
 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
 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
 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
 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此诗作于诗人贬谪永州期间。诗人的谪居生活中，心绪不好的时候占了多数。这首诗的开头虽也提到了少许的不快，整个基调却并不那么衰颓。而且此诗与一般常见的反映闲适生活的饮酒诗也有所不同。

诗的首二句写诗人早上起来，情绪有点低落，心中不甚舒畅，“今旦少愉乐”，于是，诗人“起坐”而“开清樽”，试图用饮酒来消除心中的不快。

接下来的八句写诗人心情的由抑转舒。“举觞酌先酒，为我驱忧烦。”酌：以酒洒地，表示祭奠或立誓。先酒：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句意为：诗人举起酒杯，以酒洒地，祭奠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希望他能为自己消除心中的忧虑和烦恼。这是诗人

良好的祝愿,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须臾:一会儿。殊:不一样,指心情变得好起来。喧:热闹。句意为:一会儿诗人的心情便变得好了起来,顿时觉得天地间热闹了不少。其实诗人此刻已经稍有醉意,他眼中的景色也因心情的好转而逐渐开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幽晦:昏暗不明。函:包含。晏温:晴天的暖气。蔼蔼:茂盛的样子。南郭门:指永州外城的南门。郭:指外城。一何:多么。一,助词,用以加强语气。句意为:连绵的群山由昏暗而变得明媚青翠,绿色的水面上蒸腾起一股股暖气,郁郁葱葱的永州外城南门,树木是何等的繁茂。

诗中最富新意的便是“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一联了,前句化用了《左传·文公七年》“葛藟犹能庇其本根”的句意,意思是说无知的草木都懂得保护自己,自己却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葛藟又名“千岁藟”,是一种藤本植物。后句则应承前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诗人在饮酒微醉之时领悟了树木之言而突发感慨,立意不可谓不奇。

在发完一番感慨后,诗人真的醉了:“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偃卧:仰卧。芳荪:指草地。句意为:烂醉如泥的诗人躺在了草地上,再也说不出话来。诗人饮酒的全过程,从微酣到尽醉,至此也全部结束。

末了两句则是诗人在酒醒之后的感慨:“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晋楚富:语出《孟子·公孙丑下》:“晋楚之富,不可及也。”这里指财雄一方的富豪。句意为:那些财雄一方的富豪们虽然也会喝酒,但喝酒的真正趣味他们却未必懂得。这两句

反衬了诗人已于饮酒间懂得了喝酒的趣味,一扫此诗开头低落的情绪,体现了诗人蔑视世俗的个性。

全诗以清丽流畅的语言,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诗人自画像中的一幅力作。

张 桦

掩役夫张进骸

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
偶来纷喜怒。奄忽已复辞。
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
一朝纆息定,枯朽无妍媸。
生平勤皂枲,剝秣不告疲。
既死给槽枥,葬之东山基。
奈何值崩湍,荡析临路垂。
骯然暴百骸,散乱不复支。
从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
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
伫立唁尔魂,岂复识此为?
畚鍤载埋瘞,沟渎护其危。
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
掩骼著春令,兹焉适其时。

及物非吾事，聊且顾尔私。

此诗作于永州。张进是柳宗元从前的一个马夫，他死后，尸骨竟被洪水冲至路上。诗人想到他生前一生辛劳，死后骸骨暴露，竟不如猫虎犬马，心情很不平静，于是手持畚鍤将他的尸骨掩埋，并写下了此诗。

诗的前八句是阐述诗人对生死的看法。“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偶来纷喜怒，奄忽已复辞。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一朝纆息定，枯朽无妍媸。”生死渺茫，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人一旦降临世间，喜怒之情便随之产生；人一旦死亡，喜怒之情也就随之而消失了。作为仆役有什么低贱的？作为富贵的人又有什么了不起？人一旦死去，只剩下一堆枯骨，便无美丑、贵贱之分了。纆，一种新丝棉，因质地轻薄，古人常用来放在病人的口鼻上，以测定其是否在呼吸；若纆不飘动，证明此人已气绝身亡。枯朽，指骨枯尸腐。妍媸，即美丑。诗人在此对自然规律的陈述不仅反映了他的贵贱平等的观念，也为下文叙写役夫张进作了必要的铺垫。

接下来直到全诗结束是描写张进辛苦的一生及诗人掩埋张进尸骨时所发出的感慨。

“生平勤皂枥，剡秣不告疲。既死给櫜槨，葬之东山基。”张进在世的时候，刷洗马槽，割草喂马从不言累。死后被装在一副小而薄的棺材里，葬在了东山脚下。皂枥，指马槽。皂通“槽”，这里指养马。剡秣，截草喂牲口。剡，一种刀具，这里指裁草。秣，饲养。櫜槨，指小而薄的棺材。前二句写出了役夫张进一生的辛苦。后二句则写出了张进死后菲薄的待遇。张

进一生的凄凉,在寥寥几笔中,从生到死,便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然而,如此还不算,更大的悲哀还在于他死后的暴尸露骨。

“奈何值崩湍,荡析临路垂。骨尧然暴百骸,散乱不复支。”无奈碰到了山洪爆发,张进的坟墓被山洪冲垮,尸骨也被冲至路边,暴露在外尸骨残骸,全部散乱不堪,无法再连续在一起。崩湍,忽流,指洪暴发。荡析,冲荡分散。路垂,路边。骨尧然,形容枯骨暴露的样子。不复支,不再支撑,指尸骨各部分不连接在一起。这几句所描述的景象真令人惨不忍睹。

“从者幸告余,目卷之涓然悲。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庆幸的是我手下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一看见这场面也禁不住流出了痛苦的眼泪。猫虎死后尚且可以得到祭祀,犬马的尸体尚有破车盖和破帐幕来包裹掩埋。目卷,视。涓然,流泪的样子。“猫虎”句:古代有迎祭猫神和虎神的习俗,因猫能捕鼠,虎能食野猪,有保护庄稼之功,故迎而祭之。盖帷,车盖和帐幕。古人常用破车盖和破帐幕掩埋死狗死马。诗人以猫虎犬马与张进对比,人的待遇尚不如畜牲,这是多么令人悲哀伤痛的事。

“伫立唁尔魂,岂复识此为?畚鍤载埋瘞,沟渎护其危。”我在你面前伫立良久来吊慰你的灵魂,难道你还会知道吗?我用畚箕和铁锹将你重新掩埋,并挖了排水沟让你的新坟不再受到洪水的伤害。唁,吊慰。识,知道。畚鍤,畚箕和铁锹。瘞,埋葬。渎,小渠。诗人的同情之心在此显露无遗。

“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掩骼著春令,兹焉适其时。”我因能做这件事而心里稍有所安,不知道你在天之灵是否有知。

掩埋你尸骨的时候适逢春天的节令,古书上说这正是安葬尸骸的好时候。著,载明。春令,春天的节令。兹焉,现在。焉,语气助词,这里有“是”的意思。这两句是诗人对死去的张进的安慰。

“及物非吾事,聊且顾尔私。”仁德及于万物并非我所能做到的事,我这样做姑且是念你和我有过私交。及物,指仁德及于万物。此两句是诗人的谦词。“及物非吾事”实际上反衬了诗人愿施仁德于世人的高尚情操。

全诗语言疏淡简朴,感情深厚炽烈。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的贵贱平等的观念,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张 桦

汨罗遇风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忽然接到皇帝诏书,召他进京,在进京途中,他再次经过了汨罗江,写下了这首《汨罗遇风》诗。汨罗,即汨罗江,在湖南省东北部,战国时楚国大诗人屈原因忧愤国事,投此江而死。诗人在此诗中庆幸自己没有像屈原那样投水而死,能够重回京城,再次为国效力,表达了诗

人回京途中的喜悦心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楚臣悲,指屈原因忧愤国事,在汨罗江投江而死。句意为:我被贬来这南方蛮荒之地时,途经汨罗江,却没学屈原投江而死。诗人刚被贬谪之时,“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冉溪》),心中希望与抱负尚未泯灭,故而“不作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修门,楚国都城郢的城门,这里指长安。自有期,总算有这么一天。句意为:如今总算有重回长安的这么一天了。此句应承上句,诗人此刻已经奉诏回京,正在途中,认为自己又可再次施展才华,为国效力。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枉明时,错过为国效力的机会。句意为:春风啊春风,请你寄语汨罗江水,不要掀起波浪,阻碍行程,耽搁我为国效力的时机。此两句诗人让春风寄语江水,将春风和江水拟人化,语调欢快明畅,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激动,十年的流囚生活即将结束,怎不令人兴奋呢?

此诗格调明快,语言清新,读来轻松自然。诗人的兴奋之情在诗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毕竟十年流放,一朝云开复见天,哪有不高兴的道理。

张 桦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元和十年(815年)，奉诏回京的柳宗元和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在长安不到一月，又被贬往更为边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任刺史。是年三月，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匆匆离开长安，踏上更遥远的征途。柳宗元陪同刘禹锡一直行至衡阳才分手，临别时柳宗元作了此诗，和友人惜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从被贬永州开始，熬过了十年的困顿生活才得以重返京都长安，可谁又料到会再次被贬到更为遥远的岭南之地。岭外，即岭南，古时中原人把岭南看作五岭以外的地区。开头这两句充分表现了诗人被召回后再次遭贬的惊讶之情，对排挤打击他们的小人的愤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一路上，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所到之处，风光烟景依然如故，而马援庙前的石人早已被草木所遮掩，只遗下废墟一片。伏波，指东汉开国功臣马援，光武帝时曾被封为伏波将军，领兵南征，衡阳湘

水两岸有马援庙。翁仲,据传秦代有巨人阮翁仲,秦始皇曾命他西征匈奴,并在他死后为其铸铜像一尊,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因此后人称铜像、石像为“翁仲”。此指马援庙前的石人。物是人非,诗人通过对古道荒凉环境的描写,烘托出自己内心的悲苦。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直,但,特。慵疏,懒散粗疏,这是托词,实际上是指不愿同流合污。物议,别人的议论、非难。占,争。句意为:只因慵懒粗疏不愿同流合污,而招来小人的非难、排挤和打击,看来从今以后不要再指望用文章去博得什么好名声了。诗人因“永贞革新”而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诽谤,获罪被贬。在古人看来,“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在保守势力的打击下而不得不放弃用文章言志、指陈时事、反映生活,这对那些满腹经纶、文采焕发的有志之士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呀!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今天我们不用像当年的李陵、苏武那样去河中“濯长缨”来表示惜别了,因为我们分别时已泪流千行,足可用此泪水来“濯缨”了。诗人在最后引苏武赠李陵诗中“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的句意,表达了与友人分别时的痛苦心情,此地一别,这两位患难之交从此又要天各一方了。

此诗风格婉转凄凉,感情沉郁愤闷,悲苦气氛贯穿全诗,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再次遭贬后又与友人惜别时的失望与痛苦。

张 桦

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
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此诗作于诗人被贬谪柳州途中，全诗实写途中所见景物，暗寓不甘沉沦之心绪，表现了一贯的政治节操。岭南，又称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即今广东、广西一带。

诗的前六句是诗人对贬谪途中所见岭南地区景色的描写。“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充满瘴气的河流向南流去，直入云际。放眼望去，黄色的茅草连绵不断，消失在海边。瘴江，岭南地区的江河多瘴气，故曰“瘴江”。茆通“茅”，即茅草。首联呈现出的是一幅荒凉的远景，那正是诗人被贬谪前往赴任的地方，恶劣的自然环境于此可见一斑。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雨过天晴后的山腰，飘浮着团团云气，好像大象的足迹一样。日光照射下的潭池中央，升腾起股股蒸汽，好像是蛟龙在吐涎一样。山腹，指山腰。这两句突出了岭南风景的奇异。诗人的两个比喻更是构思奇特，贴切传神，让人叹服。不过这混蒙的景象也更让人感到诗人此去前途难卜。

“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射工机灵地窥伺着过往游人的身影，飓母唯独喜欢威胁惊吓过往的客船。射工，一种叫蜮的毒虫，能含沙射人，人或人影被射中，都会害病。飓母，飓风来临之前天空中出现的一种浓云。这两句虽是写景，却兼寓人事，世情的险恶和诗人自身遭遇的突变，无不隐蕴在句中。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到岭南这地方来后，使人忧虑的事还会很多，我怎么能容许我自己枉自嗟叹，虚度年华呢？流年，流水般逝去的光阴。这是诗人对前途多事的感叹，也是自己不甘沉沦之心情的自然流露。诗人虽再次被贬，雄心壮志却依然如故，并未被岭南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吓倒。

全诗以景寓情，行文流畅，对仗工整，比喻贴切，诗情奔放，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险恶世情的鞭挞和积极向上、“不容华发待流年”的逆境奋发精神。

张 桦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被贬为柳州刺史的李宗元到达柳州,登上了柳州城楼,极目远眺,但见原野纵横,海天茫茫,想到自己坎坷的政治遭遇,不禁感慨万千,挥毫写下了这首七律,分别寄给同时遇贬的友人韩泰、韩晔、陈谏和刘禹锡。此时四人分别为漳州、汀州、封州、连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诗人登上柳州城楼,远眺茫茫荒原,想起同时被贬南来的友人,不禁产生了如海天般相连的无限愁思。句中的一个“愁”字层层翻涌,笼罩了全诗。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急风骤然而至,荷花随风在水波中乱晃;密雨斜飘,浸透了覆盖着薛荔的城墙。这两句写近景,“惊风”、“密雨”,透露出了诗人此刻纷乱无章的心绪,同时又隐蕴了诗人政治上所受的摧残和处境的险恶。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江:指柳江。句意为:城外山岭上的树木重重叠叠,层层遮挡了我遥望千里的目光;柳江的水迂回曲折,犹如我曲折的愁肠。这两句是写远景,表达了诗人因路重山遥不能与友人相见和自己独自一人、孤独无依的愁苦心情。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百越:也作“百粤”,古代泛指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柳、漳、汀、封、连五州都属古代百越之地,故称。文身:在身上刺花纹。古时南方各少数民族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句意为:我们共同被贬谪流放来到这蛮荒之地,却音书阻隔,天各一方。此句转承上联远望之意,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催人泪下。

此诗境界壮美,诗人以阔大宏伟之景抒写澎湃愤怒之情,

郁愤激越,撼人心弦。全诗情景交融,情语景语妙合天成,语言清峻,对仗工稳,读来别有一番韵味。

张 桦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柳宗元

——〔清〕马骥

种柳戏题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后，曾在柳江边种柳树明志。此诗便是这一举动的真实记载。柳江是西江支流，流经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州有个柳刺史，在柳江边种了许多柳树。此联点明题旨，一连四个柳字，更添“戏题”之感，令人玩味。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刺史种的柳树将壮茂成荫，成为后人谈论的历史掌故。此联是诗人对柳树未来的遐想，表明了诗人很想做出一番政绩，让后人景仰。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低垂的柳枝当会覆盖地面，高耸的树干定能直耸云天。此联是诗人在对将来柳树枝繁叶茂的情形作想象性的描绘。

追念他，对这棵树也备加爱护。句意为：柳刺史也想学周代召公施德政于民，让这些柳树成为后人怀念他的“思人树”，

但却总是惭愧自己没什么惠政留传给后世。由此联可以看出诗人虽有贬谪之苦,却仍然在努力去做一个好地方官,为人民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种精神是应该受到高度赞扬的。

全诗行文流畅,富于想象,语调清新诙谐。体现了诗人诗风的另一方面。

张 桦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
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
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
非是白蘋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

此诗是柳宗元在柳州为回答友人卢衡州的来书而作。卢衡州,生平不详。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衡阳的友人,你不要把衡阳当作蛮荒之地,每到秋天,不是有几行大雁来报秋吗。临蒸,衡阳的旧名。炎方,南方炎热的地区。友人可能在来书中说了很多关于衡阳如何不好的牢骚话,表明自己受不了那里的生活。诗人开门见山,劝他打消这种念头,秋来雁至,不正可借雁寄语吗?

“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从林邑往东回绕的

山峰林立如戟,从牂牁南下的河水水热如汤。林邑,古县名,即汉代日南郡所属的象林县。这里泛指南方边远地区。牂牁,古郡名,辖境约当今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这两句是写柳州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诗人藉此与衡阳相比,说明柳州还不如衡阳可居,但诗人都已适应了,言下之意是劝友人不应再有不满的情绪。

“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未长穗的芦苇在秋雾中淅淅沥沥地滴着露珠,玲珑剔透的橘柚,在夕阳的光照下格外诱人。蒹葭,未长穗的芦苇。这两句写衡阳一带美好的景色,对偶工整,色泽明丽,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非是白蘋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我虽然不是白蘋洲畔的归客,但还是要从遥远的柳州问候你这个居住在潇湘的故人。白蘋洲畔客,指南朝诗人柳恽。柳恽贬吴兴太守时,曾作《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潇湘,潇水和湘水合流后的一段。末了二句诗人引用典故,劝勉友人,回应了前文,让人顿感诗意浑成。

此诗感情真挚,如话家常,体现了诗人对友人的真切关怀。

张 桦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
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柳宗元被贬谪至柳州后，曾经深入到这些少数民族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打成一片。他还非常尊重他们的风俗，为破除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首诗以柳州地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生动地描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峒，指山洞。氓，民。峒氓，是指居住在柳州山区的少数民族。

诗的前六句是对峒氓风俗习惯的观察和描写。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在柳州城南的渡口边，身着本族服装的峒人来来往往，但因风俗不同，语言不通，没法和他们接近。这两句交待了峒人经常往来的地点，引出了下文对峒人风俗习惯的观察与描写。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有的峒人买了盐巴，用青箬包着返回自己的村寨；也有的峒人，带着用荷叶包裹的饭食，匆匆前去赶集。他们用鹅毛缝制的衣被御寒过冬，用鸡骨来占卜吉凶祸福和年成的好坏，用向水神跪拜求雨的方式来消除旱灾。青箬，指青色的箬竹叶片，叶大而长，可包裹东西。趁虚，赶集。山罽，山区出产的一种兽毛织品。寥寥四句就将峒人的风俗习惯勾勒得如此清楚，足见诗人对峒人生活观察的仔细。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我不愿在官府通过译员和峒人接触，而是想抛弃汉族的服饰习俗，像峒人一样在

身上刺上花纹,与他们接近,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一切。章甫,古代士大夫所戴的一种礼帽,这里泛指士大夫的服饰。这两句直抒胸臆,表明诗人已经对柳州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感情,并准备深入“峒氓”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

全诗用语朴实,语调随和,主旨鲜明,反映了诗人把少数民族和汉族视同一家,主张消除民族隔阂的可贵思想。

张 桦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柳宗元被改贬柳州刺史后,所居之地更为荒僻,对家乡的思念也愈加深切,时常独自感伤于自己的远谪,此诗所描绘的便是这种感伤的心绪。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政治上遭受打击、被贬边地为官的心情和谪居他乡的思绪交织在一起,使诗人心中感到特别忧伤,春天刚过一半却仿佛已萧瑟如秋了。诗人徘徊漫步庭中,往昔的种种变故一齐涌上心头,目睹眼前雨后凋零的景象,触景伤怀,贬谪之苦、飘零之感也就油然而生了。“春如半秋”在行文上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自然地引出了下文的景物描写。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城中，一场大风雨刚刚过去，百花在风雨过后尽皆凋零，榕叶落满了庭院，黄莺在树上杂乱地鸣叫。这一凄凉的景象正是对“春半如秋”的照应和补叙。

此诗情景交融，用语流畅，诗意显豁。虽不直言远谪之苦，然而花尽叶落，春半如秋，远谪之苦已含蕴其中。

张 桦

别舍弟宗一

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柳宗元再贬柳州时，随同前往的还有他的从弟柳宗直和柳宗一。到柳州后不久，柳宗直因病去世，柳宗一不久则前往江陵，临行前柳宗元写下了这首送别诗。

“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衰败凄凉的景象让人倍感神情沮丧，在柳江边我和从弟宗一依依惜别，彼此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零落残红”，凋零的残花，这里用来点明时令是暮春时节，并衬托离别时的心情。“倍黯然”，翻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句意。“越江”，即粤江，珠江

的别称,这里指柳江。首联描绘了诗人刚丧一弟,又将与另一弟离别时的复杂心情,沉痛凄楚,黯然神伤。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我孤身一人受贬离开长安到达这边远的蛮荒之地,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了十二年。“六千里”,指长安至柳州的漫长路程,并非实数。诗人从永贞元年十一月被贬永州,到元和十一年春夏与柳宗一在柳州分别,恰为十二个年头。此联概叙被贬谪的时间之久和地域的偏远及孤苦悲惨的遭遇,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我居住的柳州地处山林之中,满山瘴雾浓云,天昏地暗;而你北去将要经过洞庭,春天将尽,那里却是碧波浩渺,水天一色。“桂岭”,山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泛指柳州一带的山岭。前句写柳州的恶劣环境,后句写宗一此去经过洞庭将要看到的开阔景象,互相映衬,点明一去一留前景不同:留者处境艰险,去者前途光明。此联既表达了诗人对谪居柳州的伤感,同时也体现了对宗一此去江陵的鼓励和祝福。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此次分别之后,我会经常梦到你居住地一带高大的荆门郢树的。“荆门郢树”,荆门是山名,在今湖北省宜都县西北。郢树则指郢地的高树,郢是春秋时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附近。屈原《哀郢》曾写离郢途中回“望长楸而太息”,可知郢都多高树。此处的“荆门郢树”是指柳宗一北去将要居住的地方。末二句主要是写别后无尽的相思,表达诗人对宗一的深情。

此诗格调沉郁伤感,诗情动人。颌联与颈联对仗工稳,缘情造景,即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从弟无限真挚的情谊及其对

惨遭贬谪的无限感伤。

张 桦

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期间，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生产，并亲自参加了一些劳动。这首诗便是描写他在柳州城西北种植柑橘一事的。

诗的头两句是写诗人种植的柑橘在春日已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隅”，角落。句意为：自己亲手种植的二百株柑橘在春天到来时已长出了新叶，郁郁葱葱遍布城中西北角一带。目睹这一派喜人的景象，诗人喜悦的心情和成就感不禁溢于言表。

接下来诗人阐述了自己种树的目的。“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我种植柑橘，同屈原一样，是出于对它们的喜爱，而不是学当年荆州的李衡，利用种植柑橘来发财致富。“楚客”，指屈原，因其曾被楚顷襄王迁逐，故称“客”。“皇树”，即指柑树。屈原在《桔颂》中称之为“后皇嘉树”，并以此自比，

故而得名。“荆州”，辖当今湖南、湖北两省及河南、贵州、两广的一部分，三国时属东吴。用在此处指东吴丹阳太守李衡。“利木奴”，史载李衡曾派人在龙阳汜州（今属湖南）种柑桔千株，临死时对其子言道：“吾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这两句表明诗人种树的目的不在利己，而在喜好。

最后四句是诗人的自娱，表达了将来能亲自品尝一下自己劳动果实的愿望。“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几年后柑树将开出洁白如雪的花朵，芳香四溢，但不知那时是谁来摘取那丰硕光润、宛如珠宝般的果实。如果让我在柳州呆到柑树茂壮成林的时候，我还可以亲口尝到柑橘的滋味吧！

全诗语调清新，用典贴切，充满了欢快祥和的气氛，反映了诗人高尚的情操和为官的勤奋，也表明了他通过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已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物产产生了很特殊的感情。

张 桦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此诗作于柳州，是诗人对故友曹侍御寄来的诗的回赠。象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见，加于我之词。见寄，指曹侍

御过象县时写给柳宗元的诗。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破额山前，碧绿清澈的柳江水向南流去，曹侍御南来泊舟象县寄诗相赠。“破额山”，当在象县附近柳江畔。“木兰舟”，用木兰造的船。木兰是一种香木。诗家常用木兰舟作为船的美称。此联中“骚人”一词表现了诗人对曹侍御极为推崇，赞美他是一位高雅的诗人。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读了您寄来的诗，使人仿佛置身于春风荡漾的潇湘岸边。想采蘋花来作为酬答之物，却因官职拘身而不能成行。“蘋花”，一种水草。古人常以名花香草比拟酬答之物。前句赞美友人的诗写得很好，用“春风”喻指曹侍御的诗很有文采，用“潇湘意”喻指诗的内容和情感，给予了曹侍御的诗很高的评价。后句则表明诗人欲以蘋花相赠却无由达到的苦衷，隐蕴了诗人长期被贬不得自由的情怀。

全诗采用比兴手法，用语清丽，诗意婉曲，别有一番韵味。表达了诗人对友情的珍重和渴望自由的情怀。

张 桦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写出了诗人屡遭贬逐,流落异乡的苦闷心情。浩初上人,即浩初和尚,潭州(今湖南长沙)人,是诗人的好友。山,指柳州境内的仙人山。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秋天,我与浩初上人登仙人山观景,只见周围的山峰宛如一把把利剑,仿佛要把我的一腔愁肠寸寸割断。“海畔”,柳州位于边远地区,地近海域,故称。这两句借景抒情,起笔突兀,气势磅礴。诗人以“剑铓”喻所见之尖山,由此而设想“割愁肠”,其心中之痛,可想而知。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我要怎样才能像释迦牟尼那样,把自己化成千万个身躯,散落到所有的峰顶,一起向故乡眺望。“化得身千亿”,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为超度众生,而把自己化为各种形象。诗人化用佛教故事,借助于丰富的想象,表达了自己思乡的痛苦。

诗人被贬谪柳州后,虽放情山水以排遣忧思,但心中却从来不曾真正闲适过,这首诗就是此种心情的体现。全诗大气磅礴,境界开阔,虚实结合,联想丰富,把诗人漂泊异乡时的思乡之痛刻画得淋漓尽致。

张 桦